

一个民工的江湖



万小刀 /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民工的江湖 / 万小刀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121-12018-3

I. ①一… II. ②万…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220 号

一个民工的江湖 万小刀 著

策划编辑：韩 龙 btseven@126.com

责任编辑：李 影 文字编辑：韩 龙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32 印张：6.25 字数：135 千字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序言

我推崇万小刀，并非是因为他“80后著名民工”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他“炮轰城市”的壮举，而是因为他的文字，以及他作品背后一些深层次的意义。

他的文章里，没有故弄玄虚的文字炫技，也没有扭捏作态的无病呻吟。文学来源于生活，他的生活和经历显然是和城市里这些所谓“青春作家”区别开来的，因此他的文字也同样在这些萎靡、苍白、乏力的文字中显得十分别致。

那时候他还是个民工，不折不扣的民工，在南方一家鞋厂做鞋。当然，他以前也从事过其他职业，比如架子工，比如保安，总之都是一些看起来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差事。由于这些工作的不稳定性，也由于他的性格使然，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很多城市。与其说是在被迫讨生活，不如说是有意的流浪——他的骨子里，血液里，原本就是放荡不羁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后来，由于他的文字得到了一些认可，他被“招安”了，被人带到佛山，做一些文字相关的工作。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红了。因为一些“民工开炮”系列文章，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这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了，成名了，以后不用再做民工了，去做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或者干脆像有些人那样借着名气忽悠点儿钱财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这么想的人显然错了。虽然红了，但他仍然是那个拿着瓦刀走天下的民工万小刀，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节奏。刚到佛山的时候，他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声音很怯。这样一个来自湖北大山里，不使用手机，看不惯“城里人”，与时尚生活完全脱轨的民工，怎么可能忽然接受这样的生活巨变呢？他接受不了，从心里也不愿意接受。他乐于当他的农民，乐于当他的民工，乐于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于是，他拒绝了很多采访，甚至是刻意把自己隐匿起来。有一次，一家杂志想采访他，无奈找不到他的人，竟然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根据我的叙述给万小刀做了一整版的报道。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看起来相对体面的工作，重新恢复了“自由”。

无论是描写城市，还是描写乡村，万小刀的视角都很奇特，读后让人有一种清新、懵懂、惆怅纠结在一起的复杂感受。借用《平凡的世界》里的一段话描述万小刀，我觉得很贴切：“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

还是来谈一谈这本书。“打工文学”作为中国现阶段，也就是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文化现象，初期侧重于对打工者艰辛生存和社会不公问题的倾诉，这些作品现在仍有它的写作价值。但打工文学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只有完成由最初身处异乡的漂泊之感，到对人生的自我塑造和重新定位，再到转向理想境界的心灵提升的转化，打工文学才能引起

全社会更深层次的共鸣。

很多人并不了解民工，报纸、电视这些媒体上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人感觉农民工到城市来就是受欺负受排挤，时时刻刻处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他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过年回家有工钱，就应该是幸福的，就应该别无所求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些浅层的生活现象，站到一个更高的视点上，看到的则将是另外一个情景——民工们的精神需求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往、怎样的现状，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当你看到一些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从前的印象将瞬间崩塌。

有深度的“打工文学”作品，应致力于追问和追寻这些外来人员的精神支撑在何处，又该如何将特定的生存性转化为特定的精神性。不止于苦难的叙事，不仅仅只有悲悯，更多是从探询现实诸多问题的根源出发，即以充满了现场感的、裹着浓厚生存本相的文字来叙写这些城市外来务工者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也展示他们的精神诉求，更着眼于在城乡文化对撞中剖析中国城乡现代化中的可能性过程。

我想，这就是这部作品存在的意义。



序二

最初知道万小刀这个名字，是从新浪博客开始，那时候，他正在向城市开炮，引起众多网友的注意。网络一片杂乱，围观的网友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坚决支持，更有的分析其中深层次的原因。随着万小刀炮弹的深入，更是将“万小刀现象”推到了极致，当时甚是热闹。这一网络热炒引起连锁效应，大部分国内媒体都报道过“万小刀事件”，甚至还上了央视的《新闻周刊》。

如此一来，万小刀似乎是名人了。但我认识的万小刀只是一个腼腆朴实的小伙子，跟所谓的名人没有半点关系。跟他见面时，是在孝感，那时候他慷慨解囊，请我和几个笔友到高档酒店猛吃一顿。那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些钱可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直到后来，随着交流的深入，我才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万小刀，于是我陡生惭愧。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个体从业者，为弥补内疚，我陆续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家时团聚一番，但他从未给我机会，也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这让我更加深得，他除了善良质朴、才华横溢外，更是一条直爽硬朗的汉子。

也许，部分人对万小刀的言辞感到不适应，特别是对他几条“农民工坚决不娶城市女”的理由，认为是措词激烈的炒作，其目的是想趁势成名。我想这不重要，在当今凤姐、犀利哥、

拜金女充斥于各种媒体的形势下，关注下农民工第二代，以及他们的生存状况又何尝不好？在如今这个变革的社会，农民工远离了乡土，在城市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伙认为提升他们的薪水，能按时领到工资便可。谁也无法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谁也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万小刀的惊天一呼，把农民工及他们后代的真实一面反映到世人面前。原来，在城市人总想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民工追求进步的需求。社会太苛刻，也太容易遗忘，总以为农民工有饭吃有衣穿就满足了，根本没想过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的问题，也没想过他们的精神家园在何方？难道他们建设了大城市，却应该受到社会的忽视和城市的排挤？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引人担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万小刀激烈的言论，才让社会更加关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挖出“坚决不娶城市女”的深层次内容，就不难看出万小刀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他是“愤青”。他不但不“愤”，相反还用心良苦，完全是一个心思慎密的思想者。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的代表人物，不仅有文化，更有着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及卓越宽广的视野。可以这么说，万小刀开启了农民说“不”的年代，也是农民工向社会说“不”的第一人。

万小刀思想锋利，做人却踏踏实实，低调谦和。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与魅力，让他的朋友遍天下，也让无数的网友默默支持着他。在读者的关注下，万小刀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赤诚之作，受到粉丝的追捧。赞誉之下，万小刀并没有失去理智，经常跟笔友磋商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用他的话来说：过去的，早已过去了，现在要重新开始。的确，要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发展，唯有不懈的努力。

前段时间，我告诉他出版市场一片惨淡，提醒他做好选题，不能空忙一场。他这样答道：纯文学是不会消失的，总是有市场的。言外之意是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向更高的位置前进。文学是一种信仰，无论风云变幻，热爱文学事业的人总是跋涉前行，即使荆棘密布，道路曲折，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万小刀正是这样的文学斗士！

听闻万小刀的新书即将出版，我感到很开心。因为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万小刀的降临，从浮躁走向沉静，从茫然走向清晰，从理想走向现实再从现实回归于理想，万小刀经过一番痛苦的轮回，如同凤凰涅槃一般浴火重生。我坚信，读者不会失望，因为，致力于打工文学创作的万小刀会赋予作品更多的意义，从这里，可以窥觐到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全貌，也可看到农民工走进城市的艰难历程。这一切，是我们整个社会急需关注的问题，也是需要持久关注的问题。

付勇军

目 录

序言	/	I
序二	/	
怀念羊	/	1
怀念鞋	/	13
磨刀的少年	/	21
一个叫蚂蚁的男孩	/	29
在钢轨深处	/	43
十万个为什么	/	52
后现代主义神话	/	61
14 岁的瓦刀	/	70
江北女子	/	87
骑虎南下	/	101
刀口下的爱情	/	112
绿帽子	/	121
江湖险恶	/	128
兄弟阿康	/	139
怀念乔治	/	155
留守儿童小放	/	160

目 录

凭吊一棵夭折的柳树 / 163

杀死海德格尔 / 166

像猪一样幸福 / 173

一个农民的劳动节 / 176

歌神传说 / 180

后 记 / 184

怀念羊

—

我记得 1988 年春天的一个黄昏，我赶着羊群，拖着斜斜的影子回到家里。我记得母亲那时在赶鸡进笼。我把羊赶到院子里，然后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五只羊，全回来啦。我还不忘点给母亲看，我说，一、二、三、四、五。点完后，母亲说，你记住了，五后面是六。我很乖地点着头，我说妈妈，我记住了。可是到第二天，我将羊赶回来，一一点给母亲时，母亲就会问我：五后面呢？我说没啦，就五只羊嘛！母亲就一个劲地摇头：你怎么这么笨，五后面是六。我像前一天一样，很乖地点着头，我说，哦，我记住了，妈妈。随后，母亲就会边做着事边唠叨，真没办法，马上就上学了，连六个数字都不会数。

我给五只羊取了五个不知道好听还是不好听的名字，分别是 1、2、3、4，本来会接着给最后一只取名叫 5，可是我觉得第五只羊太可爱了，它经常跑到我跟前咩咩地叫，还磨磨蹭蹭地撒娇。我就给它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娟子。取这几个名字，是因为那会儿我只会写这么几个字。这几个字都是娟子教我的。娟子说 1 像根棍子，2 像只鸭，3 像耳朵，4 像面旗子，

5 像秤钩。我不知道娟子知道不知道六，因为我没问。娟子还教我写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娟子的名字像什么，总之拿个树枝在地上横七竖八地画几笔，就是她的名字了。

尽管那会儿，我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二

你知道的，我叫马义，但你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据母亲说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儿，父亲读过几年书，但学得不怎么好。几年田种下来把学的几个字全忘掉了。我出生后，母亲要父亲给我取名字，父亲挠着脑袋想了半天，然后说到外面去找点灵感。父亲抱着我走到外面，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在村里游逛。后来父亲在门前一堵破墙上看到一排字，由于墙太破他只看得清前面一个字和后面一个字，加起来就是马什么什么义，恰好他也姓马。父亲大喜，就回来对母亲说，就叫马义吧。母亲那时说了一句：还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我就这么着叫了这么个名字。

写我的名字其实很简单，不过，越简单的东西越玄机无穷。在我即将上学的时候，母亲临时抱佛脚开始教我写我的名字。教法是各个击破外加先易后难。于是就先教我写“义”字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天气晴好，本来娟子说要陪我去放羊的，可是母亲在那天早上说，今天就不用去放羊了，在家写字，写你的名字。母亲坐在我对面。我们中间隔了张桌子，桌子上有张白纸，可是母亲找不到笔，就去灶房找了根炭条做笔。母亲用炭条在纸上一挥，把纸推给我 这就是“义”字，马义的义。中午我回来前你把它写会，不然午饭没得吃！然后母亲赶着羊，

扛着锄头去地里了。我跟在后面，对着母亲的背影喊：要是我写会了，中午弄好吃的。

我琢磨那字，不就是一个“X”再加一点吗？我写完后就开始幻想中午母亲弄什么好吃的。当时很高兴，我想就能吃好吃的了。我说妈妈，你先把好吃的弄着吧，家里还有没有腊肉呢，我想吃腊肉了。可是母亲看完我写的字后，乜着眼，说中午就不用吃饭了。纸在母亲手中转了两圈然后掉在了我手里，这时我发现原来那一点在“X”左边。我又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X”，然后狠狠地在下面点上一点。我把纸给母亲。母亲拿着笔在上面画了一个更大的X，这次没有打上一点，母亲说，错了！你可真是笨啊！母亲把纸捏成一团，扔到地上，同时母亲的脸也变得像那张捏得皱巴巴的纸一样。

为了中午的腊肉，我再次捡起纸，在那张面目全非的纸的背面画了个“X”，再在右边加了一点。我想这次总该对了。我突然有点生气，我怀疑母亲故意捉弄我，所以我很生气地把那张纸扔给了母亲。纸在空中又转了两转到了母亲手里，母亲一看，皱巴巴的脸开始舒展起来。我想我的腊肉有救了。可是母亲说，写了三次才写对，中午只能吃一个鸡蛋。

三

我时常跟娟子在铁路边上放羊。我坐在钢轨上，娟子也坐在钢轨上，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支着下巴，娟子也是。我看到远处烟山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映山红，我就问：娟子，你看到什么了？娟子说我看到烟山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映山红。后来七聊八聊，娟子说：我会写我的名字，你会么？我不明白娟子是在

问我会写她的名字还是会写我自己的名字，不过，不管是她的还是我自己的，我都不会。于是我只好垂头丧气地说，我不会写我的名字。

娟子说：那我教你吧。

我说：好啊好啊。

娟子就拿着根树枝放在我手里，然后手把手地教我写。看着地上两个歪歪斜斜的字，我说：这就是“马义”？

不是的，这是“娟子”。

我以为这是我的名字呢！

你不乐意写我的名字么？

不是的不是的。我乐意。

可是我妈妈没教我写你名字，不然我就可以教你了。

于是，我就那样学会写娟子的名字。

跟娟子在一起时，我家第五只叫“娟子”的羊总会跑过来，我说，娟子，抱抱。它就跑到我怀里，还咩咩地叫。那时候娟子脸就红了，她低着头看到地上有几只蚂蚁，恨恨地说，蚂蚁，我踩死你。

我说娟子，我这只小羊也叫“娟子”。

你说我是羊？

你就是一只羊。

那你就是一只蚂蚁。

蚂蚁就蚂蚁。

羊就羊。

我吸了吸鼻涕，心想，叫蚂蚁比叫蚂蟥好多了。村里人老爱叫我蚂蟥，要么就直接叫小鼻涕虫，因为他们说我的鼻涕像两条蚂蟥。

四

在上学以前，我家的母羊又生了两只小羊。我想该叫它们什么名字呢？我都想破脑袋了还没想好。我想到外面去寻找灵感。我家门外有堵破墙，破墙上有几个字，可是我不认识。我就看着破墙，我说破墙，我要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字，我就叫我家羊什么名字。

那时张铁匠正好路过。张铁匠长得很结实，村里好多人都怕他。张铁匠路过时，挑着一担铁器。他肩上的扁担压得像一张弓，如果张铁匠是一只箭的话，准会射到太阳上去。

我说，张铁匠，你知道这墙上是什么字么？

蚂蟥，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我像吸面条一样吸了吸鼻涕，说：

张铁匠，别看你长得那么壮，那叫什么四脚发达，头脑什么来着？

蚂蟥，你他妈真笨，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小鼻涕虫，小心我揍死你。

你要知道墙上面什么字，你就不是四脚发达，头脑，头脑

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简单！你他妈真笨，那是马，马什么什么来着义，中间几个字老子看不清了。

我想，哦，那是我名字呢，原来那一点在“X”上面呢。可是，我名字是谁写在墙上了呢？那几个字看来比我岁数还大。

小鼻涕虫，看看你鼻涕，就快到地上了，快吸上去吧。

我吸了吸鼻涕，说：

你挑着担子——

我本来想说，你挑着担子不累么，还不放下来歇会儿。可是还没等我说完，张铁匠的扁担就断了。我想如果没断就好了，八成能把他射到太阳上去的。

张铁匠破口大骂：妈的，要不是你我扁担也不会断。他准备过来揍我，我赶紧跑了。

五

本来我是想把我家两只小羊分别取名叫“马”“义”的，可是后来没叫成。母亲说羊的名字怎么能和你的一样呢。你是羊吗？我反驳说是羊不好吗？我就是一只羊又怎么了？然后母亲就准备揍我。我就改口说算了，不叫了，妈妈，那你说叫什么呢？母亲想都没想就说：叫“六”“七”。

于是，在我上学前，我会数七个数字。我问娟子，6、7怎么写。娟子说6像蜗牛，7像拐杖。我很快学会了写6、7，我家两只小羊也顺利地取名叫六和七了。

尽管我家羊没叫成马义，我却学会写自己名字了。我拿着根木棍，照着破墙上的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就写会了。

我讨厌上学，可是还得上。讨厌的原因是，我上学得花钱，母亲没有钱就把羊给卖了一只；还有就是我讨厌数数。

在小学一年级，长得笨头笨脑的同学好多，居然会数到比我家羊多好多的数字。就我一个只会数到七。每次数到七时，想到我家卖了一只羊，就又数到六了。好多人笑我。他们在教室里喊：蚂蟥。他们这么一喊我的鼻涕就流了出来。

娟子跟我一起上的学，我们学校每年级就一个班，所以我跟娟子在一个班。老师让同学们一个个在教室数数，只有我和娟子数得最少，而且娟子比我的还少，她只数到六，然后就看着我说话。

老师教完数数接着教简单的加减法。那时老师表扬了我。

老师说一加一等于几？

班里好多同学说等于二，就我一个人说等于六。幸亏人多，我的声音老师没听出来，不然又得挨批评了。

接着老师说二加三呢？

有人说等于四的，有人说等于七的，反正乱七八糟的。我怕错了，就不说话。老师见我说话，就点我起来回答。

马义同学，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起我家的羊。我家五只羊后来生了两只，就是七只，再卖了一只，剩下六只。于是我就说：

五加二等于七，七减一等于六。

老师感到诧异，接着表扬了我。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马义同学连五加二都知道，你们有谁知道的？大家向马义同学学习。

可是后来期中考试，老师出了二十个题目，每个题目五分，而我只得了五分，原因是卷子上只有七减一没有五加二，不然我就十分了。母亲气愤难当：要是没有七减一，那你不就零分了吗？啊？

六

我能读到小学三年级，全靠母亲找校长说好话，不然读到老还在一年级。那时我家的羊的数量还在七那里止步不前。原因是：虽然我家的羊也在增长，但是随着学费的增长，卖的羊也越来越多了。那时我还数不全十个数字，母亲总是说我笨，我就说，妈妈，你要是不卖羊，要是我家羊有很多很多，我就能数很多很多数字了。可是，可是，唉，不说啦。

大概是那时，母亲开始怀疑起父亲，怀疑父亲在外打工挣的钱是否真存起来盖新房。

后来小学四年级还没有开始，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又走了，走了后再也没回来。还有娟子和她母亲也不明不白地走了。他们是晚上走的，那时我还在做梦，梦醒了，天亮了，可人都不见了。

我一直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也许这辈子都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中，有很多故事，它在你背后悄悄滋长，让你意想不到，猝不及防。

娟子走后的那个暑假，我成天坐在钢轨上放羊。我以为娟

子只是去哪个亲戚家了，打小我就不知道娟子还有亲戚，可那时我自欺欺人地想娟子有个亲戚，娟子就去她亲戚家了。我想娟子迟早会回来的。我就坐在钢轨上等。

那会儿“娟子”已成长大，母亲几次想把它卖掉，都没有成功。我抱着“娟子”，喊娟子的名字，它一直咩咩地叫，然后我发现羊的叫声不仅像喊妈妈，而且还像哭。

母亲咬牙切齿地说：你还想着那小狐狸精？没出息的东西！

娟子不是小狐狸精！我几乎哭出来。

她妈妈是个老狐狸精，她就是个小狐狸精！

七

那段时间我碰到张铁匠，他竟然笑嘻嘻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你爸爸跟人跑了！哈哈。张铁匠笑的时候把嘴张得很大，我想撒泡尿在他的嘴巴里，可是他的嘴巴对着天，我尿不到那么高。我看到地上有团猪粪，于是便捡起猪粪塞进了他的嘴巴。接着我就被张铁匠揍了一顿，他打了我一耳光，还踢了我一脚。我哇哇哭着回去找母亲。母亲说我活该，你谁不好惹去惹他？我说，他说我爸爸跟人跑了。母亲身体开始发起抖来，我知道母亲是生气了，母亲生气的时候眼睛里像是在燃烧着两团火。

母亲抄起一根扁担，气冲冲地冲出家门。我抱着斧子紧跟其后。我当然跟不上母亲了，我到张铁匠家时，张铁匠正躺在地上，额头上的血液流过他残留着一丝笑容的嘴角，还流到他黑乎乎的脖子上。我没看到母亲，我说我妈妈呢？张铁匠不说

话，他对我笑了笑。我以为母亲被他打了，所以我就举起斧子往张铁匠头上劈去。这时母亲从张铁匠的房间里出来了。母亲喊住了我以及正准备砍下去的斧子。母亲还把斧子扔了好远。然后她用一些碎布，还有一些白色的药丸（土方，可止血），开始给张铁匠包扎伤口。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反正母亲帮我报仇了。后来母亲让我喊张铁匠爸爸，我没有喊，我不知道那又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是母亲不告诉我。

八

到了小学四年级，李校长教我数学。他是个很好的老师，当然也是个很好的校长。他老是抚摸着我的头说，马义，这么个大脑袋应该是很聪明的。你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我说：嗯，可我家的羊现在只有七只呢。

可你可以想啊，你闭上眼睛想你家有很多羊。

可我想再多羊，我家还是只有七只嘛。

李校长把我带到教室外面，说：

你看天上的白云像什么？

像白云。

我问它像什么？

像羊。对了，像羊。可是我家没那么多羊啊。

你可以想啊，想那些白云就是你家的羊啊。

又要想啊？

嗯，不想你考试就及不了格了。你看，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我就那样想，然后满天都是我的羊了。到了晚上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满天的羊，我在黑暗中对母亲说，妈妈，我家好多羊呢，我数到五十六只了，后面还有，后面是多少呢？

六后面是七，所以五十六后面就是五十七。是张铁匠的声音。

我说，妈妈，五十六后面是多少呢？我想让母亲告诉我，我只想让母亲亲口告诉我。

你妈妈睡了，你不要吵醒她。仍然是张铁匠的声音。

哦，知道了。照这么说，五后面是六，那是不是五十数完了就是六十了？张铁匠。

你该喊我爸爸了。

我说，哦。

后来每天晚上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在梦里我又见到好多羊，我在梦中也在数，然后就天亮了。

李校长总找我去谈羊。他问我，要是你有二十三只羊，你读四年级卖了四只还剩下多少只呢？

是不是十九只呢？

对，马义真聪明。李校长接着说，那你读五年级有二十五只，然后卖掉七只剩下多少只呢？

李校长，你意思是我家羊在四年级又生了六只啦！

我说是如果——，哦，对对，生了六只。

那就剩下十八只了。李校长，我家的羊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么？

羊少了没关系，只要你变聪明了就行了。

后来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乡镇初中。可是那时为了交学费，母亲把羊卖光了，连娟子也卖了。我开始怀念起娟子来。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就数羊，只有数羊时才能心安理得。我从初中数到高中，然后数到现在，从几百只数到几千只，一直数到我都忘了多少只了，我只知道天都亮了。

天都亮了。

怀念鞋

—

小时候，我走路喜欢低着头，还喜欢用脚踢地上的石子。我的脚法很准，真的，不是在吹，你问娟子或者村子里的狗就会知道。我能将石子踢到二十米外的娟子的屁股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吹口哨。所以那小妮子说我是流氓。而踢那些狗时，它们只是叫两声然后夹着尾巴跑掉了。那些狗从未说我是流氓。所以有时我觉得狗比人可爱。

母亲当然不知道我这绝活，她只知道我一年得穿多少双鞋子，这鞋子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几乎每天放学回来，母亲都会检查我的鞋子，所以每次放学回来我就得挨揍。如果你是我村里人你就会看到，在 1992 年以前，几乎每个黄昏，都有一个男孩被他母亲追打得边跑边叫。第二天，娟子总拿这事来嘲笑我。反正我跟那小妮子没完。

1992 年以后我就没挨揍了。母亲把父亲曾经穿过的那双牛皮鞋从柜子底下翻了出来，有了那双鞋，我怎么踢也没事。那双鞋前面包着一层铁皮，看上去笨头笨脑的，而且很重，穿

起来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但是确实结实，走起路来咣咣铛铛地响，节奏感特强，就像电影里八路军行军的脚步声。

穿上那双鞋之后，在节奏感的诱惑下，我的嗓子就很痒，就很想唱歌。于是我就唱了。我五音不全，这得承认，唱的歌没人喜欢听，甚至包括那些狗。所以我一开始唱的时候，村子里好多人骂。他们越骂我就越唱。可是就这么一唱，村子里的狗倾巢而出，那时比平时凶恶百倍，它们喘着粗气穷追不舍，我就只得拼命地跑。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些狗跟人一样，令我讨厌。

为了对付那些狗，我都快想破脑袋了。我想老是跑也不是办法，但除了跑之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所以村里的人都知道，1992年到1995年那几年，几乎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一群狗追着一个气喘吁吁地唱着很难听的歌的男孩，一路尘土飞扬地到学校，那场面很壮观。

穿着牛皮鞋，在学校倍受耻笑，而我反以为荣。我跟他们说，你有这样的鞋子吗？你有吗？然后我咣咣铛铛地在地上蹬起来，接着就唱起歌来。那时候我也没听过什么歌，只是咿咿呀呀地唱。十几年后，听到央视版《笑傲江湖》主题曲时，我倍感亲切。它让我重温起我的1992年。

像我这样的孩子你也知道没有同学会喜欢的，包括成天走在我前面的娟子。不过我学习成绩那时还不是很差，所以一开始老师并不怎么讨厌我。可是在1992年，穿上那双鞋之后，老师们也开始讨厌我了。因为在课间操上，我总唱起歌来。那个体育老师就大吼，简直就是“金毛狮王”的狮子吼，他叫我站出来，然后命令我在所有学生前面做体操，他说你唱啊你唱啊我叫你唱，我做起操来时就真的唱起来了。那个暴跳如雷的

体育老师，就拧着我耳朵，他说你再唱你再唱。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眼泪都快流出来啦。后来那个年轻的体育老师罚我在操场上站了一上午。

二

1992 年的暑假，我像往常一样去姑姑家。只是那一年穿上了牛皮鞋，往常夏天是不穿鞋的。

姑姑姑父对我很好，第一次喝汽水第一次吃冰棍都是姑姑姑父给我买的。表妹也对我很好，我总跟表妹一起玩跳房子啊丢沙包啊之类的游戏，因为总故意输给她，所以她喜欢跟我一起玩。表哥在 1992 年以前对我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我意思是说从 1992 年以后，表哥就对我一肚子火。

到姑姑家后我说，姑姑姑父我有鞋了。然后我就咣咣铛铛地跳起来，接着就唱起歌来了。那时姑姑很伤心，她说她想起了我爸爸。姑姑跟我讲我哪里哪里长得跟我爸爸像，姑姑说她一定会好好待我。

第二天，姑父就带我和表妹去镇上赶集。那还是我第一次去镇上呢。我家离镇很远，姑姑家离镇近些，走到镇上也只要半个小时的样子。姑父在镇上给我买了好多吃的，到了中午我跟表妹就把那些吃的消灭掉了。后来姑父买了个西瓜，还有双凉鞋，是给我的。姑父说他去学校有些事情，不回家吃午饭了，让我跟表妹自己回家。

姑父就在镇里教书，表妹也在镇里读书，所以表妹认得回

家的路。我记得那天中午在姑父离开后，天气一下子变得很热很热。我有时抱着有时扛着那个西瓜，穿着姑父给我买的那双新凉鞋，神气活现。表妹提着牛皮鞋，皱着眉头，不知道是气喘吁吁还是气咻咻的。表妹几次试图把鞋扔掉，但都没有成功。我说那你来扛西瓜，我来拎鞋。然后表妹就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哄表妹，我说表妹表妹，看表哥踢石子。然后我一脚踢在一个石子上，石子很准确地砸到路边的一只鸡。鸡叫着跑掉了，表妹也咯咯地笑起来了。可是我的脚指头很疼很疼。那双凉鞋包不住我的脚，我有些失望。

后来走了大约一半的路，表妹嚷着说口渴。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说表妹，我没钱，不然我买汽水给你喝。表妹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怀里的西瓜。那时我一下子口渴得厉害，我说算了算了吃了吧。然后表妹就高兴得又叫又跳地。我用石头把西瓜砸开后，我们俩就一人抱着一块吃了起来。表妹一直望着我笑，她说，表哥真好。我就嘿嘿地笑着。

吃完西瓜，我擦了擦嘴巴，说这瓜真甜啊。表妹一个劲儿地笑。我说表妹回家吧。表妹就笑着说好的，回家吧。表妹把鞋给我了，她咯咯笑着说，表哥，现在没瓜扛了，该拎鞋了吧？我说表妹，你吃西瓜是为了不再拎鞋，对不对？表妹说表哥真聪明。我就嘿嘿地笑着。

回家后，我和表妹只字不提西瓜的事。可是我们也知道姑父一回来事情就会败露的。后来不出我们所料，事情败露了。表哥就那样对我一肚子火，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消了没有。

三

1992年9月，我读小学四年级了。姑父给我买的鞋子被母亲给藏起来了，母亲说你要是穿坏了，明年再去姑姑家，不又得花姑姑的钱了么？于是就没穿了，其实我还是喜欢我的牛皮鞋，它连拳头大小的石头都能踢，而且脚一点事都没有。

在小学四年级，镇里准备举办足球比赛。那会儿一到课间操，体育老师就会带着一帮学生在操场上踢来踢去的，那时足球场是用篮球场代替的。体育老师就是罚我站的那个老师，他不让我上场，因为他讨厌我。我在一边看，我真想去踢啊。那时有好多女孩子都在看球，娟子也在。可是他不让我上场。

我站在那边很失落地准备离开时，皮球被踢出场滚到我跟前。我解气般地一脚从这边踢到那边的门洞里去了。当时感觉很舒服，比踢起石子来舒服多了。操场上的人都惊呆了。我那一脚又准又狠，直逼门洞。我想那个可恶的体育老师肯定又会罚我站的，于是就赶紧离开。这时，操场上的人又沸腾了起来。体育老师追过来，叫我别走，我吓得飞一般跑掉了。

后来，体育老师气喘吁吁地追到教室，我无路可逃了。然后我就成了球队一员。

后来我们踢球踢到镇上去了，一直踢了个冠军。我就在学校里甚至整个镇上出名了。我记得那时得到的奖品是一双回力鞋，很白很白的那种。

娟子在那会儿跟我套近乎，她说我用石子踢她屁股没白踢，那小妮子还说得感谢她的屁股。可是那时我牛烘烘地，理都不理她。

四

那双白色的回力鞋我一直没舍得穿，母亲说等我上了初中再穿。母亲说到初中不能再穿牛皮鞋了，得穿得像样点。可是到了初中，那双回力鞋我就穿不了了，我的脚长大了，长得正好穿牛皮鞋。我想爸爸就那么大的脚吧。我真的长大了。

到初中，母亲就给我重新买了双回力鞋，是42码的。刚穿上回力鞋那会儿，感觉就像是在飞。想想以前牛皮鞋多重啊，现在一下子轻了那么多，真的像飞起来似的。后来看了《天龙八部》，我才觉得那时像跟段誉刚学会凌波微步一样，飞起来连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上体育课时，老师叫我们在操场上先慢跑几圈，可是我一不小心跑到最前面了。那个有山羊胡子的体育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什么叫慢跑啊？你是不是很能跑啊？好吧，你到操场上去跑十圈。

那十圈大概就两千来米，我没几分钟就跑完了。我向体育老师报告时，他还不相信。我说老师我真的跑完了，还伸出十个指头，说一圈也不多一圈也不少。他还是不相信，我说，老师你要再不信我就再跑一次你看看？然后没等他说话我就又跑起来了。这次跑了十圈半，因为到最后我刹不住脚。体育老师正一圈圈数着呢。我再次向他报告时，把他惊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那次我发现山羊胡子挺可爱的，他中午把我带到他家去吃饭。后来去他家吃了好多次饭，顺便跟他女儿有一腿。

学校举行运动会时，山羊胡子给我报了名，长跑短跑加起来报了三项。我说我还能报的，山羊胡子说，学校只准报三项。我很轻松就把那三项记录刷新了。记得长跑时，本来十三圈的，我都跑了十四圈了，也超过其他人五圈，可是那个戴眼镜的裁判却拦住我问我跑了几圈了。我说都十四圈了，就快十五圈了。眼镜裁判这才拉起了终点的绸子来。

到初二下学期我就代表学校到县城里去参加运动会了，那时又刷了三项纪录。我就那样进了县一中，尽管学习成绩很差很差。

五

我进县一中，母亲很高兴，她给我买了新衣服。母亲说我终于给她争了口气。

在县一中我进的是体育班，听说到了高二就可以代表县里去市里参加市运会。老师说，好好跑，将来跑个世界第一，给咱中国争口气。

体育班那些家伙个个长得跟牛似的，所以成天寻思着找架打，他们在路上拦着其他学生，向他们借钱，谁都知道那是有借无还的，零的还不要，要的都是上百的。县城里的孩子读一中的都很有钱。他们叫我跟他们一起干，我没答应，我觉得那样做肯定是不对的。

那时候，我谈了个女朋友，是初中同学。那小姑娘特仰慕我，她说初中时就喜欢我。初中时我还不认识她，不然她初中就成了我女朋友了。她还说初中时她是学生会副主席，可是我

真的没听说过。

女朋友对我很好，她教我学英语，她说将来还要出国比赛呢，要是不会英语多丢人啊。我的英语那阵子还真好了起来，从以前的十几分上涨到三十多分。

后来女朋友跟我说她表弟被高三体育班的学生打了。我当时很气愤，竟敢动我小舅子。我找那些人理论，可是他们根本不讲理，后来打起来了。说实话我没有他们强壮，也没有他们有力气，再说他们人多，我肯定打不过。可是我会跑啊，于是我放倒一个就开始跑，他们怎么也追不上。后来他们找了三十多人在学校外面拦我都没拦住。再后来他们骑摩托车来对付我，然后我就栽了。我的腿被打断了。

腿断了后，就成了个废人，我不能跑，学习也不好，呆在学校又有什么用呢？那时候女朋友也离我而去了。

六

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路是能走了，但是一瘸一拐，不能再跑了。回到家里，重活也不能干，母亲成天叹气。后来姑父把我介绍给他学生的父亲，叫我去学修鞋。我在镇上学了半年，然后去县城摆了个鞋摊。日子就这么过去，我的世界冠军梦想告一段落。

回到村里娟子也不理我了，幸好几年之后，我攒了一笔钱，娟子又开始主动搭理我，我顺水推舟地把娟子娶来做了老婆，接着也生了个儿子。我希望我儿子能快些长大，穿上我那双牛皮鞋，我希望他能成为刘翔第二，或者梅西第二。

磨刀的少年

我的生日是春天的第一天。

母亲说春天来了，我的生日也就来了。问题是春天来了并不代表树都发了芽开了花，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春天。那天我因为要磨刀，所以起床比太阳还早。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钢板，来到门前，看了看一丝不挂的天空，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呀！我应该还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我一准备做正事就会这样。这时飞来几只麻雀，在门前的空地上非常警觉地啄着昨天晒麦子时遗落的麦粒。我想它们是不是有点放肆？不过我最终没把它们怎么样，我想毕竟它们跟我无冤无仇。我还要做正事呢。我搬来小方凳，还有一块磨刀石，开始在廊下磨刀。那霍霍的响声在我的耳膜里振动成一串串柔美的音符，可是那些麻雀却吓得纷纷飞走了。

惊飞了麻雀，也吵醒了弟弟。有必要说明一下，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只知道哭。我曾指着他的鼻尖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然后他就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说你哭个屁，然后用手按住他的嘴巴。他开始挣扎，要知道我可比他大三岁，很快他便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了。我看见他满脸通

红，像快要溢出血。那个男人过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一个趔趄不得不松开手。他应该还骂了我几句，不过我忘了，我是记不住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的。要不是母亲把我拉开，我想他应该还会给我几巴掌。他打我时，我不习惯躲闪。我觉得他给我饭吃给我衣穿，我应该满足他点什么。母亲拉开我后抚摸我的脸柔声问我疼不疼。我只是扭过头对他微笑。我笑的时候脸上应该有很温暖的表情，但母亲看了很害怕，她说我笑的时候，眼神像一把刀子，准备随时扎入别人的心窝。母亲的话让我很高兴，然而那个男人却视若无睹。这使我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

弟弟被吵醒后，又开始哭了。那个男人在房间里大吼。他总是那样，容易暴躁。你看，我就不那样，我还在专心致志地磨刀。母亲起床，小声对我说，别磨了，你爸爸有心脏病。我说可是妈妈，我需要一把刀。母亲说那你到别的地方磨吧，今天你过生日，妈妈一会煮鸡蛋给你吃。可是母亲没问我需要刀做什么，我多么希望母亲问问呀。

我到古柏树下面去了。我换地方并不是为了那几个鸡蛋，区区几个鸡蛋是贿赂不了我的。然而我听母亲话，她叫我换我就换。

在古柏树下，我又听见芭比娃娃的叫声了。我磨得更凶。

六年前的今天，也是阳光灿烂。母亲给我取名阳阳。那时父亲大概正在山上开荒。那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并没有实行封山育林。我四岁的姐姐很远就喊：爸爸爸爸，弟弟出生了，弟弟出生了。父亲扔下锄头，一脸憨笑地抱着姐姐往回赶。

母亲对我讲这些时，语气很平和，过了那么久，在她脸上看不出喜也看不出悲。然而就讲到这里时，母亲的脸色开始出

现阴影。我知道故事肯定很精彩。

父亲抱着姐姐往回赶时碰到一条狗。母亲说父亲当时肯定是太高兴了，以至于没发现那狗拖着尾巴，不然父亲会对那狗有所警觉的。狗咆哮着冲向父亲，张牙舞爪。父亲在地上捡了块石头，想吓唬吓唬它。姐姐那时是不怕狗的，所以她没哭。后来父亲没理会狗，接着赶路。狗趁父亲不备，咬了父亲一口。姐姐便哭起来了。父亲回过头来一石砸去，狗尖叫着跑开了。

后来才知道那狗是疯狗。那个“后来”让所有的人都猝不及防。当时的医疗条件对此无能为力。父亲三个月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因此知道疯狗的尾巴是不会翘起来的。我也知道被疯狗咬过的人若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会口吐白沫而死。

母亲讲故事总丢三落四。母亲就忽略了父亲抱着我的细节。不过母亲总会在故事讲完后再来补充。

父亲抱着我，用硬梆梆的胡须来扎我细嫩的脸蛋。也许是因为太兴奋，父亲忘了狗咬过的伤口。母亲抱过我，叫父亲去包扎伤口。父亲撕了块破布草草包扎了事，他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母亲说给我取名阳阳。父亲看着窗外阳光灿烂，笑着说很好很好。

然而那个男人来到我家后，我的名字便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每天都在古柏树下磨刀。我一旦下定了某种决心，就会有惊人的毅力。汗水从脸上流淌到磨刀石上，像盛开的黑色小花，但转眼就不见了。我顾不上那些，但若有蚂蚁胆敢爬到我

身上，我会把它捏得粉碎。可是蚂蚁没有血液，这让我有些失望。母亲说蚂蚁是有血液的，只不过不是红色的罢了。可我固执地认为所有的血液都是红色的，不然就不叫血液。

姐姐上学从隔壁的王大家门口过时，经常小心翼翼地猫着腰，用手蒙住嘴巴，不敢弄出任何声响。然而有时还是被芭比娃娃察觉，然后便冲过来对姐姐大叫。

芭比娃娃那时没有正式名字。我和姐姐叫它杂种。因为它的狗父亲来自美国，狗母亲来自日本，而它是在咱中国出生的，就像制造芭比娃娃一样。杂种继承美国的霸道日本的残忍惟独不接受中华民族传统中庸文化的熏陶。我现在在小说里为它取了个很好的名字——芭比娃娃，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住它，所以我要为它做点什么。

姐姐一见到芭比娃娃就吓得脸色苍白，两腿哆嗦，然后瘫软在地。她大声地哭泣，声音足够传到我家。对于姐姐的哭声，我是很敏感的。只要她一哭，不管用什么腔调，我马上就知道是她，然后风一样循声赶去。

在姐姐面前我勇敢得像她哥哥。不管怎么样，我遇事总是很沉着很冷静的样子。我对姐姐说，不用怕杂种，它咬不到你的，你看它脖子上有那么粗的一条铁链子。姐姐会满眼惊恐地指着芭比娃娃的尾巴，说尾巴尾巴。我说它不是疯狗你不用怕。我对姐姐说话总是很温和。她身体瘦弱得像豆芽菜，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跑的样子。她哭泣的时候我总是很耐心地哄她。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她。

姐姐的哭声渐渐平息，芭比娃娃却还在叫。我看着它，然后一步步往前走。姐姐在背后喊我回来，我没理她。芭比娃娃

立起来比我还高。它张牙舞爪，样子凶恶。它的腿在我眼前像风一样拂过，不过我并不感到害怕，我眼都没眨一下，甚至还对它微笑。它可能是愤怒了，叫得更凶。那腥臭的唾沫飞溅我一脸。我擦了一把，然后一口唾沫吐到它脸上，然后离开。

闷热的夏天，我在古柏树下磨刀，汗流浹背。我抬头看见太阳穿越古柏树，洒下一片片银光闪闪的阳光。我想，要是来一阵风多好呀。这时，我看见那个男人满面通红，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我想他可能又输钱了，他总这样，输了钱就赖着赢家买酒喝。我冷冷地看着他，可是他似乎并没发现我。他是从来不正视我的存在的！我拿着未磨好的刀在古柏树上狠狠地砍了一刀。我虎口发麻，而树上只留下一条淡淡的刀痕。我还得加紧时间磨刀。

那个男人的吼声从家里传出来。我知道又出事了，然后跑回家。我看见他一巴掌打在母亲脸上。他说，钱呢？母亲说两个孩子还要上学呢。然后又是啪的一声……

那些事情是不堪回首的。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想把它忘掉。我原以为六岁的伤痛六岁的阴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一纸空白。然而那些留在心底的伤疤，你若不去想它，它也静止了，不动了，却并没有消失。

后来母亲在床上躺了整个夏天。母亲说不要怪他，若不是他，我们可能连饭都吃不饱。我不想听，我扭头就走，到古柏树下疯狂地磨刀。

我家门前有一块空地，母亲在上面种了一些菜，春天种上茄子秋天又换上萝卜，这样周而复始。地边种了棵葡萄树，它与旁边一棵槐树纠缠不清。黑夜即将降临的时候，母亲挑着水

从那里经过，那个老人满嘴空洞地说：该除草了，不能让那些杂草再长了！她斜着眼睛阴郁地看着母亲，那张皱巴巴的脸也开始拉得很长很长。

母亲很客气地说，婆婆说的是。

别听她的，我就没看见有什么草！我用眼神冷冷地向那个老人翻着白眼。

不得了了，你看看，真的要除草了。那老人拔起细小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芽说，都这么大了，再不除就会成为祸害的！

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母亲总是很利落地就把仅有的几片肉夹到弟弟的碗里。我从不吃肉，即使有。我知道在这个家庭里我是什么角色。而姐姐却总直勾勾地盯着弟弟碗里的肉咽口水。我使用眼睛瞪她。很多时候，我都是吃几口便去古柏树下磨刀。

弟弟很乖也很聪明，比如芭比娃娃就不咬他。他见到芭比娃娃总会扔一些东西给它吃。弟弟不管见到谁都很亲热的样子，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的虫牙。

葡萄熟了的九月，弟弟总会拉着我的衣角说：哥哥，我要吃葡萄。我原本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可是却害怕直视弟弟那稚气而明亮的眼睛，我害怕我的心变得柔软。所以我总是佯装很凶恶的样子说：要吃自己去弄！

母亲叫我去上学，我说我不去。母亲说，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然后我就去了。在母亲面前，我总是很乖很乖。

在学校，我不记得那些男生是怎么骂姐姐的。我只知道姐姐用手揉着眼睛，在哭泣。那些男生也很有想象力，骂人骂得

五花八门。而我不会骂人也从不骂人，也记不住那些人骂的是什麼。我记得我那次去姐姐教室是想找姐姐借小刀削铅笔。我在众人的目光下径直走到姐姐的座位前，从她的笔盒里拿出小刀。小刀白晃晃的，在我眼里闪现出诱人的光泽。我一步步走向那个骂得最得意的男生，笑得一脸的温柔。我猛然一刀划向那个男生。他用手挡了一下。我看见刀片上沾满了红色的血迹。教室里静默了片刻，然后有人尖叫有人哭。

我用那沾满血迹的小刀削铅笔，然后铅笔上也流出了血液。

老师要我写检讨。我说我不会。有几个老师说，这孩子怪可怜的，缺少父亲的教导。我对他们微笑，然后他们便不再做声了。

后来，有一个男生在放学的路上拦住了我。他说是你划伤我弟弟的手吧？我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姐姐在一旁吓得不敢做声，只是一个劲儿地拉我走。

那个男生一拳打过来时，我推开姐姐，却没来得及躲闪。我的鼻子里像泉眼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血。我用舌头舔了舔流到唇边的血液，那咸咸的温热的液体从我喉咙里流了进去。我脸上应该又绽放出笑容了。

再次交锋时我们扭打在一起。我咬住他的手臂，牙齿开始剧烈地疼痛，但我没有松口。他狼嚎般地哭起来，最后松开口时，我嘴里有他手臂上的一块肉。

姐姐在一旁吓得脸色惨白，一个劲儿地流泪，连声音都没有。我说，姐姐不哭，没事了，咱们回家吧。

我又跑到古柏树下疯狂地磨刀。

我七岁生日那天，我的刀已变得很锋利了。我看着它便浑身充满力量。我可以一刀把一棵手臂粗的小树砍倒。我是多么地高兴，你看看，连天气都那么好。

芭比娃娃的叫声不时地传入我的耳朵。我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提着刀笑容可掬地去找它。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准备随时冲锋陷阵。

我用刀尖指着芭比娃娃的喉咙，然后一步步逼近。刀刃在耀眼的太阳底下泛着银白色的光芒。

我将刀准确地插入芭比娃娃的喉咙。抽出刀时狗血喷了我一头。

鲜血从刀尖上一滴滴地往下滴。我忽然委蛇于地。

一个叫蚂蚁的男孩

小时候我是个低头走路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沉默，呆滞，孤独。看地面看久了人就会变得孤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头很大，而且体型瘦弱，支撑不起我硕大的头颅。小时候我总想，要不是我重量级的头，我肯定会被风吹走的。我看人时总是很费力地抬起头，这样我细小的脖子会承受不了，然后就向右歪，没办法，我的头实在太重了。就这样，我低头走路，歪头看人。

母亲对这一切很讨厌，她说这样子怎么会有出息呢？我搞不懂这跟出不出息有什么关系。母亲在我五岁时，用力摇晃着我的脑袋。她说我儿子的脑袋怎么会这样？她叫我抬起头来。我就抬起头，我看见母亲的眉头拧得跟麻花似的，两道眉毛纠结在一起，就像两团乌云集结在一起似的。母亲说这就对了。我看见母亲额头上的乌云分成两团，向两边散去；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母亲笑的时候，嘴角就像挂着根萝卜条。我很高兴，母亲一高兴我就也很高兴。可是我的脖子开始有些酸痛了，头就不由自主地歪向一边。我看见两团乌云合二为一。

不许歪，你听见没有，不许歪！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母

亲把我的头掰正。母亲的手很粗糙，也很温暖。母亲温暖的手捧着我的脑袋，我的脖子一点也不酸，我抬起头看着母亲，我看得母亲眼底的温存。我想，抬起头的感觉真好。我就那样想着，母亲的手又离开了我的脑袋。脖子又酸了，又酸了。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什么办法？我快哭出来了。母亲说算了，你去后山放羊吧。然后我就走了。

我上学以前，总是一个人去后山放羊。我去放羊时总把最小的一只抱着走，就像抱着一个婴儿。我喜欢看她咩咩叫的样子，她用头抵在我怀里，撞得我咯咯地笑。我也喜欢她的眼睛，跟娟子的眼睛一样，忽闪忽闪的，看上去灵巧而温柔。到了后山，我就把小羊放下来，我想她肚子也饿了吧，我让她去吃她妈妈的奶。

我一个人到树荫底下躺着，阳光从摇曳的树叶间钻出来，泛着破碎的光芒。小鸟在山林里唱着不知名的歌。我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有时我低着头看地上成群结队的蚂蚁，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有些会飞的虫子像战斗机一样，落在我身上。我就细细地看它们。它们用细长的腿，在我身上蠕动着。我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可是我很痒。我就咯咯地笑。我一笑它们就飞走了。

有时候我也会想想娟子。我不放羊的时候，总呆在门前古柏树的阴影里。娟子的家就在我隔壁，她总在她家门槛上，不知道玩些什么。娟子看见我就一摇一摆地走过来，那小妮子走路来像只笨笨的鹅，其实更像一只企鹅，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企鹅的鹅。不过娟子一来我就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娟子满口的虫牙和像喇叭花一样的裙子，我就很高兴。那小妮子。

可是，娟子妈总会扯着嗓子喊娟子回去。娟子妈的嗓门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有段时间，我歪着头看着娟子妈细长而白净的脖子，我就想那么个脖子怎么有那么大的嗓门，真的很怪。

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可是在我六岁时，母亲把我送进了学校。我对学校有种莫名的恐惧，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屋子里，那么多人，我几乎一刻也得不到安宁。他们哭啊叫啊，毫无章法，像一群聒噪的麻雀，叽叽喳喳。

可是母亲叫我上，我就不好说什么了。还有娟子，那小妮子也上学，我就更不好说什么了。母亲把我的羊卖了交学费，母亲说上学了要好好读书不用再放羊了。

我们学校是个祠堂，本来是用来祭祀的，文化大革命时用来批斗，后来又当做学校。祠堂房子比普通住房高很多，中间有个院子，总体看来像个四合院，通向中间的院子又有四条回廊，四条回廊像四胞胎一样。这样一来，我的学校就像迷宫，至少对我来说。我每次上完厕所回来就找不到教室了。于是我一间一间地找，等我找到了早就迟到了。那个年轻也有些漂亮的女老师，总会问我为什么迟到？我说我上厕所了。她说课间有十几分钟还不够你上厕所吗？那些毛头孩子就开始笑起来。我讨厌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在末尾用个问号，我更讨厌别人笑我。于是我就不说话，我歪着脑袋看着我的女老师。我觉得不仔细看她是很漂亮的，这样一看就不行了，她脸上有雀斑，一点一点的，像墨水洒落在她脸上。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便很生气，接着就罚我站。

每次罚站她总叫我站在靠北边的窗户边，我的头一歪就偏向南边的窗户。我能看见院子里大槐树的树干，看着树干我就

仿佛听见树上有鸟儿在欢叫。那个时候我总想猜出树上有几只鸟，我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于是我发现树上有无数的鸟。我很兴奋，我歪着脑袋，嘿嘿地笑着。老师讲《小猫钓鱼》，她就说我是那只小猫，上课三心二意；老师讲《猴子下山》，她就说我是猴子，她说我见到西瓜就扔掉玉米什么的。总之她上什么课就说我是什么，可是上《朱德的扁担》时，她没说我是朱德。那个女人真的很讨厌。

娟子坐在我前排靠右边一个位子。她上课总是很认真听讲，时不时侧过头来看看我，她看着我在课本上乱涂乱画，就翘起她那张吃了很多棒冰的嘴巴，那双美丽的眼睛，倏地一白，就像鱼在水里翻肚皮，在我眼里就是白光一闪，那就像电影里的刀客，白光一闪，对手脖子上就留下一道口子，血还没流出来就倒下了。反正我是怕了那小妮子。她叫我听讲我就听讲。

下课后，那些毛头孩子，就三五成群地去院子里做游戏，什么老鹰抓小鸡呀什么攻城呀什么踢房子呀，还有些女生跳橡皮筋。我总留在教室，除了上厕所就不出去。娟子也是，她拿着笔在纸上画啊画的。画像大饼似的太阳，画像鸡般的鸟，还画鱼啊水的。我总偷偷地看。有一次，那小妮子还画了个人。那个人细细的腿细细的肚子细细的手细细的脖子，她画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我想还有那么瘦的人啊。接着，她画出了个像南瓜一样的脑袋，把那细细的脖子都压弯了，看上去就像沉甸甸的稻子。那小妮子在那里笑。我觉得那个人在哪里见过，我真的很眼熟。然后我看见她在那个奇形怪状的人旁边画了几笔，她的手挡住了，我没看见，我看见她笑得更厉害了。那小妮子笑得真好看。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我趁机看到了两个大大的歪歪的字，蚂蚁。那个名字也很耳熟，我想了一会儿发现那

就是我的名字。那小妮子她叫我蚂蚁，那小妮子。

我忘了告诉你，我叫马义。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会在其他篇章中提到，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就那么几画，我觉得什么事简单就好。

我有很多绰号，都是那小妮子给我取的，大约有十来个，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她叫我最多的就是小猫。其实我对猫并不讨厌，甚至有些喜欢，但是她叫的我就不喜欢。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午后，我觉得很适合睡觉，也差点睡着了。我低着头，鼻子快碰到桌子上了。那小妮子突然喊：小猫。同学们都看着我，我歪着脑袋看着那小妮子。我记得我眼睛闭了闭，我真的想睡觉。她突然喊：小猫，我叫你呢，你给我站起来。那小妮子生气了，她生气时脸上红红的，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

我站起来，我说我叫马义！

你上课在干什么？

我叫马义！

我问你上课在做什么？

我说我叫马义！

她说好，马义，你上课在干什么？我说我在上课。她说那好，你给我背《鹅》。我说我不会。她说，那你给我站着。我就那样站了一节课。幸好第二节课是数学，我就不用站了。

那天下午我也够倒霉的，回家的路上碰到军子家的狗，把我吓了个半死。那狗只是在我腿上闻了闻，我吓得两腿发抖，都快尿出来了。要不是娟子来了，我恐怕会吓死的。娟子拍拍狗头，然后在书包里不知掏出个什么东西，塞进狗的嘴巴，然

后狗就跑到一边去了。那小妮子真好。

我回到家，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就传到母亲耳朵里了，到母亲耳朵里就变成另一个故事。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我上课睡觉不听讲，老师喊我我都不起来，叫我背书，就那简单的四句诗，我也不会，我还骂老师小猫。这样的故事你也知道，总是会变味的；这样的事你也知道，老师说的总是对的。

母亲没有打我，她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着一些陈年往事。什么我父亲啊，要争气啊之类的。我讨厌母亲提到父亲。听到这些我连饭也不想吃，钻进被子里，蒙住耳朵。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小学三年级我换了位老师，不过现在也记不住了。这说明那老师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我记得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他姓王，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老婆死了好几年，有个女儿，在念初一。他对我非常好。他喜欢到学生家去串门，谈谈学生的学习情况。老师串门，一般来讲，成绩不好的学生都很怕的。我开始也怕，后来就不怕了。他到我家后，总喜欢把我抱在膝上，我长这么大了，记忆中还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抱呢。那结实的腿，坐在上面，真舒服。王老师对我母亲说我很聪明，他笑着跟我母亲讲话。我有时调皮地用手摸摸他的胡须，总把他摸得哈哈大笑。

后来有一次，王老师来到我家，还带了些肉啊什么的。我想王老师对我真是好。我又跑去坐在王老师的膝上。他说，义伢子，到一边玩去，我跟你妈商量一个事情。王老师叫我义伢子，跟我母亲叫我一样。我很听话，那时我在心里做了个决定，这辈子只听三个人的话，母亲，娟子，再就是王老师。我不知

道那次王老师跟母亲商量什么，我一个人到门前去背书了。娟子那时正在她家门口做作业，我背得就更起劲了。

王老师出来时，长一口短一口地叹着气。我歪着脑袋看着王老师，他过来拍拍我的头，说好好念书，不要让你妈妈失望。我点了点头。

那些天，王老师总郁郁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学习成绩在小学六年级上升得很快，就快第一名了。可是王老师很少到我家去串门了，倒是经常带我去他家玩。他给我买好吃的东西，让我叫他女儿姐姐。在他家里我感觉很舒服，我说王老师，要是我妈妈也在就好了。王老师只是叹气。那天我在王老师家过了一夜。当然这跟母亲是打过招呼的。

那个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我爸爸。梦中的爸爸跟王老师长得一模一样。第二天我把梦告诉王老师，王老师又开始叹气：可是你妈妈不同意啊。我说王老师，我喊你声爸爸，行么？王老师说好呀好呀。我喊了后，王老师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我在王老师怀里哭了。

我跟母亲说的时候，母亲哭着说，王老师是个好人，但是你爸爸也是个好人，我不能对不起你爸爸。

在我进初中前，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关于娟子的事。

那是小学四年级。那时候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我坐在最后一排。在最后一排我经常睡觉。有天中午，我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 蚂蚁，不要再睡觉了，好好学习。没有署名，可我看得出那是娟子的笔迹。我当时很感动，我想娟子对我真

好。我那几天就没睡觉。当我看着娟子认真学习的样子，我也会拿起课本来翻翻。

有一次中午，我来得很早。我看见军子和几个男生在娟子的课桌里翻动着。这时娟子进来了，他们便跑开了。娟子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她也没跟他们计较。娟子坐到座位上，打开抽屉。我觉得没什么事，就又低下头，趴在桌子上。这时，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跳。我抬起头，是娟子。娟子吓得哭了。我跑过去，发现娟子抽屉里有条死蛇。我是不怕蛇的，我只怕狗。我把那条蛇提起来，扔到窗外。

窗外，军子他们正笑得前仰后合。我说军子，你太过分了。军子说歪脖子，你他妈的少管闲事，你杀了我家的狗，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谁叫她不给作业抄呢？我说你们对付一个女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军子说，你妈的歪脖子，老子就来对付你。然后他们就冲了进来，开始对我推推搡搡，我没还手，正看着娟子，她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抖一抖地哭泣。军子见我还没还手，就更肆无忌惮了，他一拳打在我头上。我倒在地上。娟子这时跑过来，扯着军子说，我告诉老师去。军子说我不怕。忘了说了，军子爸是校长。军子把娟子推倒在我身上。我看着娟子，猛地冲起来，死死地抱着军子不放。我要摔倒他，可是我摔不动他。另外两个人，用手捶我的背。一声一声地轰轰作响。我急了，一口咬在军子手臂上。军子疼得大哭，另两个使劲打我头，我咬住军子就是不放。

后来老师就来了。再后来的事，我不想再说了。

其实，我小时候的故事还有很多，那些令我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本不打算说的，现在想想，还是说了吧，不然，马义就不完整了。

像我这样的孩子，我是说，低头走路，歪头看人的孩子，没有多少人喜欢。在我村子里除了娟子对我好点外，真的没有几个人对我正眼相看。我母亲，因为外面有人说我笨说我傻说我白痴，就跟人家吵。吵到最后，总是哭着回到家里，连饭也不想做。

你那傻儿子，迟早也会被疯狗咬死。我现在还记得人们骂我母亲的话。就那么一句，足以让母亲伤心十天半月。

可是，我也知道母亲是爱我的，不管我是多么傻的孩子，母亲还是爱我的。

村子里不知是谁编出来的歌谣：

马义的妈，偷南瓜

偷到半夜不回家

“马义马义，快开门，这个南瓜压死人”

“妈妈妈妈，再莫偷，明天警察要来搜”

这样的歌谣，在某段时间，唱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母亲没有办法，只有躲在家里不出门。原本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从那时开始，母亲就一点点地苍老。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恨这个世界，我恨。可是我是那么地瘦弱。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我在家里找到了一把刀，是抗日时期爷爷用来杀鬼子的。那把刀，在我的某篇小说里提到过。有段时间，我总在磨刀石上磨刀。我把刀磨好后，扛着它，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我歪着脑袋，乜着眼睛，看着所有看我的人。偶尔我用刀砍路边的小树，我的力气加那把快刀足以砍倒一棵手臂粗的小树。那几天村子里出奇的平静。

那些小孩见到我都吓得跑掉了，军子那个跟我同龄却比我强壮的男孩在那段时间也怕过我。

后来，我杀掉了军子家的狗，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狗了。

我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进初中了。

初中，我跟娟子在同一个班。她还是坐在我前面，偶尔我会找些话题跟她搭讪。我问娟子，为什么叫我蚂蚁，为什么在我的名字前放两条虫。娟子笑着说，你那时候，成天不写作业，就是条懒虫，所以就叫蚂蚁了。我歪着脑袋笑。我说我喜欢你叫我蚂蚁。娟子脸刷地红了。娟子脸红的样子很好看，像熟透了的苹果，让人有咬一口的冲动。

我跟娟子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很晚，八点半下晚自习，我们学习到十点。在九点半，就熄灯了。我们买来蜡烛，是娟子去买的，她买的是红蜡烛。娟子说，白蜡烛不吉利。我们自习时，娟子就坐我旁边。有时我歪着头对她咧嘴一笑，娟子也会心地笑。那样的夜晚，就我们两个，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就在那样美好的夜晚，我吻了娟子。

那天，本来好好的，天忽然就变了。雷声在天上翻滚着，很大的声音，似乎就在我们楼顶上。娟子有些害怕，她细细的身子一抖一抖的。我说娟子不用怕，有我呢。这时，那些讨厌的风从窗户里钻了进来，把那只红蜡烛吹灭了。风在外面呼呼地叫着，就像电影《鬼楼》里的声音。娟子吓得差点就哭了起来。她抱着我。她说她怕。闪电一阵一阵地，世界一阵白一阵黑，这增加了娟子的恐惧。我在闪电的余光里，看见了娟子的泪水，我小心地给她擦拭着。娟子的脸摸起来很舒服，嫩嫩的，滑滑的。我摸着娟子的脸蛋儿，一直到她的脸很烫很烫。我紧

紧地搂着娟子细细的腰，我的整个身体在剧烈地抖动。娟子问我冷吗？我说我冷，我说娟子你抱紧点。娟子就把我紧紧地抱着。我歪着头，正好搁在娟子肩膀上，我闻见她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难以名状的香味。

我想起一个电影，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里面的男主角也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吻了女主角。我想，那么个夜晚，我就是那个男主角，而娟子，毫无疑问是那个女主角。我觉得我应该吻娟子。娟子的脸很烫，简直要烫伤我的嘴。我的手从娟子的衣角钻进了娟子的身体，里面就像个火炉。慌乱中，我说娟子，我现在不冷了，不冷了。这两句也是那个电影里的台词。可是电影放到这里时，就转移了画面。我就想，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这时，打了一个很响的雷，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我和娟子同时离开了对方。

在黑暗中，我们默默对视了很久。我说娟子，不早了，我们得回宿舍了。娟子不说话，过了会儿说，好吧。

那个夜晚，令我后来无数个夜晚，都难以成眠。我想象着娟子的身体，想象着娟子滚烫的嘴唇，就那样想着想着，就到了天亮了。

那个夜晚之后，娟子似乎变了个人，变得不爱说话，有时候呆呆的，不知道想些什么。我问她她也不回答。晚上娟子早早地就回宿舍了。我感觉很没劲，就也去睡了。

到了初二时，娟子的座位离我远了，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那时候一个叫慧的女孩子坐在了我前面。

她叫慧，但并不聪明。每次测验，她总抄我的。她能进快班，是因为她爸爸在乡政府当官。她经常问我几何题目，我讲

了一遍又一遍，她还是不懂。

慧身上总有很多零食，瓜子啊水果糖啊之类的。她总分一半给我吃。有段时间我也观察过她，她长得并不比娟子差，可是她就是缺少娟子身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我也说不明白。

慧在下课时总会找我聊天，我不知道那小姑娘为什么喜欢跟我聊天。我天生就不会说话，不管什么场合，我总是听众。慧说她的额头上长了个小包，会不会长成角呢，就是牛的角。她是属牛的，她以为会长牛角，真是笑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的。慧就说，你看你看，还不会，不信你摸摸。慧就抓起我的手，伸向她的额头。这是我第二次接触女孩子的脸部。慧子的额头显然比娟子的光洁，摸起来不止滑，还有弹性。我摸慧的头时，还偷偷看了看娟子，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娟子娟子。我赌气般地在慧额头上一摸再摸。

在那个春天，我跟慧的流言像操场上的杂草一样，疯狂地生长。人们说，那个歪脖子和慧怎样怎样。我管他呢，反正娟子又不在于。娟子都不在乎，我还在乎什么呢？慧比我还不在于。她还说马义，我告诉你，现在别人都怎么说我了，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我说怎么赔啊？我知道慧是开玩笑的。慧说，晚上送我回家，我怕。

我便送慧回家。我发现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晚上多多少少总会发生点什么。在黑暗的地方，慧就抓着我的手。我让她抓。我想就算娟子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的。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牵着慧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

慧过生日的时候，她从家里偷偷带给我一块蛋糕。那是我第一次吃蛋糕，很甜。我说慧你对我真好。我过生日时，慧送

了张照片给我，我把它扔在了家里。

我生了那场病之后，慧就不理我了。我真的搞不懂，女孩子成天都想些什么。

我生病的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娟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一些男生勾勾搭搭。他们在教室追打着，娟子从我旁边经过时，把我课桌上的书撞翻一地。娟子说了声对不起，但接着去追他们。我看着她满屋子跑，我的脑子里全是她的影子。我很伤心，我想问娟子为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口。我开始经常发呆，我用手撑住脑袋，我的头很重很重。后来我就干脆趴在桌子上了。慧在旁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

某次放学，我见娟子跟一帮男生在一起。我走过去，问娟子为什么？娟子说什么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我的脖子又酸了，我歪着头看着娟子。那一帮人推我，叫我滚。娟子说，你走吧，以后别管我的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头很重，脖子快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不想吃饭。我一个人在校园里逛荡，在操场跑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晚自习也没去上。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星星没了月亮也没了，太阳就快出来了。我倒在操场上。

我醒来后，已经在家里。我看见了母亲，母亲给我做了几个荷包蛋，让我吃，我看到母亲脸上有什么东西掉进碗里了。母亲用她那温暖的手在脸上胡乱地擦了擦，然后出去了。母亲什么也没说。

我在家里躺了一个月，浑身没劲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我想永远就这么躺下去。母亲把方圆几百里的郎中都请过了。他们只是摇头，不知道我是什么病。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

郎中说我这可能是心病。那一个月，母亲老了很多，有些头发就开始白了。母亲问我心里有什么疙瘩。我没说，我躺在床上，我不想动。

后来母亲说，娟子去广东了。母亲问我是不是因为娟子。我紧紧地抿着嘴什么也不说。母亲说她知道了，我晚上做梦都喊着娟子的名字，接着母亲就哭了。我最怕母亲哭。我说明天我就去学校。

到学校我还是那样子。我只想躺下，躺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再让母亲操心了，我都长大了。我每天都趴在桌子上，慧不再理我了。我真搞不懂那些女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接着就放了暑假，再接着我进了初三，我的学习成绩掉了很多，母亲为这事又哭了一次。我想我得好好学习了。

慧在初三转到三班去了。

娟子消失了，蚂蚁也消失了，只剩下我。我想我不能再叫蚂蚁，我长大了。我想我还得生活，为了母亲或者为了其他。

在钢轨深处

母亲说，其实你有个哥哥……母亲后面还有半句话，可是我没听见。我将全部的注意力和目光一起投射到屋檐：一只蜘蛛正旁若无人地织网，它屁股里吐出的丝就像母亲手中缝衣服的线条。

我说，网网网。我总喜欢大惊小怪，母亲对此很是讨厌。母亲对什么都处变不惊，但一见到我大惊小怪，她就也大惊小怪起来。你看，母亲又皱起眉头来了，又皱起来了。

我忽然记起什么，我说……母亲没有听见。我什么也没说，母亲当然没听见，就算我说了母亲也不会听见的，因为火车来了。火车一来，所有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其实我刚才想说：妈妈，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现在我不想问了，就算问了母亲也不会回答。火车一来，母亲就变得失魂落魄如临大敌。我就不一样了，我喜欢看火车，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挥舞着手臂追着火车跑，像送别我们的亲人，一直到火车跑得没影。所以火车一来，我就跑出去了。

回来，回来！母亲在后面喊。

搞不懂母亲为什么那么讨厌火车。

铁路边，一些孩子跟着火车跑了好远。小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没有哭，爬起来继续跑。

我开始笑起来。

这次我没有跑，他们都跑到前面去了，我又追不上，还跑个屁啊。

我从铁路围墙的缺口处爬到了围墙上。我能看到铁路远远地逶迤而来，越过田野越过村庄，然后再越过田野，然后就钻进烟山里去了，然后呢？

然后我就知道了，这很扫兴。我从围墙上跳下来。

火车走远了，火车走了后，我看见哥哥。

哥哥坐在钢轨上，神采奕奕，太阳给他镶了个金边，就像《西游记》里的神仙一样。

我问哥哥，火车钻进山里，然后到了哪里呢？

哥哥说，然后又从山那边钻出来了啊。

那再然后呢？

然后又跑到其他村子里去了嘛。

那再然后呢？

你哪来那么多然后啊？！哥哥突然很大声地说。

我转过身，发现四下无人，我就又转过来，我对着哥哥大声地哭泣。

我跟小山和二狗子在铁路上玩石子游戏。母亲总会大老远

地喊我的名字，好像我弄丢了似的。

我气呼呼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母亲就站到我跟前来了。

我的小祖宗叫你别来铁路上玩你就不听，回去到地里扯草去。母亲平时说话总是不紧不慢，到这时就会像放连珠炮似的。

然后我就会乖乖地回去。我知道我不回去，母亲就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不懂事啦不孝啦什么的，甚至还说“不想活了”。我不知道母亲是说她不想活了还是说我，反正我不想看到母亲这样，于是就一声不吭地回去。

回到家里我就坐在地上哭泣，主要是不想扯草。我说，人家小山二狗子石娃都不用扯草，为什么总让我扯草？

人家种的地少。

为什么我家地那么多？

人家有钱，就不用种地了。

那为什么我家没钱？

人家爸爸在外面打工挣钱呢。

那我爸爸呢？

你爸爸死啦。然后母亲就又哭起来。

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去扯草啦。

二姑对我很好，她总是偷偷塞一些钱给我。

我不要，我说，妈妈告诉我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二姑听到我这样说，就很伤心。如果我再不接的话，二姑就会掉眼泪。

我不喜欢别人看我流泪，也不喜欢看别人流泪。我于是就把那钱塞进口袋。

二姑，我爸爸死了吗？

没有。二姑把眼睛睁得很大，将手搭在我肩膀上：你怎么能那样说呢？二姑将我的肩膀耸了一下：是不是你妈妈说的？二姑将我的肩膀再耸了一下。

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二姑跟母亲关系不怎么好，我怕她们又吵起来，所以摇了摇头，然后再摇了摇头。

二姑说我爸爸在城里。

在哥哥面前哭，可是我没有眼泪。我真想把眼泪流出来啊，那样哥哥就会相信我在哭。流不出眼泪我就用手去揉眼睛，佯装擦眼泪的样子。

可是哥哥仍然无动于衷。哥哥就像一尊石像，他坐在钢轨上。我想要是来阵风多好啊，那样哥哥的衣服就会动，那样哥哥就不是石像了。

后来我停止了哭声，可是眼泪却流了出来。我背过头，不想让哥哥看见。我忽然不想让哥哥知道我在哭泣。我暗下决心，从此不在任何人面前哭泣，即使是母亲。

我一步一步往回走，眼泪一直往下流，像两条蚯蚓悄悄地流过脸庞，流到地上。我没有去擦。我一擦哥哥就知道我在哭泣。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哭泣。

对了，这是夏天，刚把春天赶走的夏天。

十点钟的样子，天气还有点热。我抬起头，太阳白迷迷地

照在脸上，暖暖的，如同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庞，如同温热的血液在我脸上流淌。

然后真有一双手在抚摸我的脸，我侧过头，是哥哥。

哥哥为我擦拭泪水，他若无其事地笑着。

我甩开哥哥的手，径直往回走。

哥哥跟上来。哥哥说，找我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不理他，我像他不理我一样不理他。

哥哥说，弟弟，你终于长大了。

然后我就站住，回过头。我往回走，走向哥哥，面带着微笑。

我穿着一件红色背心，哥哥也是；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裤，哥哥也是。除了哥哥比我高出一个头外，我们简直就是一个人。

我们都没穿鞋，夏天一到我们都不穿鞋，我们的脚就是鞋。

我踩在左边的钢轨上往前走，哥哥在右边。哥哥像走在平地上一样健步如飞。我走在上面不得不张开双臂，以维持身体的平衡。

我看到我的影子，左摇右晃的影子。我的影子像一只黑色的鸟，拍打着翅膀然而却无法起飞。

钢轨上有温度。我当然不知道是多少度，总之有一些烫，但也不至于烫伤脚。这样的温度从我的脚心一路向上钻，像一只只蚂蚁从脚底板钻进身体一样。

蚂蚁爬到脚底板上是很痒的，于是我就咯咯地笑起来。

哥哥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在钢轨上。

哥哥说火车马上就来了。

哥哥从钢轨上跳下来，我也从钢轨上跳下来。铺铁路的石子晒得发烫，像一个个煮熟的鸡蛋。我小心翼翼地踩在石子上，就像踩在那些鸡蛋上一样。

我看到哥哥的影子，可是我没看到我的影子，或者说我看到我的影子，可是没看到哥哥的影子。于是我就问：哥哥，为什么你没影子？

我的影子在你的影子里面。哥哥接着说，火车来了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通常是火车的声音来了，火车并没有来。

我顺着铁路顺着哥哥的视线望过去，一分一秒地期待着火车的到来。

火车迟早会来的。哥哥看着我期待的样子说。

我知道。

远远的，火车就真的来了。

我想起我家可怜的老母牛。它在铁路边上和它儿子无辜地吃着草。我在一旁兴致盎然地玩石子游戏。小牛很调皮，吃一会儿草就东跑西跳的。它跑到我跟前，趴在地上，鼻孔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不时地还扇动着稚嫩的耳朵，甩着悠闲的尾巴赶苍蝇。

我想小牛是人多好啊，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我说小牛小牛，你会玩石子么？

小牛不说话。

哦，我知道了，不是你不说话，是你不会说话吧。我说，你要是会玩，就叫一声，不会就叫两声。

我不知道小牛叫了没有，因为火车来了。我说过火车的声音会淹没一切声音。再说了，火车声音跟牛的声音很像，村里人都说火车是铁牛。

我望着远处，火车像一条蛇一样从烟山脚下扭了过来。

这时小牛叫了一声。我不知道是第一声还是第二声，然后小牛就起身，朝火车飞奔而去。

火车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

老母牛在后面叫了几声也向火车方向飞奔过去。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母亲说不能让牛到铁路边上。

远远地，我看见小牛站在铁路中央，好奇地看着迎面而来的火车。老母牛跑到跟前时，火车已飞驰而过了。

我家可怜的老母牛就发疯般地一头撞向火车。

远远地，我就看见那个洞，黑色的洞。

我沿着铁路往前走。我不能回去，回去母亲会揍死我的。我家的命根子死掉了，那么多的地用什么来耕呢？这不是我想的问题，这是母亲想的问题。我想的问题是得赶紧离开这里，不让母亲找到，不然真的会被揍死的。

前面是个洞，黑色的洞。铁路钻进洞里，然后再也没出来。我不知道火车钻进洞里后能不能出来。我回头，村子远远地，隐约看见几户零落的人家。通常这里是没有多少人来的，洞上面就是烟山，烟山里有野兽，大人说里面有怪物，吃人的。我的骨头一阵阵发凉，可是我无路可走，只有走向那个洞。我想

那里有一线生机，那里是另一个世界。铁路就通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不用放牛不用耕地不用扯草不用挨揍的世界。

走到洞口，我真的看到了一丝光亮。阴冷的风从洞里面蹿出来，我在这个夏天打着寒颤。我想有光就会有太阳，有太阳就不会寒冷。

我朝那光亮走去，我朝黑暗走去。

哥哥说，钢轨的尽头就是城里。爸爸就在钢轨的尽头。

我说，哥哥，里面有鬼，妈妈说的。我说，哥哥，我怕。

哥哥一路往洞里走去，一句话都不讲。我看不到我的影子，也看不到哥哥的影子。我听见“我怕”的回音在山洞里颤抖，一颤就抖出三个“我怕”。于是我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阴风一如既往，在这个夏天我开始感到寒冷。

忽然很想母亲，想母亲在洞外面的呼喊。我想母亲如果再次来呼喊，我就像上次一样出去，像上次一样喊出无数个“妈妈”。我想母亲也会像上次一样抱着我，像上次一样回家做好吃的，只要我不去那个洞里，牛死了都没关系。我就这样想着，想着。

洞的尽头那一片亮光像一张白纸，一张越来越大的白纸。

鬼呢，鬼呢？母亲说有鬼的。我又想起鬼，我想鬼就在那白纸后面。我越接近那白纸就越害怕。我几乎哭出来。

我说哥哥，我想妈妈。

母亲就像神仙一样，我一想到她她就真的来了。母亲的呼喊就从身后响起。

我说哥哥，我们回去吧。我回过头，我发现身后也有一张白纸。

哥哥始终一言不发。哥哥就像一团黑影，我看见一团黑影向白纸飞奔而去。

我又开始哭泣。无声的哭泣。我的眼泪冰冷地在脸上流淌。

我瘫软在母亲怀里。母亲温热的眼泪在我脸上流淌。母亲抱着我一路往回奔，奔向身后的那张白纸。

我说妈妈，哥哥呢？

我回头望我的哥哥，我看不到我哥哥。

你哥哥死啦，你哥哥为了找你爸爸，跑到这个洞里被火车撞死的。母亲大声地哭出声来，你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再来这里，知道吗？

十万个为什么

在陶庄的夏天，除了游泳外，实在找不出理由做任何其他事情。莫文每次游泳都会叫上我。为了不惊动我父母，他偷偷地来到我家屋后，捏着嗓子学几声杜鹃叫，我听到暗号，便偷偷溜出来。莫文游泳技术在村里数一数二，在水里泡的时间和次数也是数一数二，所以村里人给他取了个外号：水鬼。

1994年夏天，像往年一样炎热不堪，跟往年夏天不一样的是，我在家等了好几天，都没听见杜鹃叫，这让我疑惑不解。有人说莫文父亲回来了，男人的巴掌比女人的响而且狠，所以莫文不敢溜出来游泳。还好，几天后莫文父亲离开了陶庄，可是屋后仍然没传来杜鹃的叫声。我不得其解，便溜到莫文家屋后学杜鹃叫，仍于事无补。头两天，我琢磨着莫文家里可能有事，走不开。可是到了第三天，还是没有回音。村里很多小孩也都在互相询问，怎么河里没见水鬼莫文？

我决定到莫文家去打探打探。

莫文家是陶庄第一家砖瓦房，青砖黑瓦，很漂亮。他父亲在城里做包工头，有钱。莫文母亲是方圆十里最漂亮的女人，但有些不待见人，因为村里有人说她丈夫在城里有个女人，所

以她把全村人都当成仇人。但我除外，因为我母亲是人民教师。陶庄大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在他们眼中教师是文化人，他们认为文化人是不会乱嚼舌根的，文化人的孩子也因此是有教养的。

我来到莫文家里，莫文抬头漫不经心地瞄了我一眼，然后接着摆弄一只黑匣子。莫文母亲倒有些惊喜之色，她一直以来都很想跟我母亲做朋友，当然，她也很高兴她儿子能跟人民教师的儿子做朋友。莫文母亲摇着蒲扇说给我泡杯茶，但那样热的天气，喝茶那不像火上烧油么？我说，天气太热，我不喝茶。

我开始注意到屋里第四个人的声音，古里古怪的声音。我环顾四周，没发现第四者。

我问：谁在说话？

莫文抬头望了我一眼，鼻孔里发出一阵笑声。我听出了笑声里的不屑与讥讽，我忽然有些悲伤。

莫文母亲用手掩着嘴巴，吃吃笑起来，并用眼神指向一个塑料匣子。我仔细一听，声音果然是发自那个塑料匣子。但接着我又迷惑起来，我问，一个塑料匣子，怎么会说话？

莫文再次表示了他的不屑。莫文母亲说，这是收音机，他爸爸前几天从城里带回来的。莫文母亲说，呆会儿就会播《封神演义》，可有意思呢。

收音机？神奇，这么小的匣子，竟然有人躲在里面说话。我说着便忍不住伸手去摸。莫文打掉我的手，白着眼睛狠狠地说，摸坏了，你赔得起吗？！

莫文母亲责怪莫文没礼貌，我表示不介意。我记起我是来约莫文出去游泳的，便用手在脸旁扇着风，我说天气好热呀。

莫文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裤，是新的，但背心还是以前那件，红色的，我还能看到去年留下的小洞。莫文将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皱着眉头，这是一副思索的架式。听了一阵，莫文又抬起头来，用手指挠了挠耳朵。接着，他抱起收音机，放在耳边摇。他的眉头像打了结的绳子，无法解开。

我说天气好热呀。可是莫文似乎并没听见。

莫文母亲把蒲扇递给我，似乎明白我话外之音，她说，小刀，天气再热，也别去河里游泳，河里有水鬼的。

这时莫文家里的老母鸡下完蛋，在屋子里咯咯地叫着。莫文跳起来，叫你妈的个X，他拿起根扁担砸向老母鸡，但没砸着，老母鸡跑到门外，继续咯咯地叫，屋里留下几根鸡毛。

莫文母亲从屋里冲出来：你这孩子冲鸡发什么火？你发它的火就别吃它下的蛋！

我说，这么热的天，别发火，不然更热的。

你要热，你就去河里游泳，别在这里烦我。莫文嘀咕着。

我每天都偷偷去河里游泳。在河里，我很多次恍然看见，莫文从水里伸出头来，双手抹了把脸上的水珠，然后对着我咧嘴大笑。我跟其他的小朋友们在水里捉迷藏，或者扔一块石头，一群小孩子钻进水底抢。我们大声笑，大声闹，我希望莫文能听到我们的欢乐，然后从村里跑出来，一头扎进河里。

夏天行将结束，我们也不再游泳的时候，莫文哭叫着从村里一路往河边飞奔，莫文母亲拖着扫帚紧随其后。村里的小伙伴们都跟着看热闹，看到莫文逃到河边，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河里。莫文母亲在岸边大叫大跳，忽然发现莫文在水里半天没出

来，她又着急起来。这时，莫文在河中央伸出头来，习惯性地用双手抹了把脸上的水珠。我很高兴，本来也想跳进河里，跟莫文一起游泳，可是我母亲也来到河边，我不敢下水。

后来才知道，莫文母亲要揍他，是因为莫文把他家的收音机拆了。

莫文每天呆在家里摆弄他的收音机。他搞不懂，一个塑料匣子怎么就会说话。难道里面真躲着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能？莫文最终断定，收音机里面肯定躲着个人，一个很小很小的人，比土行孙更小。但是，这人躲在里面，难道不用吃饭？不用吃饭，怎么有力气说话？可是有时候，莫文又听见收音机里面有两个人在同时说话，那叫说相声，难道里面躲着两个人？有时收音机里还有女人在唱歌，他又迷乎了，怎么还有女人在里面？

莫文问他母亲，收音机为什么会说话？

莫文母亲想了想，说，收音机生来就会说话，就像太阳生来就发光一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莫文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心虚，她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她没读过书。她说，那你去问刘老师。

刘老师便是我母亲，莫文给过我脸色，他不好意思来我家。莫文便不说话，锁着眉头继续思考。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封神演义》，因为里面有个苏妲己，所以让莫文母亲心神不宁，经常无故发火。莫文母亲曾经跟他父亲去过城里，她发现城里女人就跟苏妲己一样漂亮，她还有些愚蠢地问自己：如果自己是个男人，能拒绝城里女人的诱惑

吗？她摇了摇头。

莫文母亲讨厌苏妲己，进而讨厌《封神演义》，进而讨厌收音机。莫文觉得是时机拆掉收音机了。

在莫文母亲去河边洗菜时，莫文拿着螺丝刀，把收音机拆了。拆完后，他发现收音机就是一堆破铜烂铁，里面鬼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人了。

就这样，莫文母亲举着扁担要揍他时，他才跑到河边，一头扎进河里。河里，一直是我们的嬉戏地，那次，却变成莫文的避难所。莫文母亲拿莫文没办法，只有在岸边跳着脚破口大骂。

我和母亲相继闻风而来。我母亲在陶庄还是有些威望的，人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鸡犬不宁，都是靠我母亲来调解。莫文母亲最终被我母亲劝回家，母亲还示意我先把莫文带到我家吃晚饭。

莫文母亲一离岸，莫文便上岸来。

我说，你把收音机怎么啦？

拆了。

为什么拆了？

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里面有人不？

鬼影子都没有。

莫文在我家吃的晚饭，吃完饭还是不敢回家。我母亲对莫文说，我跟你妈说过了，还表扬了你呢。你们这个年纪，凡事问为什么是好事，人家牛顿就这样成科学家的嘛。你妈还问我，

你将来能不能成为科学家，我说能。你妈气就全消了。她还说，如果能成科学家，别说是拆一台，就算是拆十台，她也高兴。

莫文问我母亲，收音机为什么能说话呢？

我母亲想了想然后说，这是科学。我只是个教师，可不是科学家。

莫文哦了一声，但我知道，这个解释他并不满意，因为他眉头上的结还没解开。

夏天过去，我和莫文开始念五年级了。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表面上似乎和好了，但我知道莫文已不是从前的莫文了。他变得沉默寡言多愁善感了。

1994 年秋天，陶庄的山头竖起一排水泥杆，接着村里便装上电灯了。莫文的眉头锁得更深了。他知道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他觉得应该向爱迪生学习。每天晚上，莫文都无心做作业，他盯着电灯发呆：一个玻璃泡，怎么就会发光？他看灯泡看久了，两眼便刺得发黑，这跟看太阳看久了一样。于是莫文又问，太阳是不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泡？

在那段时间，莫文产生无数疑问。那时候的我，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上学放学，玩一些游戏，做做作业，考试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离第一名总差那么一分两分。我觉得我这成绩还不错，可是母亲不满意，她觉得我如果少玩一些游戏，就能得第一名了。

莫文很少出来跟我们玩，也不怎么做作业，很多时候就靠在门柱上，抱着胸，不明内情的人以为他在发呆，其实他在思考。“思考”在陶庄人眼里是个很神圣的词，但是他思考的样

子，总让陶庄人发笑。

有一次课堂上，莫文问成天像喝醉酒的数学老师，一加一等于几？

数学老师迷惑地说等于二。

莫文接着问，一加一为什么不等于三？

我们的那位民办教师一时语塞，黯淡的双眼开始发光，接着便像燃烧的两团火，他大声训斥说，你脑子有病呀？想一些无事生非的问题！

我跟莫文也渐渐没有了共同语言。一起上学放学，连一句话都没有。

1994年冬天，陶庄像往年一样开始下起大雪。莫文偶尔跟我说几句话，他问夏天为什么不下雪？如果夏天下雪，就不用去河里游泳了。还有，同样一个太阳，夏天为什么像火炉一样，冬天就算露出脸来，也那么温柔？

对于小学五年级的我来说，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便对莫文说，将来读大学，肯定会知道的。

莫文对我的解释自然不满意，而我，也开始觉得莫文是一个奇怪的人。

有一天，莫文没来我家喊我上学，我便等，等到快迟到了，我才开始跑到学校。莫文早就呆在教室里了。他坐在教室里，眼睛盯着某一处，一动不动，像操场上同学们堆的雪人。

1994年年关，莫文父亲从城里回来，抱了台电视机。电视机比收音机更神秘，不仅能说话，还能看到人。村里很多人去莫文家看电视，由于陶庄地处偏远，电视机只收得到一个台，

而且很模糊，里面有很多雪花。

莫文对父亲说，是不是因为到了冬天，所以电视里才会下雪？

你晓得个屁。莫文父亲也知道儿子成天胡思乱想，于是他补充了一句，你再瞎想，脑子会坏掉。

莫文不服气，他说，科学家不瞎想，就成不了科学家了。

有天晚上，莫文父母在房间里吵起来。

你在城里是不是有个狐狸精？

没有，别听别人瞎说。

你身上，我都能闻出一阵骚味来，还说没有？

小声点，别让孩子听到，像什么话？！

莫文被吵醒了。他再也睡不着，他听着父母在房间里嘀咕着，他又开始想，电视里为什么会有人？

莫文偷偷起身，来到堂屋，打开灯，然后先将音量调到最小，再打开电视机。父母在的时候，不准他研究。现在他们都在床上，而且还在吵架，他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电视里有一个黑衣大盗在少林寺偷武功秘笈。莫文想吓唬他，便在墙角拿了把斧子，在电视机前晃了几下，可是黑衣大盗视若无睹。莫文火冒三丈，莫文想，如果黑衣大盗得手了，练成了盖世武功，哪天从电视里跳出来，怕是连解放军叔叔都打不过了。于是莫文便举起斧子，使劲砸向电视屏幕。

那天晚上，我被一声炸响惊醒，接着便听见莫文父母在哭叫。村里很多人披起衣服去莫文家，想知道莫文家发生什么事

了。莫文家里的电视炸成一堆破铜烂铁。莫文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莫文父母以为儿子死了，大声哭叫着。我母亲试探了一下莫文的鼻息，她说，莫文没死，只是昏迷了。

莫文母亲一阵惊喜，那就好那就好，我就这么个儿子，死了可怎么办啊。

母亲叫莫文母亲去弄碗凉水来。莫文母亲便去厨房，她在厨房门边试探了几次，都没找着电灯开关，后来找着了，使劲一拉，开关线被她扯断了。没办法，她只得摸着黑去拿碗。打开橱柜，摸到碗，不小心掉了一只在地上，破碎的声响令我心惊肉跳。

莫文母亲端着碗水出来时，还慌慌张张的，一碗水洒了一半。母亲接过碗，吸了一口，然后喷在莫文脸上，又在莫文人中上拧了一把，莫文便醒了。

莫文睁大眼睛，惊恐地说，黑衣大盗。接着起身，摇着电视机的破架子，黑衣大盗呢？他看到地上有一堆奇怪的碎片，他用脚踩，嘴里念念有词，黑衣大盗，踩死你，踩死你。

有人小声说，这孩子八成是疯了。

十年后，我从大学里回来，见到在马路边放牛的莫文，我从书包里掏出《十万个为什么》，这是送给莫文的礼物，我想莫文如果看了这本书，想必会解开很多疑问。

莫文拿着书，满眼惊喜，嘴里念念有词，秘笈，武功秘笈。接着他却指着我的鼻子说，黑衣大盗，你是黑衣大盗。

后现代主义神话

—

我被学校开除了，这是我从学校广播里听到的。这让我有些后悔，因为我干掉了学校公告栏却没有把分布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广播喇叭用石子砸掉。那样的话，黄牙只能把这一消息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如果他还敢在公共场所露面的话，我又能在他头上弄几个包出来。这并不是很棘手的事情，在黄牙宣布我留校察看的时候我就干过。那时黄牙站在恶毒的太阳底下，他全身熠熠生辉甚是刺眼，乍一看像古代的将军，也像传说中的外星人。这使我怀疑外星人是我们古代的将军误入太空演化而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轻易地用石子在他头上弄出个包来，劲道比以前提高了两成。

我这种功夫叫“弹指神通”。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有干掉出版社的冲动。因为我曾花了28节课写了一本武功秘笈——《弹指神通》，然而却无处发表，这令我甚是光火。由于我像大多数莽汉，对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崇尚与敬畏，所以我的冲动并未演化成实际行动。

“弹指神通”当然是来自《打狗英雄传》。但这本书对这一

功夫的阐述抽象得连理论都没有，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自学成材无师自通的。

我这种功夫是小时候学会的。那时我一天大约有 1/3 的时间睡觉 1/3 的时间蹲厕所，另外 1/3 的时间我都用来对付那些狗了。“狗改不了吃屎”据说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后来被我推翻了。由于我经常蹲厕所，所以我身上难免有一种挥之不散洗之不净的臭味，所以我就成了众狗之的。为了对付狗，我“对症下药”地学起“打狗棒法”。《打狗英雄传》这本书对这一功夫的阐述多少还有些端倪，再加上我天生聪慧，一学就会。但问题是我成天拿着根木棒，样子像乞丐。这是我父亲经过仔细观察而得出的结论。他说我那样子实在是丢尽他的脸，所以我不得不扔掉木棒。

没木棒的时候那些狗经常得手，无奈之下，我铸造了一个铁皮裤子。这样一来，虽然成效显著令那些狗犬牙尽失，但行走甚是不便。你是知道的，我一天大约有 1/3 时间蹲厕所，你也知道要脱掉一个铁皮裤子是要费些周折的，所以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我开始用石子打狗并很快得心应手。一开始我专打狗头，后来由于我打狗的精确度和劲道都有所提高，就开始打狗眼和狗腿。之所以打这三个地方，一来是狗之要害，二来我生平最恨“狗头军师”“狗腿子”以及“狗眼看人低”那种人。可恨的是十几年后我又碰到那样的人，前者如黄牙，后两者如王大。

没过多久，我村里的狗不是瞎眼就是跛腿，它们一嗅到臭味就以为我来了，唯恐避之而不及。于是狗改了吃屎，真理成了狗屁。

二

提及我被开除的事就不得不提及王大，提及他的故事就说来话长了。王大是我们系篮球队的队长。他人高马大，2100毫米的个子在学校就像姚明在 NBA。但他的球技实在是太差劲了，除了能扣个把篮外就只剩下撞人。据说王大把人撞飞的最远记录是 12 米，因此没人敢去防他，所以我们系跟其他系打比赛时总能赢。

自从我入系队后，便抢走了王大所有的风头。我们在练全场球时，由我去防守王大。对此王大狗眼看人低地说：就凭你？！说完他就向我撞来，撞了一下，他发现我还是纹丝不动，便嘿嘿地笑着使出吃奶的劲再次撞来。听队友说教练看到如此情形阻止不及便闭上眼睛免得惨剧在他心里留下阴影。惨叫声后，教练睁开双眼看到结局时，脸上惊愕至极的表情甚是骇人。

自那以后我对厕所的看法有了 180 度的转变。如果不是小时候每天 1/3 时间蹲厕所，我的马步绝不会那么扎实。那么我肯定经不起王大的第一撞。王大的第二撞我避开了。就当时情况来看，如果他第二撞在我身上发生物理反应的话，我想我大概会内出血甚至一命呜呼。因为尽管我马步扎实，但我身体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弱了点，所以我避开了。王大因止步不及来了个狗吃屎。他的惨叫声就这么在空气中四射开来。

像王大这种嚣张惯了的人对此当然不会善罢干休。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几个朋友在操场上闲逛，看到几百号人向我们走来，领头的正是王大。那场面甚是壮观。王大那时候看起来很威风，只是胳膊上打着石膏脸上伤痕累累，有那么一点点

不上镜。

我那帮口口声声有难同当的朋友一个个借口尿急，而我不住地看身后，想寻一条后路以备我全身而退。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与敌人硬拼。我身后不远处是两米高的围墙，我想那围墙应该是小意思。

事后我回想起这一幕时，大脑里闪现出这样的画面：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一个个革命同志都背叛了革命，而我一个人临危不惧，最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之下，我为国捐躯，跟儿时所崇拜的英雄一起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我并没想到如此英勇的画面，这多少让我有些遗憾。

其实，那时我也想过对付他们。但我身上只剩下30来颗石子。这跟我父亲也有莫大关系。在我小时候用石子对付那些狗时曾用一只麻袋装石子，走到哪就扛到哪。但我成天扛着个麻袋样子也像乞丐，我父亲再次反对，我不得不马上扔掉麻袋。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纵使我有300颗石子也不能在他们欺身前把石子打完从而把他们全部打倒。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何况他们有四百多只手。

我当时把三十多号人弄到地上嗷嗷大叫，其余的人都吓呆了。我趁机转身就逃。我听到一个人大喝一声：冲啊！为兄弟们报仇！我想在小时候他们肯定追不上我，那时连狗都追不上我何况他们连狗都不如。在我纵身上围墙时，一个外号大狗的家伙把我拉了下来。据说那家伙在大运会上弄了个短跑冠军，被他追上总算没辱没我一世英名。

我被拉下来后，就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准备承受他们的千锤百炼。

我之所以双手抱头，一来是怕破相，二来是怕脑震荡。不管哪一条成立，以后追姓朝代的女生我都没希望了。

当时我两腿发抖嘴唇哆嗦，并且有小便的意思。我一紧张就这样。因此，在后来每每向女生表白时，总半途而废去了厕所。

我蹲了大约一分钟之久，我的千锤百炼还没有开始。我正纳闷之际，听见他们说，他，就是他把我们打成这样子的。我慢慢抬起头，看见一个满口黄牙的家伙向我走来。他说，你，跟我走一趟。

他就是黄牙。据说是系里什么主任。他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还让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检查。

我走的时候看见王大双眼泛着绿光。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些狗，然而我身上已没有石子了。

就在那时我开始对黄牙恨之入骨，因为我只是不小心踩了一下草坪他就罚我 100 元；我的口水无意中流到地上他罚我 100 元——短短两个月内他罚了我几百元。那些事迹在一张张照片上有明确记载，这说明证据确凿，证人是王大。这使我哑口无言无可辩驳。狗头军师和狗腿子是那时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

事实上在我写一万多字的检查时，我还没有对黄牙恨之入骨。毕竟是他的到来才让我避免遭受千锤百炼。

我就是在那种背景下认识姓朝代的女生的。

① 姓朝代的女生：姓“宋”或姓“秦”的女生。——编者注。

三

姓朝代的女生在第三节中正式登场，这并不表示她不重要。事实上她在我的神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曾一度使我魂牵梦萦，在我的记忆中将成为难以磨灭的一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被开除也与她有一定的干系。

某天，我路过学校公告栏，发现一个女孩在哭泣。我问她为何如此，她指着公告栏哭得更伤心。我当时气愤难当，妈妈的小小公告栏竟敢如此造次！于是我一怒之下一拳将之击毙。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女孩很漂亮。如果不漂亮，问题绝不会这么严重伤及到公告栏。那女孩当然就是姓朝代的女生。

后来东窗事发，姓朝代的女生交待问题时，说她指的是公告栏里的《补考不及格名单》，也就是说我打的应该是那名单而不该伤及无辜。

这件事是王大告发的。那段时间王大成天跟踪我，搜集我的劣迹，比如我不小心踩到草坪，比如我见到美女把口水流在地上，等等，他将我这些违反校规的行为记录在相机里，然后去黄牙那里告状，我因此成天疑神疑鬼总感觉背后有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然而当我转身时并未发现王大，如果让我发现我肯定会毫不客气地在他头上弄包。

干掉公告栏，黄牙给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这让我对黄牙恨之入骨，每次公众场合见到他，我就忍不住在他头上弄包。

后来，姓朝代的女生碰到我时说，那次连累你真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见到漂亮女生就头脑发热失去理智。

后来姓朝代的女生说她要离开时，我还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每每回想起这些就甚是后悔。

关于姓朝代的女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次我在空旷的操场上游荡时，碰到了姓朝代的女生。她刚跑完步，香汗淋漓，脸蛋红扑扑的像苹果。我的理智又丧失了。我说苹果苹果苹果。她说你喜欢吃苹果呀？我也喜欢。我说喜欢喜欢喜欢。事实上我并不很喜欢。她说那下次我请你吃苹果。我说好呀好呀好呀。

后来姓朝代的女生送了我 10 公斤苹果。那苹果在我眼里忽然就一下子变成她的脸蛋。于是我抱着她的脸蛋就啃起来。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花枝乱颤。

我从那时起开始喜欢吃苹果并一发不可收拾。这导致我从偏瘦 4 公斤直达偏瘦 14 公斤，我因此知道苹果是可以减肥的，难怪女生都爱吃。我对姓朝代的女生的感情也越陷越深。尽管如此，我仍然乐此不疲地吃着苹果，尽管我会因此一直瘦下去一直瘦下去。

我真的很喜欢姓朝代的女生，但她并不喜欢我，这令我甚是沮丧。我不止一次地想对她真情告白，可每次都半途而废去了厕所，所以我不得不像其他庸俗的人一样写起情书来。我每封情书给她后就甚是紧张，然后就冲进厕所。我在厕所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我想我的马步肯定比以前更加扎实了。但我写了 48 封情书她只回了两句：我不喜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男生。雪上加霜的是后一句：何况你四肢并不发达！然后把那 48 封情书全都退给我了。我在重温那些情书时，竟然发现每篇情书都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对苹果的喜爱，只是在结尾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所以爱老虎油（I love you）。

四

我跟黄牙和王大的较量使我在学校里声名鹊起。我曾一度成为同学们的偶像，那些女生忽略我的长相开始与我频频接触。每天我能收到一大堆情书，但我只喜欢姓朝代的女生。为了表示对她的痴情，我在操场上当众焚烧所有的情书。当时，几乎全校学生都聚集在操场上。女生们在哭泣，男生们给她们递纸巾。情书一直烧了三天三夜，她们一直哭了三天三夜。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她们在集体哭灵。而我的第一反应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这种想法让我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扶摇直上。这就是 21 世纪最震惊的校园焚情事件。

三天三夜后，那些女生抹了一把眼泪就走了，后来她们一见到我就白眼连连，这与我想象中的泪水涟涟大相径庭。如果有条件的话，她们还会依偎在男生怀里。这使那些男生乐不可支，而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

女生们对我恨之入骨，男生们也不欢迎我，他们说我愚弄他们。这一点我很冤枉。

我把黄牙打得满头是包，样子像如来佛，我投篮百发百中取代王大成成为球场风云人物，这使得那些男生纷纷向我拜师。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我给他们人手一册《弹指神通》，然后跟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资质太差连那秘笈都看不懂，这就让我为难了。那些理科天才说看懂秘笈比证明费马定理还难。我的秘笈里虽然用了不少代数几何物理知识，但我觉得并不难呀。后来他们说我愚弄他们。我跟他们解释：用石子击中目标跟石子的重量、到目标的距离、用力的大小以及石子在

空气中的阻力都有关，这样才能算出石子投掷的弧线从而百发百中。然而他们还是不信。

于是我就改教他们马步。学好马步至少可以阻挡王大而不至于撞飞呀。他们欣然同意。我为了让他们早日出师就给他们吃一些速成药丸——泄药。我想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蹲厕所，马步肯定能学好。但他们并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用了几次后，说我又在愚弄他们，于是一个个都背叛师门，还对我恨之入骨。

五

我在全校最不受欢迎的时候，已经到大二下学期了。到大三我再回想起以前的生活，我才猛然发现我的神话在日趋没落。这让我甚是沮丧。我无数次对自己说不能这样我要有所作为。

那时我买了辆“宝马”。有了“宝马”，王大再也不能成天跟踪我了。但是我还没骑到一个星期，“宝马”车胎就被人给弄破了。我推着“宝马”去修的时候看见一条狗对我呲牙咧嘴，而且双眼还泛着绿光，我似乎又回到儿童时代了，于是一石击去。我听见一声惨叫：我的眼！定睛一看，发现那狗是王大。我就是这样被开除的。

我终于该走了，也许到社会那个更广阔的天地里我的神话会出现第二个春天。所以我拖着行李走出校园时，心里很坦然。唯一值得我留恋的是姓朝代的女生，我真的很喜欢她，然而我只能在想象中继续我与她的爱情。比如在那条空荡荡的街道上我能看见姓朝代的女生向我姗姗走来，脸上带着微笑。

14 岁的瓦刀

—

14 岁，我将一把瓦刀别在腰上，像电影里的侠客，神气活现。我对村里的小伙伴们说，刀哥我去闯荡江湖啦。我妈在那几天一个劲儿地哭，见到我这样子，边抹眼泪边笑了。其实也不是闯什么江湖，我是去一个叫驻马店的城市打工。第一次听他们说驻马店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猪马店呢。在开往驻马店的汽车上，我说，我们是去养猪喂马么？全车人都笑了。

驻马店是一座城市。我们一群人背着大包小包从汽车站走到工地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东张西望，一会儿数路边的高楼有多少层，一会儿又数马路上有多少小汽车，偶尔还抽出瓦刀在空中挥舞。可惜大街上没有强盗调戏良家少女，不然我可以拔刀相助来一曲英雄救美。

工地很破，地上到处都是烂砖头，还有一些方木横七竖八乱糟糟地堆着。一左一右立着两幢楼，一幢由我们湖北包工头承包，另一幢由河南包工头承包。老板姓赵，由于赵老板资金不怎么雄厚，两个工地共用一台搅拌机。包工头李进说，去年经常因为搅拌机的事跟河南人打架。

工棚更破。墙是用红砖码起来的，赵老板舍不得水泥，没在墙壁上抹水泥灰，所以显得千疮百孔的样子。为了挡风，墙壁的缝隙里塞满了破报纸和臭袜子。工棚里有两排通铺，所谓通铺，就是两张以上的床摆成一排，一排通铺能睡十几个人。床上方横七竖八地扯了一些铁丝，上面挂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和像丝瓜一样的毛巾。屋里弥漫着脚臭汗臭味，能把人给熏死，简直不像人住的地方，比家里的牛栏猪圈好不到哪去。

我的瓦刀没派上用场。李进让我开吊栏，他说我屁大一点儿人，一块砖头都搬不动，还做瓦匠？我说搬得动，还特意跑去工地一口气搬了五块砖进来。可是这五块砖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做不了泥瓦匠，我的瓦刀也没闲着，成天别在腰上，我跟工友们说，我是带刀民工。

早上天没亮，李进就拿着一个破铁盆敲起来，说还有谁不起床，就把你被窝给端掉。驻马店的初春，天气有些冷。早上用冷水洗脸，大伙都冻得像条眼镜蛇，嘴巴里发出咝咝的响声。

李小江说他是我师傅。我说，你也就比我大一岁，神气个屁呀。李小江说，我是这个工地第一任吊栏操作员，你是第二任，现在由我来教你开吊栏，你说我是不是你师傅？我说屁，你请我下馆子，我就叫你师傅。李小江说，屁，徒弟请师傅下馆子还差不多。我说屁，那我请你下馆子，你叫我师傅成吧？李小江说那算了，还是我请你吧。

开吊栏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一天就学会了。晚上李小江带我去吃馆子。我说洗完澡换身衣服再去吧？李小江说，换个屁，穿破点脏点安全些，那些地痞流氓一看就知道我们没钱，也不会为难我们。我说咱不怕，我带着瓦刀，让他们晓得我瓦

刀的厉害。李小江鼻孔里发出一阵笑声，比划着说，就你这破瓦刀？人家有这么长的砍刀，你这么短一点，斗得过人家么？李小江接着说，把你瓦刀收起来，拿出去也不怕江湖朋友笑话。

来到工地外面，李小江说，小刀，你等等，我去买点粮草。没一会儿李小江就回来了，嘴里还叼着根烟，神气活现的。李小江说，要不要来根？我摇了摇头，说，不搞，吸烟有害健康。李小江说，不会抽烟，会让江湖朋友笑话的。我说屁，你叔知道了，肯定让你屁股开花。李小江一下急了，小刀，你可别跟我叔说啊。我一声奸笑。

李小江请我吃刀削面。那碗真大，像个小盆似的。一碗还没吃完，我们的肚子就胀得不行了。吃完面，我们跑去路边商店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神雕侠侣》。李小江说，如果去晚了，就不能站前排了，我们个子矮站后排是看不到的。

二

包工头李进是李小江的叔叔，李小江还有个堂哥，叫李海洋，在工地做大厨。李海洋做饭还可以，但经常把饭给煮糊了，原因是他做饭的时候老看书。有一次，我开吊栏的时候，听见厨房飘来一阵焦糊味，便跑去看。李海洋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书，边将柴禾往灶炕里添，那样子把我笑死了。

中午，李海洋边吃饭边看书。李进扒了两口饭，问李海洋，怎么又烧糊了？李海洋看书很入迷，没听见。李进一把抢过李海洋手中的书，说，看个屁书，书能当饭吃啊？老子不读书，不照样接工程？！说完，便准备把李海洋的书往灶炕里扔。李海洋急了，把饭碗一扔，便操起一把菜刀，作势往李进身上砍去。

李进吓得扔下书落荒而逃。整个工棚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李海洋平常斯斯文文的，还戴着副眼镜，竟然还敢砍人，砍的人还是包工头。还好，包工头李进是他叔叔，不然事情不知道闹到什么田地。

书就是李海洋的命。李海洋很小气，表现在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过买书倒很大方，每次去书店，至少得买两本。但他的书却从不外借。他做了个木箱，书都装在箱子里，还上了把大锁。如果不把这些书锁上，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工友撕了当手纸用。

李海洋的书是《平凡的世界》《家春秋》《红楼梦》之类的。我觉得这书肯定不好看，哪有《射雕英雄传》好看呀。我小学六年级的同桌，家里有很多书，都是武侠小说，他经常带到学校来看。他看完就给我看，我看完，他再带回家。我就是因为上课看小说多了，除了作文写得好外，其他几门功课全都不及格。

因为李海洋，我们湖北和河南两帮民工打了一架。那天，李海洋边看书边往厨房走，在拐角处，撞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河南帮的，二十来岁，因为脸上有个刀疤，大伙叫他刀疤刘。刀疤刘正拿着根胡萝卜边啃边往外走，与李海洋撞上了。

刀疤刘把李海洋推到在地，捡起李海洋的书便撕。李海洋爬起来，便跟刀疤刘扭打在一起。李海洋当然打不过人家了，他被刀疤刘按在地上。这时不知道谁吼了一声，打架了。接着李进冲出来，见刀疤刘把李海洋按倒在地上，怒气冲天，跑过去，一脚踢在刀疤刘屁股上。刀疤刘来了个狗吃屎。

接着，两帮人操着钢管铁锹，对打起来。河南帮的工头姓徐，大家叫他徐光头。他也不是好惹的，一马当先，便往湖北

阵营里冲过来。这时有人喊了声，警察来啦。两帮人扔下武器，作鸟兽散。

说警察来了的，就是我。没想到这招真管用。如果我不用这招，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事情过去了，两方也没再追究，反正大家都没占到便宜。如果哪一方占了便宜，另一方就不会善罢甘休。

这一架打了后，春雨连绵而来，一直下了十几天。我跟李小江最喜欢雨天了，因为雨天工地不得不歇工。歇工时我便也买来一些武侠小说，在工棚看。李小江不喜欢看书，经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大多数工友们则在工棚里下棋打牌。他们的脸上也一副阴雨连绵的表情。因为他们不能耽搁，家里有老有小，等着用钱呢。

三

在一个雨天，我的书看完了。吃完午饭后，李小江说，小刀，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我说能有什么好地方？李小江说，我保证你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我说，李小江，你要骗我，我回来告诉你叔，说你偷着抽烟。李小江说，好，如果我没骗你，你得请我下馆子。

我穿好衣服，把瓦刀别在腰上。李小江一把抢过瓦刀，扔进床底下去了。李小江说，你怎么老惦记着这把破瓦刀？说完，李小江打着把破伞，把我拉出门了。像往常一样，一出门，李小江便迫不及待地点上根烟。我们穿过一个菜市场，再穿过两条马路，拐了三个弯，远远地便能看到“火车站”三个字。

我说来火车站干嘛？李小江说，看录像。一提到看录像，我还是很兴奋的。火车站有很多录像厅，门口一律挂着个木牌，上面写着当天放映的剧目。看上去，电影都好看，不是刀光剑影就枪啊炮的。李小江说，怎么样？没骗你吧？我说，晚上回去我请客。

李小江找了一家偏僻的录像厅，他说要碰到工地里的人就麻烦了。录像厅门口挂着一块又脏又破的黑布，售票的是两个精壮的男人。门票三元一张，我抢着把钱付了。两个精壮的男人望着我和李小江神秘地一笑。

录像厅内部空气浑浊，一股烟味和汗臭混合在一起，但为了看录像，我捏着鼻子忍受着。屋里面没有开灯，隐约看见一些民工打扮的观众。录像机的光亮照在他们幽暗的脸上，泛着微弱的光亮。除了录像片里的声音，还有很多嗑瓜子的声音。

看了一会儿，李小江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李小江说好看个屁，你真没见过世面，这有什么好看的，待会儿有更好看的。李小江神秘地笑着，在微弱的光亮里，他的笑容被涂上一层浓郁的阴影。

放完一部片子，电灯打开了。有观众吵着说来点刺激的。李小江附在我的耳朵上说，马上就放好看的了。只见放映员从后屋拿出一个黑匣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部片子，然后关掉灯。我很兴奋，马上就有好看的片子了。

画面还未出来，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声，还有男人的喘息。接着出现了一棵不算很粗的树，树在剧烈地抖动，很多树叶悠悠地飘下。我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起来，心里像有一只鼓在咚咚地敲，而且越敲越快。然后画面往下移，一个一丝不挂的

男人抱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像两条蛇纠缠在一起。

我的下体开始胀痛，像有颗子弹要冲出我的身体。我看着李小江，他张着嘴，身体不时地扭动。我扯了扯李小江的衣角。李小江不耐烦地说，干什么？他的眼睛像一颗钉子钉在录像上。我说小江，我们回去吧。李小江说钱都付了，不看完划不来。

我受不了，便准备一个人回去。走到门口，两个精壮的男人看了看我的下体，不怀好意地笑起来。雨仍然在下，并没有停的意思。我走在潮湿的街道上，刚才的画面还在脑海中闪现，我想摆脱它们，便拼命地往工地跑去。

四

春雨过去后，工地里来了个姑娘，是河南包工头徐光头的儿子，徐光头总喜儿喜儿地喊，所以我知道她名字。但李小江就不叫她喜儿了，他叫她小龙女。李小江想让我叫他杨过，我说门都没有。

我跟喜儿就像两颗石头，有过碰撞，但没碰出火花。喜儿在工地不上班，平常就洗洗衣服什么的。我开吊栏时，经常看见她搬着一盆待洗的衣服，一边搁在细细的腰上，另一边用手扶着，空出来的一只手很有节奏感地摆动着。我总是紧紧地盯着她看，有时喜儿从我身边经过，还对我吃吃地笑。

喜儿笑起来很好看，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水中，笑意从她嘴角荡漾到整张脸上。我不知道荡漾到身上没有，因为她穿着衣服，我看不见。

晚上我就做梦。对于春梦，我的理解来自于王强和李小江。

王强说春天做的梦叫春梦，这很容易理解。但李小江说梦见女人的梦才是春梦。这就让人有点费解了，但不管他们哪个说得对，我做的梦都算是春梦。

喜儿搬着一盆待洗的衣服，走啊走啊走啊，路过工地里的水龙头，可是她并没有停下来洗衣服，也许她嫌城里的水脏；她接着走啊走啊走啊，然后莫名其妙地走进一个森林，路过一条河，河水清澈见底，能看见五颜六色的鱼在里面东游西逛，可是她还是没有停下来，也许她不想污染一河清水；她仍然走啊走啊走啊，消失在一个灌木丛。

我以为喜儿小解，小时候在山上放牛，不管男女，不管大解小解都在树林里解决。我也想小解，可是解开裤子发现并无尿意。

这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声，从灌木丛里传来，我猜想八成是喜儿遇到一条蛇，树林里总有神出鬼没的蛇。我循声望去，发现一棵树在剧烈地抖动，像一个人哈哈大笑。完了，喜儿遇到的肯定是野猪。我在地上一摸，竟然摸到一把铁锹，我操着铁锹跑过去救喜儿。

我钻进灌木丛，先是把我惊呆了，然后铁锹掉在地上。我看到两个白花花的人像两条蛇一样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男人，另一个是女人，女人是喜儿。令我又气又恨的是，男人居然是王强。

树叶像雪花一样哗哗啦啦往下掉，我尿裤子了。醒来时，我的手还在裤衩里，手上滑滑腻腻的。

此后我经常做梦，录像的画面经常出现在梦里。喜儿在水池边洗衣服，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去接近她。我去水池打一桶水，

或者把铁锹弄脏然后去水池边洗干净。我接近喜儿，就像接近一朵荷花，我能闻到喜儿身上的香味，甚至似乎能看透喜儿白白花花的身体。

五

李进让王强开搅拌机。原因是王强长得很壮，河南开搅拌机的不敢跟王强起争执。通常他们俩轮流搅水泥沙浆，这个搅的时候，另一个就去筛沙。两人一直相安无事。

王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脾气很坏。比如他拉着翻斗车去吊栏，路上一块砖头不合时宜地挡住轮子。他拉不动，便气呼呼地放下翻斗车，捡起地上的砖头，狠命地往地上砸，有时砖头很结实，一下两下砸不坏，他就去找把铁锤，一直把砖头砸得稀巴烂。看着他那样子，我总是个劲地笑。

王强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接近喜儿，他见到喜儿就嘿嘿傻笑，样子很讨厌。我在不远处开着吊栏，经常趁他不注意，用石子打他。我的手法很准。打到他，他便破口大骂，四处张望但不知道是谁下的黑手。喜儿在一边笑得花枝乱颤。

有一次，王强发现是我打他，便冲过来跟我打架。那时吊栏正开到四楼，王强一脚踢在我手上。我松开吊栏，从腰间拿出瓦刀便捅向王强。当然，瓦刀不是菜刀，没有刀锋，是捅不死他的。王强看上去笨头笨脑，但身形还是很敏捷的，一把就夺走我的瓦刀，扔了老远。

我跟王强扭打在一起，我当然打不过他啦。他把我按在地上，不能动弹。我满嘴是泥，看着吊栏急速地往下降，如果掉在地上，肯定砸得稀巴烂。就在吊栏快落地时，突然一下停了。

我挣扎着侧过头来，是李海洋把吊栏控制住了。

李小江在楼上干活，见我跟王强打架，便冲了下来。他掐着王强的脖子。李小江说，王强，你他妈松不松手。王强被掐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他松开我，反过身对付李小江。一出手，便把李小江按倒在地。

我从地上爬起来，抄起一根方木，敲在王强头上。王强像一摊烂肉趴在李小江身上。

我以为把他砸死了。我和李小江一个劲地哭。四周一下子围了很多，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李进气喘吁吁地问怎么回事。李海洋说王强被我打死了。李进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试探王强的鼻息。李进说，王强还没死，赶紧送医院。我们都松了口气。

王强只是昏厥过去，刚送到医院，便醒了。也许是经历过死里逃生，王强开始怕死，以前在工地像头凶狠的豹子，现在却像只小绵羊，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没过多久，喜儿开始有了心事，成天愁眉不展。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跟赵老板有关。虽然我记得在喜儿愁眉不展的前一天，赵老板开着小轿车来工地，那时喜儿正在洗衣服，赵老板远远地看着喜儿，发了好一阵呆。

六

夏天接踵而至，楼房也封顶了。吃完晚饭，工友们就扯一根水管，拉到楼房里，一群光着屁股的男人，一起洗澡，互相粗言粗语。他们洗完后便到街上一些商店门口看电视。我有时

跟李小江一起出去玩，有时在屋里看书。后来实在太热，便拿着凉席去楼顶乘凉。

楼顶总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乱七八糟地吹，还算凉爽。我在上面看月亮，看星星，或者看远处阑珊的灯火。李小江对月亮星星不感兴趣，便一个人上街去玩。我一个人想些心事。

楼房对面也有一幢六层高的房子，两幢楼房之间距离不到三十米。那幢房子也是新建不久，现在已住满了人，很多阳台上晾着衣物，还有一些花花草草。有天，我坐在凉席上，无意中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

我发现，女人穿睡衣很好看。她站在阳台上，怔怔地出神，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有时她在客厅里像鬼魂一样走来走去，一会儿走到卧室，一会儿走到洗手间。像在寻找某件东西，又像在梦游。

后来某个夜晚，我看到她在洗手间洗澡。洗手间窗户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太小，这并不可恨，可恨的是窗玻璃上有花纹，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影，白花花的人影。我又想起那次看的录像。

每天晚上，我都躲在楼顶观察她。有一次，她空荡荡的屋子里多了一个男人。男人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很平常很普通。我看见他们俩在洗手间洗澡，两个白花花的人影纠缠在一起。我又想起那天的录像。我闭上眼睛。

我终究是抵挡不住诱惑，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丝不挂的男人抱着同样一丝不挂的女人，穿过客厅，迫不及待地来到卧室。卧室没开灯，我想他们肯定来不及开灯。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他们会是什么关系呢？夫妻？情人？我猜测不出。后来他

们不见了。那个阳台上再也没出现过那个穿睡衣的女人，那个屋子也没再亮起灯光。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是幻觉？

我开始想念喜儿，想象她的笑容，她的身体。有时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录像里的画面。喜儿那段时间成天呆在屋子里，很少出门。偶尔在水池边洗衣服，她还会痴痴地发呆，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像吊着一把大锁。

赵老板几次开着轿车来工地，他把徐光头叫到一边，不知道说些什么。喜儿这时候，便把房门关得死死的。

七

那些胡思乱想让我觉得有些羞耻，上班时见到有工友对我笑，我就以为别人知道了我的心思。为了不再胡思乱想，我陪李进下象棋，来打发时间。李进住的是单间，屋里有电扇，还不算很热。偶尔有其他工友陪他下棋，我便在一边观看。这样过了几天，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有一天晚上，刀疤刘满面是血地跑回工地，他后面还跟着一群陌生人，他们拿着刀和木棍。李进一看说糟了，是地痞。李进让我去外面小店，把工友都叫回来帮忙。说完李进抄起把铁锹便闪进河南民工的工棚。

我把工友们叫回来时，地痞们正在河南工棚门口和李进他们对峙着。河南工棚里人不多，把李进算在内，总共也就五六人。如果真打起来，肯定吃亏。幸好我们回来得快。

两帮民工冲到近前，早在工地里抄了钢管或方木，里外把二十来个地痞围住了。双方对峙，我们也不敢先出手，毕竟我

们只是打工的，不敢惹这些人。面对地痞更不敢动手了，因为根本斗不过他们。

徐光头从他的房间拿着包烟走出来，发给地痞们抽。他说，各位大哥，看在我们都是河南人的份上，消消火。先把事情弄清楚，我弟兄如果做得不对，你们想怎么办，冲着我徐光头来。当然，就算我弟兄没做错，各位兄弟们劳师动众的，我也不会让你们空着手回去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刀疤刘在街上玩，见两个小地痞在调戏一个女孩。他看不惯，便上前替女孩出头。两个小地痞不是刀疤刘的对手，挨了两拳便跑了。女孩哭哭啼啼地感谢刀疤刘。刀疤刘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叫女孩赶紧回家。

刀疤刘看着女孩走远，点了根烟，刚抽了一口，便发现被人团团围住。刀疤刘定睛一看，是那两个小地痞带来的人，他们手里拿着刀和木棍。刀疤刘从包围圈中冲了出去，头上挨了一棍，鲜血直流。

事情弄明白后，徐光头说，这个事情，我的人做得没错。但我也不想得罪各位兄弟。这样吧，我这里有五百块钱，各位兄弟拿去喝酒，算我徐光头给各位兄弟赔礼。领头的接过钱，好，兄弟够哥们，今天这事就算了。然后扬长而去。

地痞走了后，徐光头向李进道谢，他说，老李，平常我们有点小摩擦，我徐光头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很感谢你今天仗义相助。李进说，不必客气，咱都是来城里打工的，都不容易，你们有难，我们当然不能不管。

当天晚上，徐光头叫人去外面买了好几箱啤酒，还有瓜子花生米，和一些卤菜，河南湖北两帮民工一起大喝了一顿。从

此以后，在工地两帮人再也没闹过矛盾。

八

李小江跟刀疤刘混到一起，他们两个一起出去玩。我跟李小江渐渐疏远了。偶尔吃饭的时候，李小江会凑到我跟前，他抱怨上班太累，有时将筷子往碗里一插，伸出一只手，他说，看看，我学砌砖几个月了，手上的茧子都磨破几层了，不过，再学半年，就应该能学会了。

有天晚上，我刚洗完澡，李小江从外面回来，他拿着两根冰棒，给了我一根。他说刀疤刘那小子走桃花运了，上次在街头英雄救美的那女孩，昨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了。那女的也是来打工的，是卖馒头的。刀疤刘卷了铺盖去跟那女的一起做馒头去了。

我一直沉默着，想着心事。难道就这么在工地做一辈子？我问李小江，你想过将来没有？你的理想是什么？

李小江想了想说，我现在砌墙也是那么回事儿，再学半年，我就是大工了，工资能涨十块。我要挣很多很多钱，回家盖幢两层小楼房，然后像刀疤刘一样，娶个媳妇，生个娃。

我说，你想过回去读书么？李小江不屑地说，读个屁书，我爸写信来，问我回不回去读书。如果想读书，就跟海洋哥一起回去。如果不想读就算了。我说，李海洋要回去？李小江说，对，过两天就回，他回去复读高三。

我说，你为什么不读书呢，要是将来考上大学，就可以去城里过好日子了。李小江说，万一考不上呢？我海洋哥读了几

年高中，把家里钱都花光了，哪晓得去年没考上大学，他想复读，我大伯不同意，他这才自己出来挣学费。

李小江吸了几口冰棒，接着说，想想看，如果像我这样，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又能节省很多学费，又能打工挣钱，我村里像海洋哥那么大的，好多都盖了新房，有的都快娶媳妇了。海洋哥如果复读一年，还没考上，看他怎么办！

李海洋真的走了。走的那天他对我说，小刀，我这一箱书，你看看喜欢哪些就拿去。我有些难以置信，爱书如命的李海洋会送书给我。李海洋说，看得出来，你跟小江他们不同，你喜欢看书，这是好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现在回家，你挑几本书做个纪念。

我看着李海洋整箱的书，像面对一大桌美味佳肴。我摸摸这本，又摸摸那本。李海洋说，你可别想着我全给你啊，来，我给你挑几本。李海洋把《平凡的世界》《家春秋》送给我，他说你就看这几本吧，这几本很不错，我相信你会喜欢的。李海洋又把《新华字典》送给我。他说，有不认得的字，就查字典。

李海洋走后，我每天晚上都窝在床上看书。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心静自然凉”，也没再胡思乱想了，日子也渐渐充实起来。我发现，《平凡的世界》真的很好看。孙少平的爱情友情深深吸引了我。很多年以后，不管我面对多大的苦难，我都能像孙少平一样坚韧地活着。

九

工程就快完工了，每天吊栏很闲，吊栏闲了，我也就闲了。我闲的时候，经常坐在吊栏操作棚里偷偷看书，当然不能让李

进发现。有一次被李进发现了，我担心他会把我的书撕掉，没想到他说，小刀，你年纪小，多读点书是对的，但开吊栏时千万别打野，不然会出事故的。

就在那天，刀疤刘卷着铺盖垂头丧气地回工地了，他这样子真像一个斗败了的公鸡。王强过去问刀疤刘怎么回事？刀疤刘没说话。王强接过刀疤刘的铺盖，送回工棚。晚上，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女孩把刀疤刘抛弃了，抛弃不打紧，更惨的是把刀疤刘半年的工钱也卷走了。

秋天来了，工程也结束了。但是赵老板却压着工资不发给我们。工友们很气愤，一个个抄起铁锹准备杀往赵老板家里去。李进和徐光头只得安抚大伙，说会想办法的，叫工友们别乱来。

第三天早上，工友们走出门时，发现地上一摊血迹，便大喊，死人了死人了。我从梦中惊醒，出来一看，是喜儿。那时候李进和徐光头都醉倒在床上还未醒来。大伙把他们摇醒，一听说喜儿死了。他们一下子惊醒，冲出门外。

从工友口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原来，昨天赵老板叫李进和徐光头一起去结算工资，赵老板叫徐光头把喜儿带上。为了把工程款结清，徐光头没办法只得带上喜儿。赵老板几次跟徐光头提起喜儿，他说想认喜儿为干女儿。徐光头当然看得出赵老板的企图。这次有李进陪着，想来赵老板也不能把他女儿怎么样。

赵老板带他们仨去酒店吃饭。酒桌上有很多朋友，他们把李进和徐光头灌醉了，被人送回工地。喜儿单独住一个屋，她没回来工友们也不知道。

之后赵老板做了什么事，也就不不用说了，傻子都能猜出来。

据工地外面的小店老板说，他们即将打烊时，看到一辆轿车停在工地门口，一个女孩走出来。拖着步子，慢慢往工地走。轿车调头就回去了。那个女孩应该就是喜儿。

赵老板在当天派人把工资送到工地，他不敢来。徐光头把工资发给大伙，然后去厨房别了把菜刀，他说要杀了赵老板。李进把他拦住了。他说不能蛮干，先报警，警察会给你个公道的。

我的工资结了，李进带着工友们转移工地。临走前，我拿着把铁锹，在喜儿跳楼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将腰里别的瓦刀埋进坑里。来到新工地后，我跟李进说，我回去读书。李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读，将来上大学。我狠狠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李小江把我送到火车站。李小江说小刀，你考上大学，我回来看你。我说好。在火车上，我无意中看到同座的旅客手中拿的报纸，上面有一个惊人的新闻：包工头为讨要工资砍死老板……

江北女子

—

我来到江北。这是个陌生的小城，走在江北老城区时，感觉江北是一个恬静的女子。我喜欢这种环境。可是在新城区，那里耸立着一幢幢高楼，竟然让我无所适从。所谓的现代化正在侵略整个地球。江北的女孩就像小城一样，在这种侵略面前，显得手足无措。

我在老城区看到这样一个女孩，她长发披肩，穿着一件浅绿色的毛衣，戴着长长的耳坠，斜挎着一个浅粉色的包。她低着头安静地走在老城区的石板路上，我一路尾随着她，还有风伴随着我。到新城区时，她四处张望，脸上显露出一丝羞涩的茫然。

女孩很漂亮，但我不能再这么观赏下去，我得赶紧找个工作，不然很快就得露宿街头。这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棵菜，等着被出卖。去了几家招工的单位，发现卖掉自己很容易，可是卖出个好价钱就很难了。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卖。

我在江北四处转悠，心灰意懒的时候，竟然再次遇见那位女孩。我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我喜欢给陌生的人取绰号，印象中取得最经典的名字叫“天山童姥”，那个女人三十来岁，身材小巧玲珑，最要命的是竟然扎着两个羊角辫。给她取了名字后，我笑得就快在地上打滚了。

这女孩也不例外，我给她取了个很美的名字，神仙妹妹。当然我这是效颦段誉。神仙妹妹在马路边停了下来，往前方张望，看样子在等车。她旁边是一家超市，名字叫苏果。超市门口进进出出很多人，一个乞丐伸着碗，人们远远避开。

越是有钱的地方人们越吝啬，这里至少比我的家乡繁华，但金钱让人的腰板硬起来的同时，也让人的心变得坚硬。乞丐将碗伸到神仙妹妹面前，神仙妹妹回过头，从包里掏出几枚硬币，留了一枚在手中，另外几枚轻轻放进乞丐的碗里。

城市的街道就如同一条河流，人是河里的虾米，自行车是小鱼，摩托车是泥鳅，小轿车是鲫鱼，而汽车就是大鱼了。大鱼嘴巴一张，便能吞进很多小虾米。神仙妹妹就这么被吞进去。我鬼使神差的也跟着钻进公汽。

车上大多数都是女孩，这让我很好奇，好像误入女儿国。江北女孩用方言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神仙妹妹将包放在胸前，眼睛不时地望向窗外。窗外马路边，一字排开的白杨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正在检阅士兵的将军。我想，如果这些树都是柳树多好啊，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自个是在挑选佳丽三千的皇帝。

没过多久，大鱼游到一个工业区，像倒垃圾一样把整车的乘客全倒出来。马路边枯黄的杂草丛生着，间或露在外面的土

壤黑得跟石油似的。那些白色的厂房，看上去都是新建的，有的还没投入使用。厂内很少有人走动，偶尔有几条狗有气无力地叫喊几声，了无生机。

我跟着神仙妹妹来到一家玩具厂。这个厂有着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佳火玩具有限公司。听上去像假货玩具有限公司似的。厂里正在大量招工，我很幸运地把自己给卖掉了，价钱还成，做仓管，月薪一千五。

二

厂里有很多女孩，大多数是江北附近村镇的。也有远道而来的，比如总经理秘书。她叫小张，来自湖南。短发，圆脸，总体还算得上漂亮。不过，我对她印象不好，因为她身上香味太浓了。我觉得抹香水就像炒菜放盐，盐放多了太咸，少了则太淡，适量才好。

因为人事部正忙着招工，所以总经理叫小张来安排我的宿舍，还让她告诉我厂规和仓库的工作安排。小张特意提醒我，仓库是不准抽烟的。我问她那在哪抽烟？小张白了我一眼，说厕所！

仓库很大，坐南朝北，终日不见阳光。有人说这里是极阴之地，风水不好，所以一年下来仓管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我是第六个，我觉得这个数字蛮好，六六大顺。在厕所抽烟时，两位办公室的小职员在打赌，A说新来的仓管不出一个月就会撤，B说至少也会做两个月。他们的赌注是一包金南京。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把我这棵菜卖掉。

小张来仓库告诉我晚上开会，主要是介绍我给各部门认识，其次是安排仓库的归属问题。会议当然是总经理主持了。总经理姓朱，小张说大家都叫她 zhu 总。我问是哪个 zhu？小张就吃吃地笑了。我说我明白了。我也跟着笑了。

在会议上，我自我介绍完毕，便没有了发言权。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我是一棵菜，而他们都是来买菜的，都想把我占为已有。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也是打工的，如果我是白菜，他们顶多也是黄瓜苦瓜冬瓜南瓜之类的。

我说过我喜欢给人取绰号，各位经理无一幸免，比如人事部经理，简称人经，即人精。财务部经理，简称财经，即豺精。他们都想把仓库纳入他们的版图。最终总经理说，直接由他管。这个结果我比较满意，因为这相当于从一个市晋升为直辖市。

会议开完后，猪总把我留下来了。猪总除了鼻子和耳朵跟猪八戒有出入，其他跟猪八戒差不多。譬如身形肥胖，譬如脑袋很大，连走起路来都猪模猪样。还有一点跟猪八戒很像，就是好色。不过，这也是后来的事情了。

猪总说我要照他的意思工作，有什么难处，他会帮我处理。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张。他说希望我能和小张一样，做他的心腹，只要照他的意思把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亏待我。他还说，有空便多去生产部和业务部了解一下，以后说不定就能把我升上去。我觉得叫他“猪”总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回到仓库后，我分别接见了人精和豺精等人。他们的意思差不多，都说如果我照他们意思办，等哪天他们升上去了，就让我顶替他们的位置。这时，我才隐隐觉得这工厂的水很深，我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游泳。

我的宿舍是管理人员宿舍，跟女工宿舍在同一楼层。整个晚上我都睡不着，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隔壁就睡着女工，这容易让我想入非非。其二，良禽择木而栖，而我左思右量，他们个个都像曹操，我该跟着谁混呢？

三

在仓库总体来说是很轻闲的，就是上班时间比较长，从早上六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点下班。白天基本上是发料收货出货之类的，晚上就做帐。空闲时我就写小说。但奇怪的是，我去车间逛了一圈又一圈，却没发现神仙妹妹。

我实在想不到她到哪去了，我明明见她走进工厂的。万分失望之余，走向仓库，却发现神仙妹妹坐在我的办公椅上看我的小说。神仙妹妹见到我时，还有些错愕。她说是你？我笑着说，怎么啦，咱们真有缘，没想到在一个厂。

神仙妹妹拿着小说稿，说，这是你写的呀？我狠狠地点了点头。她说我还没看完，能不能借我看？我再次狠狠地点了点头。神仙妹妹拿着小说便往外走，走到门外又折回。她说，我是来领针的。呵呵，差点忘了。

原来她是换针处的，换针处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怪不得我没发现。她的工作是：车工的针断了，必须把断针交给她，然后才能换一根新的。我把针给她，让她在领料单上签字。神仙妹妹很认真的在领料单上写下她的名字：吴娟。我笑了，我说，你人长这么漂亮，怎么字那么丑呢？

我那篇小说叫《磨刀的少年》，吴娟拿去半个月都没还我。这期间，我在厂里成了名人。女工们都叫我万作家，原来我的

小说被吴娟拿去宿舍传阅，厂里很多女孩子都看过。吴娟每次来仓库领针，总是笑吟吟的，而且她每次总是领两包，这样一周得来仓库领两次，以前一次领十包，一个月才领一次。我当然知道吴娟的心思了。

我有空也去找吴娟聊聊天，她有个办公室，不过很小，只装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人。她见我来了，总是抿着嘴笑。吴娟有空时，也做一些手工，这些是计件的。本来做换针员的话月工资才九百块，再加上这些手工，月工资也有一千三四百块。还不错。

我经常去厕所抽烟。厕所门口有一堆烟头，堆起来像座小山。厕所外面是条河，河边有一排柳树，还栽着几棵桃树。春天来临之前，我没注意到这些风景。有一天，忽然发觉柳树绿了，桃花也缀满枝头。

我的春天也来了，吴娟把小说还我了，她说，万作家，你有空多写几篇，姐妹们都等着看呢。我说不知道市里有没有书店呢，我想去买些书。刘娟说有啊有啊，不过，很偏僻，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啊？吴娟说，放假了就带你去。

假期接踵而至，吴娟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一些书。到中午时，她说要请我吃饭，以尽地主之宜。我们去了美食一条街。吴娟说这里什么吃的都有，我说有天鹅肉吃么？她说你又不是癞蛤蟆。我说我是唐僧，如果你吃我肉，就能长生不老。吴娟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们吃的不是天鹅肉也不是唐僧肉，是当地特色小吃——鸭血粉丝。吃粉丝时，我给吴娟讲三毛第一次做粉丝给荷西吃

的趣事。我说，三毛说粉丝是“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吴娟忽地噗嗤一笑，样子很好看。

四

吴娟回厂时带了很多咸鱼，用玻璃罐装着，给了我一罐。江北的饭菜我吃得很不习惯，我家乡流行三菜一汤，而这里却是三汤一菜。幸好饭还可口，不然我真吃不进。有了咸鱼，我一顿能吃三碗饭，本来是想吃第四碗的，但怕同事说我饭桶。

周六晚上不加班，我跟吴娟说，晚上约会吧。吴娟脸红了，别过头去不说话。我说下班后我来叫你。吴娟点了点头，然后将头埋得很深，半天抬不起来。吃完晚饭，我去找吴娟，她宿舍女工说吴娟在换衣服，不让我进去。

吴娟出来时，显然经过细心打扮，披肩的头发梳得很齐整，衣服也换了身新的，容光焕发。临行前，她宿舍女工警告我不准欺负吴娟，不然扒我的皮。我说，还敢扒我的皮，小心我扒你们的衣服。吴娟嗔怪道，你这人怎么一流氓似的。

我和吴娟走在郊区的田野上。一路上有很多河流，我认为河流的梦想应该是大海，可是江北的河流却被一些马路粗暴地拦腰斩断。我想起很擅长刻画女人的作家苏童，其实他也很擅长描写河流，他笔下的河流便是那些女人的宿命。

我们走到一个小镇。小镇不甚繁华，有一些鸡和狗在街头穿梭，偶尔一辆轿车驶过，它们慌乱地四处逃窜。我跟吴娟讲解，这些鸡和狗如果在小说里，就是一种象征或者隐喻。它们就象征着小镇，还没做好准备迎接城市化进程。吴娟很崇拜地

说，有道理。

在小镇吃了些东西，我们便绕道往回走，一路上我跟吴娟讲着我大学里的故事。她很认真地听着。后来我们走到厂附近，可是却发现有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我们跟厂仅一河之隔，对面就是我经常抽烟的厕所。

我们原路折回，天色越来越晚了，路上起雾，远处的路灯像冰心笔下的小桔灯，散发着朦胧的昏黄的灯光。吴娟冻得瑟瑟发抖，我将外套脱下给她披上。她问，你不冷么？我说有点。她说，那衣服还是你披着吧，会冻坏的。我说我们抱着就不冷了。吴娟并没有反抗。

四周雾气氤氲，飘飘渺渺，如同仙境。我们边走边聊，吴娟问我的小说写的是不是真的。我说有的是真的，有些是虚构的。吴娟很认真地说，女工们都喜欢看。我自然不能得意忘形，很谦虚地说我还差得远呐，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那才好。

在河边一块大石上，我说走累了，我们休息一会吧？吴娟说，我听你的。我们坐在大石上，我顺势把吴娟抱在怀里，笨拙地吻她。吴娟在我怀里喃喃地说着话，她说，我第一次见你，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们外地人从远方来，我不知道远方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真正的山，也没爬过。

吴娟那时十八岁，读到高二便辍学了，来这家工厂打工。她说我是她的初恋，她说说着说着，便睡着了。她在我怀里躺了很久，不觉已到凌晨三点钟了。我抱着她往回走，走到宿舍外面的围墙处，我叫醒吴娟。因为去大门太远了，我们便翻墙进去。

五

第二天，保安来仓库问我昨晚什么时候回宿舍的。我说十一点。保安说我们怎么没看到你回来？我说我怎么知道。保安说，你少蒙我，刚问吴娟，她什么都招了。你们约会，我们不管，但你们不能翻围墙进来。我以为保安诈我，死不承认。

保安说，如果你认错态度好，就大事化小，你们凌晨三点翻墙回来的，对吧？我说，好吧，我招。不就翻个围墙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精招集全厂员工开会，说仓管万小刀跟吴娟约会凌晨三点翻墙进厂，罚款两百元。

晚上，人精来仓库找我。他说如果我帮他办事，那么今天这事本来也是可以大事化小的。我才记起，前天车间有两位员工把布狮子（玩具产品）的眼睛打坏了，那些眼睛是一次性的，打坏了就不能再用。

业务部经理（我给他起绰号“眼镜”）和人精提前跟我说，如果生产部经理（我给他起绰号“生经”）要来领“眼睛”，叫他去找猪总签字。我完全可以想象，猪总可以因此向生经发难。但打眼睛的是两个小姑娘，她们跑来仓库求我给一点“眼睛”。仓库本来就多余不少，我便补给她们一些。

猪总因此以为我跟生经串通一气，便有些生气。见我在仓库看小说，便批评了我一顿，之后安排我去包装部帮忙。包装部挨着仓库，货物包装成箱后，码在仓库等待出货。厂里接了很多订单，包装部确实忙不过来，我觉得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让我高兴的是，吴娟被生经调来包装部，我们在一起干活。吴娟将玩具装在纸箱里，我负责用胶纸封箱。吴娟干一会儿活，

就会抬头冲我嫣然一笑。我干活时就想入非非，想象着我跟吴娟在地里干活，干累了，她递上来一碗山泉，我一口气把山泉喝光，她接过碗，拿着手帕给我擦汗。

事实是吴娟确实给我准备了饮料，是她泡的咖啡。晚上我们经常约会，没睡好觉，她就以咖啡来提精神。我喝着咖啡，说，夫人，你要是来给我擦擦汗就更能显得郎情妾意了。可是吴娟说，想得美。

生经告诉我之所以安排吴娟来包装部干活，是为了我。我发自内心地向他道谢。可是他接着说，马上就要出货了，眼镜负责出货的事。他让我在出货单上做手脚。我目瞪口呆，怎么能这样？他说，商场如战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狠不下心来，别人就会对你狠心。他许诺，如果踢走眼镜，便让我顶替。

吴娟告诉我，这个厂是三个老板合资的。三个老板分别是香港的，当地富商，和当地官员。猪总是当地富商安排的；生经是香港老板带来的，这厂也只是香港老板在长三角开的分厂，总厂在珠三角，厂里很多订单都是总厂发来的加工单；眼镜、人精和豺精是当地官员安排的亲信。我隐隐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勾心斗角了。

这个厂就像三国演义，仓库的重要性相当于荆州在三国里的重要性。谁掌握了仓库，就能制约其他几个部门。他们都想拉拢我，让我害其他部门。我看着他们不到四十岁，头发就白了好多根，我觉得就算把我提升为经理，我也不会干。我置身事外，结果成了众矢之的，里外不是人。

六

五一劳动节厂里放两天假。一大早，吴娟父亲开着摩托车来厂里接她回去，吴娟特意叫我送她到厂门口。我知道她的意思，就是让准岳父见见我，给他一个心理准备。我说你爸有没心脏病？吴娟乜着眼睛说，你这人怎么说话的，要是让我爸听见，小心他抽你。我说没有就好，不然，他这么漂亮的女儿被我骗走了，怕他想不开啊。

准岳父长得很黑，满脸胡须，身材魁梧。后来我对吴娟说，我就搞不明白就你爸那模样是如何生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的。吴娟说，呸，人家任我行，长得不也胡子拉碴的，人家不也生了个任盈盈么？照这么说，我不成了令狐冲了？吴娟就低下头，红着脸，一副娇羞模样。

我向准岳父问好，他一脸严肃，完全不给未来女婿面子。吴娟脸色一下黑了，蹲在地上撒起娇来。准岳父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我把吴娟拉起来，我说，乖，听话，回家吧。我附着吴娟的耳朵说，晚上“老地方”见，我要给你个惊喜。吴娟这才兴冲冲地坐上她父亲的摩托车，走的时候，还不住地回过头冲我笑。

晚上我没给吴娟惊喜，倒是惊吓着了。因为晚上猪总说香港老板来了，带全厂管理人员去酒店吃饭。吃完饭又去唱歌。我向猪总请假，他没批，他说老板来了，不能随便就离席。一直到晚上八点，我说去上厕所，然后趁机溜了，马不停蹄地赶往“老地方”。

老地方，是家网吧，在新华书店后门口。平常放假，吴娟必须得回家一趟，回家吃顿饭，便赶来市里与我会合。我通常

来得早些，便在老地方网吧等她。这次来到老地方网吧时，我发现几个喝多了的青年在调戏一个女孩。碰到这种情况，我当然充当英雄救美的角色，走到近前才发现女孩是吴娟。她缩着双手，吓得眼泪直流。

我把那些醉汉推倒，拉起吴娟就跑，醉汉们在后面骂骂咧咧的，哪里追得上。原本我打算带吴娟去看电影的，可是我们到电影院时，电影已散场。我们便去了江北公园。公园里有很多人，各个角落里都是一对对情侣。我跟吴娟坐在草坪上。她半晌不说话。我问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我向吴娟道歉。她说不是被吓着了。吴娟扑到我怀里，她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外公是个茶商，我姨妈帮忙打理生意。经常有外地商人来进货。姨妈像所有的江北女孩一样，从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有一个年轻的商人，跟姨妈一见钟情。他们私订终生，但外公不同意。外公就两个女儿，她不想让女儿嫁到外地。而且江北允许娶外地媳妇，不允许嫁外地女婿。（我说，怪不得江北的土壤这么肥，原来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后来姨妈跟那个外地人私奔了。外公因此气病了。一年后，姨妈挺着大肚子回家了。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她被外地人抛弃了。回家后不久，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孩。孩子生下来，姨妈便跳河自尽了。外公也因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

这是今天我外婆告诉我的。今天回家，我跟爸妈说我有男朋友，是个外地的。爸妈很生气，他们不允许我们在一起。我外婆对我最好了，我爸妈也听外婆话，于是我便去外婆家求救。外婆便讲起这个故事。

外婆说，我姨妈死后，那个外地人来了，他说不是他抛弃

姨妈的，是他家人跟姨妈处不来。他说要带走他的孩子，外婆不同意。外婆把孩子交给我妈抚养。（你家里不是就你一个么？）嗯。我问外婆，那个孩子呢？外婆说，那孩子就是我。

七

我真正注意到厕所对面那一片油菜花时，油菜花已经凋谢，只残留着星星点点黄色的花朵。我突然记起，我跟吴娟恋爱竟然还从未送过花给她。那天下午，我特意请假，去市里买花。可是晚上送给吴娟时，她哭了。她说，我们分手吧。

在送花的时候，我故意当着很多人的面，我知道那样她会更开心。可是没想到，她却跟我说分手。我问她为什么，她什么也没说，便往宿舍跑去。她同宿舍的女工告诉我，她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记忆里，那天好像突然飘起雨。

有一天中午，我在仓库上班时，听说有人跳河了。我冲了出去，我以为是吴娟。到河边时，才知道原来是小张。小张被人救起，但还想再往河里跳。三个保安把她控制住。她渐渐失去了力气，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小张和猪总神秘失踪。流言说猪总跟小张发生情感纠葛，厂里赔偿小张一笔钱，猪总也被辞退了。生经升职为总经理。他跟我说，小刀，如果当初你能配合我的话，现在你就是生产部经理了。可惜啊。我用鼻孔对他笑了一下。他说，我还是可以给你机会的。我再用鼻孔对他笑了一下。

晚上下班睡不着，想去楼顶散散心，发现一个女孩子在楼顶小声哭泣。我一眼便看出是吴娟。我轻轻喊了一声。吴娟转过身来，哇地一声扑到我怀里。在黑暗中，我也流出泪水。天

空有清冷的月光，我们抱了很久。我说，我们私奔吧。吴娟沉默很久，说好。

我跟吴娟递上辞职书。厂里压了一个月工资，厂规说辞职必须得提前一个月交辞职书。其实我不辞职，生经也会炒我鱿鱼，因为他在仓库安排了一个心腹，明里说是辅助我，其实是让他来接手我的工作，只等找个借口便炒掉我。

天气越来越热了，每天晚上，我都带一床凉席去楼顶，我跟吴娟躺在凉席上，看月亮，数星星，只是我再也没看见她脸上的笑容了。后来，我打破沉默，我说，娟，我带你回老家，我带你去爬山。我说我带你去放牛，放牛可好玩了，我家牛很听话，一到山上就埋头吃草。我们就可以下棋啊打牌啊，还能从地里扯一些花生烧着吃。这样说着，她便哭了。

我抱着吴娟，吻她脸上的泪水。我像一头野兽脱掉她的衣服，在进入她的身体时，我听见她的尖叫，疼。我忽然清醒，仰面望着褐红色的天空。吴娟爬上我的身体，她说，没事，我不怕疼的。那天晚上，吴娟前所未有的温柔。她说我像个孩子，她说我应该学会照顾自己。

第二天，吴娟走了，没有道别。直到中午吃饭时，我在食堂没发现吴娟，一打听，才知道她回家了。我向生经打听吴娟家的地址，他不给。他说，就算今天吴娟不回家，我也会告诉她爸爸，叫他来接她回去。不然她跟你走了，她爸爸来厂里要人，到时我怎么办？

我一拳打在生经脸上。然后保安来了，我被打得鼻青脸肿，生经扣除我一个月工资，把我开除出厂。我带了几套衣服和一袋子书，离开了江北。

骑虎南下

—

走出广州火车站，看着涌进涌出的旅客，我间歇性迷茫——我搜寻不到茉四年前的脸。天空有一块一块的云朵，我看着一朵虎扑向一朵羊，或者说一朵羊飞向一朵虎。前者或者后者，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眼睁睁地看着羊入虎口，天色忽地暗了下来。

我正想着是不是给茉打个电话，这时一辆银色本田缓缓向我驶来，并抽风似地鸣着喇叭。我下意识地朝本田望去，并准备献给车主 CAO 的口型，却看见一个漂亮女人，隔着玻璃对我微笑。我一阵恍惚。她摇开车窗，伸出半个脑袋外加一只朝我挥舞着的手。茉，竟然是茉。

雨，忽地就砸下来。我钻进本田，身上洒满豆大的雨点。

你还没变，不过，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茉边开着车边关切地说。她的嘴很红，脸很白，衣着光鲜。这是城市化的产物。恍然间，我想起茉的母亲那张鲜红的嘴唇……

隔着窗玻璃，感觉雨是那么遥远。

差点就不认识你了……

你不高兴么？

没有，我高兴。我笑了起来：你看，我很高兴呀。

高兴就好。

这是你的车？

嗯，年初买的。茉用一只手掌控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轻轻在方向盘上击打着：怎么样？

右手。我死死盯着她的右手。茉注意到了，她说：这个疤痕看死了，改天去美容院消除了。

那是我给她做的记号。初中时，一个男生去调戏她，我跟那男生打架，她来劝架，被我推倒在地，手背划到水泥台阶上，留下个伤口。我记得在那个下午，我抱着她的手臂，用肿胀的嘴堵住她留血的伤口。我甚至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把她的脸晒得通红。

我闭上眼睛，茉问我怎么了。我说长途跋涉，有些累，另外，我坐汽车晕车，想休息会儿。

茉放起了音乐：《青梅竹马》。

二

2005年的茉，还扎着马尾辫，她远远地对我笑，表情羞涩。那时我高中毕业，考上一所小有名气的大学，茉特意从广州回家，为我庆贺。

我跟茉说，她一直在我心里，可是她却说，我会离她越来越

越远。为了打消她的这种想法，在升学宴上，众多亲戚朋友齐聚一堂为我庆贺之时，他们的主角却带着他青梅竹马的姑娘旧地重游。

我跟茉各自走在一根铁轨上，像小时候一起上学一起放学那样，牵着手，摇摇摆摆地前行。那个夏天的风，牵扯着我们的衣角。知了以及各种鸟和虫，唱出声线不一的歌声。我们一路走到小学学校，仿佛走在时间隧道里，从童年缓缓走来。

小学的学校在四年前就已经荒废。计划生育的关系，农民涌向城市的关系，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无法填满一所学校。村里人说，三所学校合并成一所。村里的孩子们每天都起得很早，踏着露珠，背着朝阳，奔向邻村的学校。

茉开始伤感起来。我们曾经的欢乐，杂草丛生。

原本想徒步走到十五里外的镇上，去我们的中学。然而时间不允许，只得搭车。顺着铁路，有一条与之并驾齐驱的马路，刚修成不久。马路上有来来往往的三轮车、拖拉机，乡村一下子就和城市拉近了距离。在初二以前，我每周都和茉一起，背着咸菜和大米沿着铁路去学校，一起征服那条漫长的山路。

三轮车在起伏不平的山路上跳跃，像一匹野马，想甩掉试图驯服它的人。我们紧紧抓着车篷的铁架。车篷两侧的油布敞开着，风穿越而过。不远处，火车像一条蛇，从隧道里钻出来，发出一阵哀鸣，然后游向远方。

小镇更加繁华，川流不息的人群，吵嚷般的叫卖声，染黄了头发的年轻人，使劲叫唤着的崭新的摩托车。镇中学新建了教学大楼，看上去更加漂亮。操场上新种了草皮，多了个足球场。那个台阶还没变，那片树林还在。

我在那个台阶上，拾起茉的右手，对着那个疤痕吮吸起来。茉的脸如同水果摊上的苹果。最终，我们还是走进那片树林。记得我抱着茉哭泣。记得茉说她母亲在广州打工时跟一个台湾老板好了，给了她父亲一笔钱，并假情假意地说想带她一起走。她不同意，但父亲并不相信她，把她关在家里。几天后，她回到学校，约我到那片树林，讲述家里发生的一切。她说她父亲在家成天酗酒，她无心念书，想找回她的母亲。

2000年5月，茉南下广州。

三

茉的家在珠江沿岸一座高楼上，十八层，不知道是天堂还是地狱。三室一厅，布置豪华。我坐在沙发上，满屋子东张西望。

茉问我喝点什么。

我说纯净水。

呵呵，不好意思，家里没有纯净水。不过，各种饮料都有的。茉打开冰箱，绿茶怎么样？

我说，随便！

我喝着绿茶。茉打开窗帘，雨水拍打着落地玻璃，不远处的珠江上隐约可见几座大桥。我满脑子的疑惑像珠江上的水汽，一个打工妹，四年时间就能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买车置房？谁都知道这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说，茉，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没上班。平常在家上上网看看书，或者开着车四处溜达，

偶尔和一些朋友打打牌什么的。

我打断她的话，我说你怎么一下子这么有钱呢？从电视报纸里看到太多有关“包养”、“情妇”之类的词汇。我的心开始一阵阵疼痛。我想知道谜底，但又害怕如我所料，在等着她回答的间隙，我感觉心中仿佛有一座楼阁正摇摇欲坠，即将轰然倒塌。

我找到我妈妈了。这一切，都是我妈妈给的。茉深吸一口气，别过头，小心地用纸巾擦拭着泪水，接着说：我没有理由原谅妈妈，可是……

对不起，我想多了。我松了口气，屁股挪到茉旁边，把她揽在怀里。

茉在我怀里睡着了。我看着她的脸，将她抱得更紧。天暗下来，我肚子开始哭天抢地地叫，把茉吵醒。

哎呀，不好意思，你坐这久的火车，肯定饿了。走，出去吃饭去。

我嘿嘿笑着：如果把我饿急了，小心把你给吃了。

茉的脸再次红了起来。我揽着她的腰，向饭店进发。在一家豪华酒店，茉双手支撑着下巴，看着我狼吞虎咽。

珠江江畔的夜色很美，江上有一艘艘船，那是流动的酒吧，几架大桥闪着霓红，像一道道横跨江面的彩虹。

茉说，要不咱们去船上喝酒？

我抱着茉，对着她半仰着的脸说，我们回去吧。

茉点了点头，眼神迷离。

四

四年前的黄昏，我牵着茉的手，走在回村的马路上。原本我们可以搭上最后一趟车的，茉说，她想像当年一样，步行回去。十五里山路，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说着笑着，天越来越黑。我问茉怕不怕，她说不怕，我知道是骗人的。我紧紧搂着茉的腰，她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走得很慢。明天她就要回广州了，我希望能把这条路拉长，把夜也拉长。

茉整个身体像一团火，很快便蔓延到我身上。我说，茉，好热。我们找地方坐会儿吧？茉点了点头。我们走到山坡上的一片草地，天上无数的星星在眨着眼睛，远处的村庄闪烁着阑珊的灯火，还有一些野兽的嘶叫声。茉说她怕。她将我抱紧。她半张着嘴唇，在黑暗中望着我。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还有她嘴里呼出来的滚热的气息。我将我的嘴迎了上去。

那个夜里，我手忙脚乱地解开茉的衣衫，像在森林中迷途的猎人，摸索着前进。茉抓着我的手臂，将指甲掐进肉里。她痛苦地叫喊着，疼。

黑夜里传来父母的呼喊，远处有三五个手电筒四处晃动着。我们慌乱地穿上衣服，向晃动的灯光走去。

五

电视里正在放一部战争片，茉不喜欢看，我也不喜欢看。我们不过是想用那些枪炮声来掩盖痛快的呻吟。床上，地上，沙发上，我们一次次转移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冲锋。当电视里响起冲锋的号角时，我越来越快，最终弹尽粮绝，躺倒在床上。茉伏在我身上，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脸、胸膛。

“我知道，总归会等到这一天的。哪怕仅一天，我也满足了。”

“你给我的信，我都收藏着，寂寞的时候，我就拿出来读，一封一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我要把那些字刻在心里。”

“假如哪一天，我做错了事，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说你能做什么错事？就算有，我也不会怪你的。因为我爱你。

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惨然一笑，然后闭上眼睛。没过多久，便睡着了。

窗外又开始飘起雨，淅淅沥沥地落在窗户上，叮咚作响。

六

大学四年，我一直给茉写着信。有时泥牛入海，有时她回片言只字。她对我们的未来，毫无信心。在她的信件里，我的身份是大学生，而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打工妹。她每次回信都劝我死心，在大学里找个女朋友，追逐自己的幸福。而我，试图用信件来消除她的顾虑。于是，我的信件便越来越频繁。

而茉，从不提及她的生活，我对她的想象还停留在回忆里。

茉曾经给过我手机号码，但我从未打过。我一直认为，说出的话，更多的是言不由衷，话一离嘴，就有可能被风吹散，无迹可寻；而用笔写出的字，更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烙在纸张上，可以一直封存。对于茉，只有将诺言写在纸上，才能作为爱的证明，才能时刻警醒她，在繁华的南方都市不要迷失了自己。

后来茉告诉我她的QQ号码，我们偶尔闲扯几句，大多时候，我还是喜欢用最传统的信件来传情达意。

七

茉陪我两天，也没玩什么，广州天气炎热，我们成天呆在家里，吹空调，看电视，看书，然后做爱，吃饭也是叫外卖。我觉得不能一直这么呆下去，便提出要去找工作。茉说她开车带我去找。没想到很顺利便找了份很不错的工作，下周一就开始上班。原本打算晚上庆祝一番的，但茉说下午她母亲从香港过来看她。每到周末，她母亲都会来广州住两天，还会去精神病院去看望她父亲。我住在她家不方便。

茉带我去酒店开了间房，并主动要求与我做爱。后来，茉哭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两天见不到我，所以有些伤感。我将她眼角的泪水吻干，然后送她上车。

我呆在酒店看电视。夜深的时候，开始疯狂地想念茉，我决定第二天去茉家附近，偷偷看看她，顺便看看她母亲。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埋伏在茉家附近。一直到中午，茉才

出门，跟她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更让我气愤的是，男人秃顶，个头比曾志伟高不了多少。茉挽着男人的手臂，一起上了男人的车。

怎么跟一个男人？我心乱如麻，难道茉骗我？

当男人开车往小区外驶去时，我突然挡在车前面。一阵刺耳的声音，男人紧急刹车，如果动作迟钝一点，就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男人将头伸出窗外，用一嘴港腔骂我。我冲过去，一拳打在男人脸上，男人满嘴鲜血，开始报警。小区里的保安也来了，将我制服，等警察来了移交给警察。

茉还呆在车里。她在车内能看到我，但我看不到她。没过多久，男人开车准备离开，经过保安室时，他摇开窗户，告诉保安说把我放掉，他不予追究。

从打开的车窗里，我看到了茉，她泪眼婆娑地望着我。接着，车开走了。

八

大三的时候，茉回过老家一次。我是听母亲说的。茉那次是回去接她父亲南下治病。自从妻子和女儿相继南下后，茉的父亲便整日酗酒，茉寄回去的钱不够他挥霍，四十多岁，便得了精神病。

母亲说，茉就像她母亲一样，去了城市，整个人就变了样，漂亮，陌生，高傲，冷漠。母亲提起茉，便不住地叹气。我知道母亲也是喜欢茉的。茉小时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

从那以后，我在学校里整日心神不宁。茉也很少给我回信，

不过，她每换一个地方，总会给我寄来地址，这令我稍感安慰。

大学一毕业，我给茉留了言，便马不停蹄地南下广州。

九

我没再找过茉，茉也没来找过我。谎言揭穿后，我们已无法彼此面对。

八月，莫拉克台风洗劫了台湾部分地区，新闻里说伤亡惨重。台风对广州影响不大，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给炎热的广州吹了几阵冷风。公司动员员工向台湾受灾地区捐款，在募捐活动上，我见到了那个香港男人。原来，他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平常他很少在公司露面，我端着酒杯朝他过走去时，他有些惊恐。

我问他是不是因为茉的关系，才招用我的？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知情。

不管是不是，我没有理由继续呆在这家公司了。第二天，便递交了辞职信。第三天结工资时，总经理递给我一封信。这是茉写给我最长的一封信。

小刀：

我欺骗了你，抱歉，但你相信我，我爱你。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点点滴滴，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对我来说，那些时光已经足够奢侈。我不再强求更多。

一转眼，来南方八九年了，冷暖自知。我到现在还没找到我妈，也许永远找不到了。而我爸爸的病，得花很多钱去治，

一个打工妹，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挣那么多的钱。上个月，我爸爸自杀了。他可能知道我的事，我知道他怕再继续拖累我。

还有一个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思之再三，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你有这个知情权。我怀孕了，是你的骨肉。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会好好抚养孩子。香港男人给我的车子房子，我都卖掉了，这笔钱，省着点，够我花半辈子的了。

广州是一座伤城。我再也不会回来。

祝你幸福。再见。

茉

看完信，我也离开了广州。人海茫茫，我想，总会有一天，我能找着茉。

刀口下的爱情

—

这么多年过去，我身上分分合合上演过很多短暂的爱情故事。在如今很长一段单身生活中，我时常陷入回忆。我想从记忆里寻找温暖寻找慰藉。这个时候，若若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依稀记得她的笑容，酒窝以及虎牙，还有如泉水一样叮咚的声音。

那是一九九七年，我念初二，正是盯着女孩想入非非的年纪。若若就在那个十月，突然来到我们班，她背着书包，站在门口，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老师让她进来，给我们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坐到我前面的空位上。

我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在课堂上时常将目光投向窗外，看树上的麻雀或者远处的风筝。自从若若坐在我前面后，我时常闻到桂花的香味，便时常盯着她的背影，发呆。以至于若若回过头来跟我借铅笔，我还没缓过神来。我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地把铅笔给她，心里说不出的紧张兴奋，可是我却害怕直视她的眼睛。

若若是个可爱的女孩。她有一个苹果型的脸蛋，而且据我观察她依赖苹果的程度远远大于大米。她总能从书包里掏出个苹果，就像李寻欢总能从身上摸出飞刀来一样。她吃苹果时我的嘴也没闲着，她总会给我一个吃，是削好皮的。我喜欢看若若吃苹果的样子，她轻轻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我能看见她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两颗若隐若现的虎牙。

由于转过学，若若有些课程落下了。于是她总有很多问题来问我。那时我是个混混，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像其他混混一样差。为了应付她，我每天晚上跟一帮人在外面疯了很久后，还得花两个小时温习功课。

二

小东也认识了若若。

小东的外号叫九指神丐。初一时，县城正在热播郑伊健版的《南帝北丐》，我跟他经常在晚自习时跑到学校小卖部去看。

那时候我们也学会了抽烟。小东说总在那里看电视，不买点东西有些不好意思。他搓着手说买什么呢买什么呢？他在店里挑来挑去，最后相中了烟。小东说，都男人了，不抽烟怎么行呢？于是我们就这样抽起来。

《南帝北丐》里出神入化的武功小东一招也没学会，却学会了洪七的一句粗口：叉你的烧包。小东说这句粗口时眉毛一挑，圆瞪着双眼，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看上去威风十足。他就这样被人叫做“九指神丐”。

我和小东经常在放学时调戏那些漂亮的女孩，当然像若若

这样的女孩也同样有像我们这样的混混来调戏。在某天下午放学，有个叫跛子的混混调戏起若若来。当然跛子也只是他外号而已，跛子不是真跛。跛子一群五人把若若围在中央，说是要若若做他的女朋友。我和小东恰巧路过。

我们跟跛子早有过节，即使他们调戏的不是若若我们也得过去跟他们干。我跟小东说那女的我认识。小东二话没说就过去了。

兄弟，这是我的人，给个面子放了她。小东先礼后兵。

是你什么人？不会又是女朋友吧？

又你的烧包。小东一脚蹬在跛子大腿上，跛子立马倒下去了。

小东曾经去武校深造过，而我也曾经去工地深造过，对付跛子那是小菜一碟。我们很快便将跛子他们放倒。我跟小东相视一笑，这时却发现若若吓得眼泪哗哗直流。

把若若送回家后，小东说，那个女孩真漂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若若。小东说你跟她什么关系。我说同学关系，她坐在我前面。小东说，兄弟，我喜欢她。我干笑两声，说，要不要我帮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喜欢若若。

三

我跟小东每天放学都会送若若回家，跛子成了我们的借口。那几天跛子没出现过，听说经过那一战，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跛子。

经过城南天桥时，我们会停下来，我跟小东叼着烟看满城灯火。那时候风从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扰乱我们的头发我们的思绪。小东总会仰着头将嘴里的烟丝一缕一缕地注入如水而冰凉的夜。我和若若看着烟气扭动着腰肢从他嘴里挣扎而出，想说点什么，却始终开不了口。

通常我们抽完一支烟就会送若若回家。我跟小东的家都在西边，若若家在东边。我说小东你送吧，你顺路。我故意说个谎，给小东制造机会。小东会意地冲我一笑，然后就带着若若往城东走去。有时若若会扭过头，无比幽怨地看我一眼。

我在天桥上看着他们的背影远去，然后再抽三支烟，小东就会回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

在另一个夜晚，我跟小东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说，若若明天生日，你准备送什么礼物呢？小东很吃惊也很失落，他说，她怎么没告诉我呢？我们同时陷入沉默，后来我说，我是从她团员证上看到的。我只是不想让小东伤心。临走时，我对小东说你明天弄几枝玫瑰花，给她个惊喜。我笑着拍了下他的肩膀。他说好的好的。

那时我才敢确定若若是喜欢我的。但已经晚了，晚了。我跟小东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

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失眠。

四

若若的生日，我买了蛋糕，小东买了玫瑰花。晚自习后，我们在学校外面饭馆里给若若庆祝生日。那时饭馆里生意冷淡。

我们坐在里面，能看见外面昏暗的灯光下，一些同学匆匆回家的身影。

我小声对小东说，你玫瑰呢？藏哪了？是时候了，可以拿出来啦。若若说你们又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呢，还不从实招来？小东就笑着说，没有没有，来，咱们喝酒。

我跟小东一杯一杯地将啤酒往肚子里灌。若若吸着可乐说，别喝醉了啊，我可扶不动你们两个——猪。然后若若就笑起来。若若说不如一会儿咱们到天桥上去吃蛋糕吧。我跟小东边嗯嗯地应着，边拿起酒杯就碰。

后来饭馆里一下子多了好多人。我看见一个人很眼熟，不过，由于酒精的原因，眼睛有些模糊。我揉了揉眼睛，对小东说，跛子来了。小东不知道听见没有，他很大声地说：喝！

我看见那帮人往这边走来，我再次提醒小东：跛子来了。若若说，你们总在那嘀咕什么啊，不会喝醉了吧？小东说，若若，我们想吃点瓜子，你到外面买点好不？若若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跛子抱着手臂，来到我们跟前。

小东说，兄弟，我们再干一杯。

干。我在那帮人中间看见了一把刀。我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摸起一个瓶子。

跛子得寸进尺：九指神丐，我呸！

小东说，你想怎样？

你说呢？

我向你道歉，从此以后咱们两清。

怎么了？跛子大笑了一阵，是不是怕了？

那你想怎样？小东再倒了杯酒。

这不是小东的作风，要是以往，他早动手了。难道他变得怕事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学着小东的粗口大喝一声：叉你的烧包，就一瓶子砸在了跛子的头上。

战争一触即发。我一手一个酒瓶，见人就砸。小东抄起个板凳见人就劈。但他们人多势众，又拿着刀，我们很快就处于下风。我的手臂被砍了一刀，我并没有感觉疼痛，只是有点冰凉。小东一板凳劈到一个家伙的背上，但没来得及转身，他的背也被砍了一刀。小东吼叫着发疯般地挥舞着板凳，我也抄起一条板凳见人就劈。

这时我看见若若站在门口，吓得瘫坐在地上拼命地流泪，瓜子散落一地。小东高举着板凳忽然就不动了。这时，有人喊110来了，然后那批人作鸟兽散。小东提起蛋糕，拉着若若就跑，我紧跟其后。

我们在一个小诊所包扎好伤口，小东说去天桥吃蛋糕。那时乱七八糟的风依然乱七八糟地吹着，若若一个劲儿地流泪。

小东说：若若，吃蛋糕啦！

我低声对小东说，花呢？

小东装作没听见，接着对若若说，吃蛋糕啦！若若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了。小东追上去，若若很大声地说：走开！小东呆若木鸡，深秋萧瑟的冷风继续在吹。

我走过去，给小东点了根烟。他念叨着完了完了。他掏出

怀里已经折断的玫瑰花。他说，若若说我要是再跟人打架，她就不理我。

五

后来的日子，若若不再跟我说话，她也不再吃苹果。每天都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窗外发呆，或者拼命地在纸上画着什么。

我爱上了吃苹果，每天都买几斤，一到下课就削着吃，一直到后来从偏瘦四斤到偏瘦十斤。我得出结论，原来苹果能减肥，原来再也回不到从前。

晚上我跟小东照样去天桥，抽烟，沉默。我们没再去找跛子打架，跛子从那以后收敛了很多，他头上留下一道很长的伤疤，是那次我用瓶子砸的。可能他也怕了吧。

短短的半年时间，我们都变了，因为爱情。

寒假过后开学时，我没有见到若若，听说她又转学了。

六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若若了，没想到在第二年国庆节再次遇见。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见到若若和一个女孩一起走在大街上，我走过去，她支开了那位女孩。

我仔细地看了看若若。她头发长了，也变漂亮了。只是不怎么笑，我看不到她那可爱的虎牙。我们走在人群熙攘的街上，晚风吹来，若若的头发飘了起来，发梢轻轻地拂过我的脖子。

夜灯下若若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

我们一直沉默。

一个拿着玫瑰花和各种样式的气球的小女孩跑过来，一脸稚气地说：哥哥买几朵花送给姐姐吧。

我当时真不知道如何是好，送玫瑰花似乎有些唐突，只好买了只气球送给若若，上面写着“美好的爱情”。

若若拿着气球什么也没说，看着远处昏黄的灯光向前走着。

前面是电影院，我说，若若，不如我们看场电影吧？若若点了点头。

我买了些瓜子和一些苹果，跟若若进去了。那时电影已经开始了。

我从怀里掏出防身用的刀子，削起了苹果。

若若说，你这刀子是用来打架的吧？

我不语。

反正我说的话你又不听。若若幽幽地说。

我不语。

算了，不提这事了。

我削苹果时，不小心削破手指。若若看见了，掏出纸巾给我包扎起来。她慌乱的样子，能看到她眼神里的关切。就在这时，她手中的气球飞了起来，我伸手没抓住。“美好的爱情”这几个字随着气球不断地旋转，直至消失在黑暗的屋顶。若若忽然流出了眼泪。

我帮若若擦拭着泪水。若若扭过头，小心地吃着那个苹果，我看到她把我流在上面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吸进嘴里。

电影里的悲剧正一步步上演，我的心随着一点点地疼痛，似乎被某种东西一点一点在吞噬。我用手按住胸口。若若在一旁泪眼迷离，银幕上的灯光照在若若脸上，楚楚动人。我仰着头不让眼泪流出来。

忽然，若若趴在我怀里哭泣起来。直到电影散场，我才扶起若若走出电影院。

出来时夜色已经完全渗透进这座并不繁华的小城。很多商店都打烊了。若若瘦削的身影在夜风里微微发抖。我将外套披在若若身上。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把我们的身影拉长又压短。

若若说，那时候我喜欢的是你。

我也是。我现在也是。你呢？若若，现在还喜欢我吗？

若若没有回答。她将外套递给我，说，不用送了。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若若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七

我跟若若的故事就在那天晚上戛然而止，我总固执地认为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可是时间一晃很多年过去，除了回忆，我无能为力。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在大街上能再次碰到若若，彼时，我能看到她脸上如花般的笑容。

绿帽子

—

我仍然记得王小燕失魂落魄的样子。

那天我跟朱丽在家看一场外国爱情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子》，老实说我并不想看，更何况连中文字幕都没有。我觉得跟美女呆在一起，除了上床外，干什么都显得多此一举。可是朱丽要看，我只得舍命陪美女了。朱丽是一个言情作家，她的小说以及她的生活都力求浪漫有情调，跟我谈情说爱也得如此。我真担心再看下去，就会睡着，所以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窗外一直在下雨，不大不小，半死不活。朱丽穿着乳白色的睡衣，表情慵懒但性感十足，翘着二郎腿，光着脚，手里抱着包薯片。我说朱丽，我们做爱吧。我一提出这个要求，朱丽就将一片薯片塞进我嘴里。我觉得就算是人参果唐僧肉，我也没兴致去吃。

想起朱丽的小说，她在小说里写到一只猫，她喜欢将一条鱼吊在空中，然后看小猫馋涎欲滴的样子。想到这里，我脸色就越来越阴暗，像外面的天气，我觉得很没劲，想砸东西，可是又忍住了，因为砸了还要去买。我是自由撰稿人，赚点钱比

农民种地还辛苦。我想霸王硬上弓抱起朱丽，直接扔床上。但不行，那张床经不起折腾，我跟朱丽第一次做爱的时候，由于我们太投入太疯狂，床散架了。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把床重新钉好。

电影里男主角吻了女主角，这时我发现朱丽正看着我，含情脉脉，双眼放光。于是，我酝酿了一下，也开始含情脉脉。朱丽适时地闭上了眼睛。她半仰着脸，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总算步入正题了，我将嘴凑过去……

门突然开了。像落汤鸡一样的王小燕站在门口，她呆呆地看着我们。湿漉漉的几缕头发贴紧着她苍白的脸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在她脸上滑落，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王小燕打了一个不长不短的喷嚏，然后哭一般地笑了一下，接着便关上门转身便走了。我觉得肯定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于这样的故事，我很想跟踪报道，说不定又能整出一篇小说，卖两个钱花花。就在我看着门口发呆的时候，朱丽突然在我脸上 came 了一耳光：

你跟她有一腿？

没有。我摸着脸。

没有那她怎么会跑进你家里来？

我家经常有人闯入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深夜跑到你家来，能有什么好事？

朱丽说完便扭动着腰肢走掉，形状很像问号。我的手还摸着火辣辣的脸，下半身的欲望也垂头丧气。可是这时朱丽又回来了，我以为能继续我们的爱情，谁知道她只扔下两个字：雨伞！然后站在那，伸出一只手。我找出雨伞递给她。我觉得如

果让朱丽去演戏，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公主或千金小姐。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门口挂的“非诚勿扰”的牌子还在风中左右摇摆。

二

有关“非诚勿扰”的牌子，是有典故的。我家里的钥匙有很多把，分别挂在很多人的腰上，有的钥匙还是我的朋友给他朋友配的，比如王小燕，他是我一个编辑朋友吴波的女人。我家经常被人光顾，我无所谓，他们在我家里做饭做爱我都喜欢允，因为我可以免费吃饭免费看片。但在我不方便的时候，比如我在泡妞时，我就不喜欢其他人光顾了。这时候，我就会在外面挂一个木牌，上面写几个大字：非诚勿扰。

王小燕破坏了我的爱情，我很生气。但生气也没用，她是我朋友的女人，我可以对我的女人动手动脚，但绝对不会对我朋友的女人动手动脚。那天朱丽走后，我就关上门，躺在床上继续看那场没完没了的电影。

英文和我的关系就是牛在弹琴或对牛弹琴，它有一种催眠的功效。我那天之所以不关掉那场电影，是因为想早些睡去。果然，没过多久我便沉沉睡去。

晚上做了个恶梦，梦见朱丽练成了九阴白骨爪，她在王小燕脸上留下一道道血痕。我当然也脱不了干系，她把我的脸揍得像猪头，最后用倚天剑把我和王小燕钉在树上，像一串羊肉串。其实这些并不恐怖，恐怖的是朱丽殷红的嘴向我的脖子凑来，她要用我的血来练九阴白骨爪。

从恶梦中醒来，已天光大亮。我发现怀里抱着个女人，光溜溜的一丝不挂，这让我恍惚觉得抱着的是一条泥鳅。外面的天气也转晴了，阳光都照射到床上来了，大概天空也一丝不挂。我看了看女人的脸，竟然是王小燕。我怀疑自己从恶梦中并没有醒来，而是进入另一场不怀好意的梦，便扇了自己的耳光，很疼。确实不是梦，但又想不起王小燕什么时候进来的。

王小燕睡得很死，脸色凶狠，嘴里还咬着几根头发，幸好咬的不是我手臂。我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以证明我还是个男人。但我不能趁人之危，我觉得应该跟她商量商量。于是我叫醒了她。

王小燕被我叫醒后，对我眨巴了几下眼，然后接着又沉沉睡去。我感觉没劲，便穿上衣服，出去买早餐。

三

我根本就没想到朱丽会杀个回马枪。如果是以往，我得花很多时间去哄她，比如她会让我在广场上大声喊“朱丽我爱你”，比如会让我背着她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比如会让我追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子还得问别人叫什么名字然后回来告诉她，如此等等。朱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和雷人的举动。这一次，我没哄她，她竟然自己回来了。

我机械地吃完早餐，没品出味道来，精神还恍惚在昨夜。我像个怨男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推开门，我呆若木鸡，朱丽正乐呵呵地看着王小燕的睡姿。见我回来，朱丽扭过头，她乐呵呵地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脸：

行啊你，我以为昨晚误会你了，原来你还真给我戴绿帽子了。我张开嘴，什么都没说出口。朱丽便一巴掌扇在我的嘴上，随后扬长而去。

我真想天空下点雨，或者朱丽多扇我几耳光，虽然我多少有些无辜。

四

我坐在床沿，点了根烟，王小燕半个肩膀裸露在棉被之外，我看着她白花花的肩膀，我觉得我损失了一个女人，如果我不跟她做一次，我真对不起自己。幸好我是个空想主义者，很多龌龊的想法只是想想，从未付诸行动。我帮王小燕盖上被单。抽着烟，发着呆。

门敞开着，我还能看见“非诚勿扰”的木牌在不停地晃动。我觉得那个牌子多此一举，于是便把牌子解下来，把它扔得很远，还大声骂了句：去你妈的非诚勿扰。

一个人哇哇大叫，声音熟悉，大概是那木牌砸着他头了。我在走廊上张望，原来是吴波。他拿着牌子往这栋楼走来。我看了看天气，这么一个大好晴天竟然是不怀好意的。我赶紧下楼，准备截住吴波，如果让他上来，我势必会失去这么一个朋友。吴波是一个杂志社编辑，如果不是他每月给我选中一篇稿子，然后帮我推荐给其他杂志一篇，我的生活怕是岌岌可危。

我的房子在五楼，我在二楼半截住吴波。他一只手摸着额头，一只手提着木牌，嘴巴里还哇哇叫唤着。他见到我，大叫一声，我以为我跟王小燕的事情败露了，他要跟我干架，谁知

道他说：

今天你得请客，把我头砸成这样了。要不是被树挡了几下，一块木板直接砸到我头上，今天怕是要出人命的。

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不仅睡了他女人（虽然什么都没做），还把他头砸了。我觉得请客是应该的。

好吧，兄弟，走，上王府饭店。

今天怎么这么爽快？……

吴波还有半句话没说完，他张着嘴巴，脸上乌云突变。他把手中的木牌扔在地上，然后转身就走，背影决绝。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王小燕的笑声。

五

王小燕看着吴波离去的背影，恨恨地笑着。我不知道我脑子里应该想什么，嘴巴里应该说什么，我回到家里，把衣服脱得精光，然后钻进被子，蒙着头。昨夜到今天发生的故事让我百思不解措手不及。我的爱情像出了故障的机器，没有保修，而我也不知从何修起。

王小燕赤条条地钻进被窝，仍然像条泥鳅。她从背后抱着我，她的脸贴在我的背上，像一块烙铁：

你知道我昨天来找你干什么？

……

吴波背叛了我。他忘记删除手机里的一条短信。

……

你知道短信写的是什么呢？

.....

亲爱的，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

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吗？

.....

朱丽。

.....

我转过身来，将王小燕狠狠地按在身下。

江湖险恶

—

2005年,我从一所三流大学退学。准备投奔我的兄弟小东。小东在南京,他说南京有两样东西最出名,一样是美女,一样是美景。我当然知道,南京的历史底蕴绝对比南京的旧城墙深厚。不过,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逛逛秦淮河,说不定能艳遇苏小小。

在小东面前,我不能说我来南京是为了看美女,否则,他肯定会把我拉到一个地摊上,叫几根羊肉串,提两瓶劣质二锅头,试图把我摁倒在街头。有关摁倒,就是在酒桌上灌倒的意思。

通常情况是,小东没把我摁倒,自己就先倒下了。小东倒下了,对我来说会造成两大悲剧,一,他请的客,却是我付的帐;二,他长得像头猪似的,我必须得把他背回去,总不能让他露宿街头吧。所以跟小东一起喝酒,我总希望自己早点倒下。

小东是我初中同学。他小学六年是在河南一所武校度过的,爸爸想把他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才,但结果不容乐观。小东武强文弱,这不是个尚武的年代,所以他爸爸才把他接回来专心

读书。他在学校成绩很差，成天无所事事惹事生非，他艺高胆大人人怕。

经过武校锻炼，小东身板发育很快，初一时个头就接近一米八。整个学校跟他个头有得一比的是我。我小学六年级也去过河南，不过我不是去念书，也不是去练武，我去一个建筑工地帮小工。在工地深造后，我个头疯长，初一也接近一米八。

我跟小东在一个班，而且还同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我们不但在一座山上，还在一个老虎洞里。当然如果我们这两只老虎一公一母，估计也打不起架来。关键是两只都是公的，不打架才怪。

第一天上课，小东两胳膊在桌面上一摊，就占领了一大半课桌。下课后，我觉得有必要在桌子上划一道三八线。我构思着给他一个下马威，于是便把胳膊立在桌子上，向他示威，让他见识一下我手腕的力气。

我在工地上深造过，回家后，每天早上上学前，都会提着两只桶去井里打水，别人用扁担挑，我用手提，一手提一桶。这是从电影《少林寺》里李连杰那里学来的。后来我还挑过一百来斤的担子，比力气小东自然不是我对手了。不到三秒钟我就把他的手放倒了。

小东不服气，课间操时，校长还没到场，他带我到旗杆旁边。他说万小刀，我们再比划比划。我说手下败将，安敢言勇？结果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秒杀，他一招就将我打趴下了。全校学生都惊呆了，小东一战成名，而我差点成仁了。

最终小东还是臣服于我，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差，而我是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进初中的。小东知道这个情报后，便对我很友

善。在学校如果有小混混惹我，小东便一马当先，把他们放倒。当然，考试我必须得给他抄。

二

没想到南京的春天很冷，一下火车，冷风扑面而来，像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这是下午，由于盘缠不多，我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小东的住处，不然就得露宿街头了。

小东住在河北大街。我在火车站门口的公汽站牌上，寻找能抵达河北大街的公汽。这时有一位老大妈一脸风尘满脸微笑地走向我，手里抱着报纸和地图，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要不要地图。我买了张。突然觉得她这么大年纪了，在街头谋生不易，我便又买了张报纸。

老大妈张开掉了好几颗牙齿的嘴，说，小伙子，你是第一次来南京吧？我说是的。老大妈说，你去哪呢？我说我去河北大街，大妈知道河北大街在哪个？我拿着地图准备让她指给我看。老大妈说，我不识字，也不认得地图。不过，我儿子开摩的，我可以叫他送你去。

我不住道谢。老大妈带着我拐到一条小巷，那里有好几个摩的司机在等待接客。我问怎么不到路口去接客？老大妈说，交警禁止摩的，不让上路，抓到要罚款的。我哦了一声。老大妈接着说，唉，现在老百姓赚点钱真难啊。我连声说是，恨不得把老大妈的地图和报纸全买下，但我身上的银子不允许我这么善良。

老大妈的儿子叫黑子，长得很黑很壮，笑起来时一口白牙。

他将头盔给我戴上，还再三叮嘱我，如果碰到交警别说自己是客人，就说是我弟弟。黑子很热情，一路上我们大声地拉着家常。

黑子说，是不是第一次来南京？我说是的。“你是哪里人？”“湖北。”“来南京做什么呢，南京也不好混啊。”“还没想好，看看能找到什么工作。”“南京没有亲戚朋友？就一个人来？”“有一个朋友，我去找他，看看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

黑子说，在南京找工作，要租房子，要吃饭，如果身上没有准备七八千块钱，是很难生存的。我说要这么贵啊。黑子说，你带了多少钱呢，我看下够不够。我说总共还不到一千块。黑子说，这么少，那只能找你朋友借，不然一个月都呆不下去。

我们穿街过巷，黑子专挑小街小巷走，他说，怕被交警逮着了，罚一次款，一个月就白跑了。黑子在路边停下来，打了个电话，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说，哥几个老地方见。在一个小巷里，黑子停下车。我说到了呀？黑子说，嗯，到了。我下车，将头盔摘下来给黑子。

我说，黑子哥，多少钱呢？黑子点了根烟，说，你不是有接近一千块钱嘛，全拿出来。我问为什么？黑子突然变了脸色，你他妈这都不懂啊，叫你拿就少废话，不然放你血！这时我看到四个青年拿着木棍朝我逼近。我猛然推开黑子，往人多的地方跑去。

一直跑了很远，黑子在后面追了一段路，我跑进人堆里，他们便没再追，骂骂咧咧地走了。我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河北大街。上车前，还特意留心车牌号，我想，如果再碰到一辆黑车，有了车牌号，就逃不过天网恢恢。

三

小东给一个有钱老板做私人保镖，我来南京就是因为小东曾说过，毕业了可以在他老板公司给我谋个差事。而我觉得，有这层关系，不毕业就可以来了。原本我敲个电话，小东就会开着老板的车，屁颠屁颠来接我。不过，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惊吓。这是慕容复的成名绝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一年前的某个冬天，我正翘课在宿舍睡觉，一阵敲门声把我吵醒。我穿着裤衩披着被子睡眠惺松地打开门，看见小东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一脸坏笑。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还扇了自己一耳光。小东说，要不要我帮你在另半张脸上也来一耳光？

我说，去你妈的，你怎么来了？小东点了根红河烟，说，路过，顺道来看看你。我把他嘴里的烟抢过来，放在自己嘴里，说，你要来就不能提前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啊？小东重新点一根红河，说，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么？我说，惊喜个屁，惊吓还差不多。

我带着小东在学校东游西逛，他说读大学真好。我说好个屁，大学是座围城，没进来的想进来，进来的又想出去。我本来想告诉小东，我打算不读书的，但小东转移了话题，他说，你们学校好多美女啊。我说，你不是有一个女人么？小东说，我可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

小东玩了一个星期，我们三天醉倒在床上，四天在网吧玩游戏。第八天我在床上沉醉未醒，小东不辞而别，在我枕头底下留了一千块钱。小东这一千块钱，让我在学校多熬了一年。

出租车司机把我带到河北大街时，已黄昏。这次倒不是黑车。下车后，我问了好几个人，拐了好几条小巷，才找到小东

的房东。

房东是个中年人，四十开外的样子。不知道是先天性秃头还是后天性光头，他长得很像陈佩斯，可是说话一点也不陈佩斯，倒像鲁智深，恶声恶气的，好像我欠他房租似的。同为光头，咋差别就那么大呢？

房东说，那家伙住五楼。他说完还忍不住白我一眼。我说谢谢。我走进楼道，楼道很昏暗，我在地上蹬了一脚，以为是声控灯，又想到可能感应不灵敏，于是又使劲蹬了几脚。陈佩斯在下面吼了起来，蹬什么蹬，没灯！我在黑暗中笑了。

楼道里的窗玻璃都破了，风从摇摇欲坠的窗户里闯入，一路发出破碎的声音。我打了几个寒颤，然后不住地打喷嚏，我破口骂了句：妈的，又感冒了。五楼门缝里射出几缕桔红色的光，我想他妈的小东还蛮有情调的，然后使劲地敲门。

四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应该就是小东的女人。她脸上残留着淡淡的妆，半仰着头，我看见她在笑，可是瞬间便无迹可寻，变成满脸的失望，之后她变得若无其事和漫不经心。她一只手搭在门上，另一只手夹着支烟，低垂着。这是一种拒绝而且又慵懒的姿态。

我说我找小东。女人问，你是谁？小东在么？快叫他出来。此时我急切地想看到小东，看他一脸的惊诧，然后我就幸灾乐祸地笑。女人说，哦，我知道了，你是万小刀吧？我说是的，我找小东。

我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在屋里大声叫起来，我喊小东的名

字，可是没有回音。一只小花猫惊叫着从沙发上跳下来，钻进沙发底下去了。除了窗外的北风还呼呼地拍打着窗玻璃外，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声响。

我一脸疑惑地望着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她若无其事地对我微笑。我问：小东呢？在这中间我打了个长长的喷嚏，以至于把小东的名字拖得很长很长。女人依旧微笑。她起身，顺手把半截烟按进茶几上的烟灰缸里。

她说你先坐着，我去买几片药来，你感冒了。女人转身出去，临关门时，她笑着对我说：我去买药了。我本想客气几句的，但话没说出口，就听见女人的高跟鞋发出像马蹄一样的得得声。我坐下来，在女人刚才坐过的沙发里，还能感触到女人留在沙发里的余温。

我在小东房子里四处搜寻，我想，可能他就藏在屋子里，跟我玩捉迷藏也说不定。这样想着，便在屋里四下寻找起来。房子是一室一厅，外加一个卫生间。

打开小东卧室的门，让我吃了一惊。卧室里面一片狼籍：木质地板上有碎玻璃以及一些尚在流淌的水，在灯光的反射下，发出一些若明若暗的光芒；被子的一角拖到地上，一直延绵到水渍旁边；粉红色的床单被撕成一片一片的，散落在床上，如同一床的花瓣。

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妙。我想给小东敲个电话，可我穷，还没有手机，这屋里没有座机。没办法，只得坐在沙发里，拿起一本时尚杂志，瞎翻瞎看。

女人很快回来了，她扔下两片药丸，然后倒了一杯水，小心地放在茶几上。我再一次问：小东呢？女人一脸微笑。我说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女人仍然是一脸微笑。

女人说，不好意思，忘了拿烟给你抽了。她说完就一摇一摆地去卧室，接着一摇一摆地出来，手里拿着一包红河烟。她说，喜欢抽这种牌子的，是吧？我点了点头。

弹烟灰的时候，我看到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显然几天没清理了。里面有红河牌香烟，还有一种白色的烟嘴，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上面是一串字母，我看得懂那些字母，但加起来成一个词时，我就不懂了。应该是女人抽的外国烟。

五

我跟小东一直抽红河牌香烟。至于为什么相中红河，小东说，因为这包装很像万宝路，蛊惑仔里面的大哥们都抽万宝路。他喜欢看《蛊惑仔》，看了一遍又一遍，在周末还带我去他家看。他经常在我面前说做蛊惑仔刺激。我说小东，你如果进号子了，我可不会去探望你的。

高中时，我离重点中学分数线还差几分，便跟小东一起就读于普通中学。不管是普通中学还是重点中学，都很乱。很多学生在社会上混，也经常有混混来学校闹事。

高中分快慢班，分数稍高的在快班，还能免去部分学费。小东在慢班。慢班里有很多学生都是混混，我经常警告小东，我说你如果去外面瞎混，就别认我这个兄弟。小东因此变得很安分，很多混混欺负到他头上，他也能控制住自己的拳头。

有一天，我去小东宿舍找他。他不在。我看见有同学将臭袜子往他枕头里塞。那几个同学看上去很普通，瘦瘦小小的，

戴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我很客气地制止他们。他们不听，眼镜男趁我不注意，用一只鞋子打在我头上。

这时小东回来了，他在门口刚好看到这一幕。他的脸色忽地变了。他冲进来，一个边腿，把眼镜男扫倒在地。另外几个男生一拥而上，小东三拳两脚全都放倒了。

当天晚上，学校外面来了很多混混，我知道他们是来找小东的。我想去宿舍通知他，可是他不在。我怕他出事，便到校外跟那些混混讲理。我想如果能把这段恩怨一笔勾销，挨他们几拳也值得。

可是跟混混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我一出校门，他们便动起手来。我被一群人围攻。这时小东从学校冲出来，拿着根本棍，见人就打。二十多人，根本无法近身。小东护着我回到学校。还好，受伤不重。

有好几个混混被小东打成重伤。其中有一个混混来头很大，是现在人们说的官二代。第二天，小东就被抓了，被判三年。每个月我都去监狱看他，带着两条红河。

小东刑满释放时，我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去找他，他爸爸说，说他去了南京。一年后，他从南京来学校找我，带着两条金南京，他说是送我的。那时我说，再好的烟，都比不上红河。小东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

六

我狠狠地抽完一根烟，大声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先喝药吧。女人低着头，唤起沙发底下的小花猫。她的

发梢轻抚着我的手臂，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她眼神暧昧，笑容诡异。我忙不迭把眼神移开。女人看着我的窘态，放肆地笑了起来。

我真是气坏了。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吃药。不吃随便。女人若无其事。我真想抓狂，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强迫自己心平气和。我说我喝了药你告诉我到底发了什么事好吗？

女人亲昵地抚摸着小花猫的头，说，这还差不多。这句话似乎是对小花猫说，更可恨的是那只很普通的小花猫，还一唱一和似的轻轻地叫唤。

我一口气把两片药和一大杯水喝光。那杯水还有点烫，这使我的嗓子很痒。我又不住地咳嗽起来。女人呵呵地笑着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想小东怎么找这样的女人。要是我，迟早会得心脏病。

我说现在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吧？女人陷入一阵沉默，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慢慢伤感起来。她说：小东走了。这时她调过头，用手迅速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我问，多长时间？去哪了？

女人开始抽泣。她用手蒙住嘴巴，两肩一耸一耸地抖动起来。她说，昨天，一大早醒来，他就不见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就这样走了。以前也出去过，也是几天不回，但这一次，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他连手机也关了。女人点了根烟，狠狠地吸了口。

女人伤心的时候，总是很动人的。我随手给她递了张纸巾，她没接，任凭泪水在她脸上流淌。我说，小东到底去哪里了？

女人擦了把泪水，转移话题，她叫我去洗澡。她拿了件睡衣给我，说是小东穿过的。

在浴室里，经热水一泡，我的下体便发起胀来。那是前所未有的，我无法控制。难道因为小东的女人？不可能的。我确定这是不可能的。出来的时候，女人瞟了一眼我的下体，她不怀好意地再次笑起来。她指了指茶几，说先吃点东西吧。接着她也去洗澡了。

那是一堆水果，有苹果也有梨。我拿了只梨，咬了两口又放下。我前所未有的慌乱，再次想起多年前在河南打工时看过的黄色录像。女人洗完澡出来竟一丝不挂，笑起来简直就像苏妲己。我的防线彻底崩溃。生平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胴体，比录像里更让人无法抗拒。

第二天，女人走了，桌上留了张字条：我知道小东这次失踪是去找你了，他又想给你惊喜。现在我去找他，我要给他惊喜，我要让他知道他最好的兄弟跟他的女人干的好事。还有，你昨天吃的并不是感冒药，现在大概你也知道是什么药了吧？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打车去汽车站，跳上一辆车，逃也似的离开了南京。

兄弟阿康

—

在写阿康之前，我必须先写一写帅兵。

帅兵是我初中同学，在整个初中他成天不是打乒乓球就是打篮球。我跟他关系紧张，曾经因为争夺乒乓球台大打出手，那时候我的兄弟小东撵着帅兵在学校绕了三圈。

帅兵长跑很厉害，纵使小东武功再高强但追不上。在小东跑得气喘吁吁两腿发软之时，帅兵一个指头就把小东摆平了。多年以后，帅兵吹嘘他的江湖往事时，他说那一指是有来头的，叫一阳指。

到高中时，我们都在很烂的学校，但不在同一所。我在城关中学，帅兵在楚才中学。那时候我没见过他，但据说他和他同宿舍的兄弟们在学校被称做“十三鹰”。当然这是属于小混混性质的组织。

我不知道其他城市的学校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所在的县城，几所高中跟《逃学威龙》里面的环境差不多。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逃课，偶尔还谈下恋爱，教师在学校成为弱势群体。鉴于此，

我建议师范学院应该把那些准老师送往少林寺进修，不然很难适应校园环境。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初中高中同学要么也进入大学，要么分散在各个城市打工，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网民。网络把我们这些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网罗进一个群里。我跟帅兵就这样狭路相逢。

在网上遇到帅兵时，我们一下子亲近了很多，互相为当年的年少轻狂而道歉不止。如果时间倒流，我跟帅兵还是会在初中时代打架斗殴，当然还是会在长大后冰释前嫌。帅兵说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书，我搞不懂，像帅兵这样的学生是怎么考进大学的。帅兵得意洋洋地说，智商太高，没办法。

我退学后流落江湖，离开江北后转悠了几座城市，没有机遇也没有艳遇。两个月后，我身上的银子消耗殆尽，在网上遇到帅兵，他说，咱兄弟好久不见，你来武汉吧。

我就这样来到武汉。帅兵在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我们再次见面时，很亲热地拥抱在一起。帅兵还夸张地流出眼泪。我觉得我如果不流几滴眼泪出来就很不够意思，于是便想挤出几滴来，可是想从我眼中挤出泪水无异于从一个男人奶头上挤出奶水。直到我突然灵感一现，回想起我丢失在江北的那段爱情，泪水便哗地流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帅兵同学为什么掉眼泪，是因为他在赌场输掉了两千块钱，那是他半学期的生活费。武汉有很多地下赌场，帅兵和同学们时不时就去赌几把。摇色子赌单双，白天最低押注十块，一到晚上十一点，最低押注一百块。那天我是晚上十一点半到帅兵学校的。帅兵花了半个小时，把身上两千块

钱输个精光。

幸好帅兵的一位同学赢了五千块，他是湖南人，人称长毛，留着和陈浩男一样的发型，手里挽着一个娇艳的女人。长毛说我是他的财神，这半年下来输了七八千块，我一来，他就赢了，所以他有必要为我接风洗尘。

二

我觉得我跟帅兵命中相克，我是他的扫帚星，我一来他就输钱，而且他不算很漂亮的女朋友在当晚也离他而去。这让我觉得很愧疚。虽然帅兵从长毛那里借来一千五，说带我游览武汉各大名胜，但我没答应。他是学生，我在外打工，理论上应该是我请他。而我漂泊两个多月，身上也只剩下一百多块钱了。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准备去找份工作。

对于找工作，我已没有什么要求，就像我吃饭，从来不要质量如何，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找工作也不再要求有多么好的工资待遇，只要有个栖身之地能赚点基本生活费即可。也像现在我找女人，只要能生孩子即可，因为我这样的民工对生活没有资格奢求更多。

在此前两个月的漂泊当中，我得出一个结论，男人找工作基本靠过硬的文凭，女人找工作基本靠过硬的姿色。我没有文凭也不是女人，只有一身的力气，我得充分发挥我的特长，挖掘我的力气，所以我作出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干我的老本行。我的老本行就是去工地搞建筑，早在14岁时就干过，后来初中高中每逢暑假我都去工地深造，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认识阿康。阿康在一家酒店做保安，

他穿着一身迷彩服，肩膀上挂着一部对讲机，在酒店门口值班。早在念初中时我就有个军人梦，可是到初三应征当兵的时候，全班住宿的男生都得了疥疮，我们都没被验上。

阿康的形象，让我的军人梦再次复苏，于是我就应聘做保安，没想到出奇的顺利。酒店不算很大，顶多算一个大号餐厅，还没有设客房部。保安也不多，我是第十个。

队长瘦得像猴，年纪不大留着小八字胡，大概是扮酷。我给他取了个简单的名字——猴精。猴精说我马上就可以上班，但得交一百块押金，辞工时再退还。能找个饭碗就不错了，我没得选择，便掏出最后的一百块钱。

我穿着迷彩服，配上对讲机，自我感觉特威风，在保安室对着一张破玻璃照了又照。猴精说我跟阿康搭档，让阿康带我。说完，还递给我一根约摸五十公分长的钢管，叫我藏在袖管里。我问带这个干嘛？猴精说，如果打架，你敢不敢动手？我对猴精说，想当兵就得做好打仗的准备，想做保安我当然做好了打架的准备。

我跟阿康是保安队伍当中块头最大个头最高的，所以我们两个在酒店大门口站岗，这相当于把守雁门关的将军，是抵挡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其余的保安都在停车场，相当于大内侍卫，不过我很愿意称之为皇宫太监。有客人开车过来，我们便用对讲机通知停车场的保安，他们便准备接待客人停车。客人从停车场出来，我们得注意他们是不是来酒店消费的，如果去了旁边的商场，就得把他追回来。

不在酒店消费，是不让停车的。阿康说，如果他们向我们示好，比如发烟给我们抽，那就算了，但不能停车太久。如果

他们很冲，就把他扭回停车场，把车开走，如若不然，就通知猴精，准备掏家伙动手。

阿康说，前天有几个家伙很冲，被他们打了。阿康边说边模仿当时的动作，他说先来一直拳，把一个家伙打得鼻血直淌，再来一勾拳把另一个家伙下巴打脱臼了，再转身一脚，把后面一个家伙扫倒在地。阿康说这些的时候，我总想起我的兄弟小东。

阿康还说，他的英勇事迹昨天还上过楚天都市报呢。所以今天我们都得带着家伙，以防他们寻仇。我恍然大悟，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应聘上了，原来这是一贼船。阿康似乎看出我有些担心，便说，没事的，我们黄总白道黑道都有人，不用怕。

三

阿康是宜昌人，在来武汉前开了家理发店。他原本是个理发师，经常出入一些娱乐场所，除了理发，还有两个副业，其一是泡妞，其二是得罪人。就阿康的块头，一般三五个人是对付不了他的，但来了十几个，而且还高举着砍刀，阿康就栽了。有一次阿康泡妞泡错了对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被十几人追杀，身上被砍了十八刀。

我觉得阿康是在吹牛，随即鼻孔里便发出一阵笑声。阿康急了，他说我没骗你，不信你看。阿康边说边脱衣服，身上果然有十几个刀疤。我细心数了数，十七个，我问还有一个呢。阿康说在裤裆里。要不要看？阿康边说边准备脱裤子。我连忙制止。

阿康什么都不怕，不怕死也不怕丢人。我对阿康裤裆里的

一刀深表担忧，阿康说虽然没伤着，但被吓着了，现在每当跟女人干活的时候，老二总是打哆嗦。这些话有些粗，虽然我也是粗人，但我一直向往做文化人，不说这种粗话，但我实在无法用文明用语来表达粗言粗语。

阿康脱衣服时，有六个青年看到了。这几个青年经常开着桑塔纳来酒店吃饭，一副富二代的穿着打扮。他们对阿康说，兄弟资历很深啊，要不跟着我们干？阿康问干什么？青年看了我一眼，说这里不方便，我们到一边详谈。

后来阿康告诉我，那些青年都是混混。他们想拉阿康入伙，说是五天出一差，月工资六千，十天出一差，月工资三千，另外，每天两包黄鹤楼，吃住在酒店。出差，是他们的黑话，就是打架。阿康没有答应，这点让我很欣慰。

阿康说他不混黑社会，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理发师。在我来之前，阿康曾多次试图借众保安的头一用，来展示他理发的手艺，但众保安对阿康的手艺表示怀疑。他们说，阿康围上白围巾，样子不像理发师，像屠夫。阿康很郁闷。我在酒店干了三天，阿康跟我很熟了，便琢磨着借我的头一用。我对他的手艺也表示怀疑。

但是阿康说，如果把我的头借给他过过瘾，他晚上请我吃宵夜。我还在犹豫，阿康加大筹码，说再加包黄鹤楼怎么样？我说成交。我当时头发也有点长了，身上银子不多，也舍不得去理发，还有免费的宵夜免费的烟，我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

我们保安上班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十一点上班，下午两点半没有客人吃饭了，酒店留几个员工值班，其余的下班。直到下午五点，有客人吃晚饭了，我们再来值班，一直

到晚上十一点下班。有天中午两点半下班，阿康便带我去宿舍给我理发。

阿康先从床头找了张旧报纸，在中间撕了个洞，套在我头上。然后从包里拿出理发专用的剪刀和一把梳子，就开始动工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忙活完了，阿康还帮我洗了个头，可谓服务周到。但宿舍没有镜子，平常众保安梳头都是来保安部，保安部墙上挂了块破琉璃，被当作镜子使。

阿康给我剪的是碎发，我跑回保安部对着镜子一看，确实不错。众保安对阿康的杰作连声称赞。此后，阿康的业务越来越多，从保安部扩展到服务部。不过，女服务员是不让阿康理的，她们放心阿康的手艺，但怕阿康占她们便宜。

四

保安的宿舍在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个中专学校，学生都是武汉的，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篮球和打架。酒店员工宿舍和中专学生宿舍在一栋楼里，我们保安住一楼，二楼是酒店服务员住，三楼四楼是中专学生住。楼房很破，上面爬满了爬山虎的青藤，远远看去，像一个绿色的城堡。

我做了十几天保安，没见过来寻仇的，可是我们却跟那些中专学生干了一架。有天下午两点半，我们下班回宿舍时发现两个穿着篮球服的学生在一楼楼梯口撒尿。猴精和阿康教训了他们一顿。两学生没说什么，翻了个白眼便灰溜溜地走了。

不到十分钟，宿舍楼道里围了二十几个学生，他们都带着木棍铁棍之类的武器。两学生敲门，阿康从门缝里看到外面堵着很多人，知道来者不善，便死死抵着门板。阿康和猴精床头

藏着几把砍刀，还有几根钢管。猴精拿出家伙，一人配一把。

门被学生们撞开了，我们拿着家伙站在门口，猴精大声吼道：进来一个死一个！我当时拿着根钢管，怒目圆瞪，用来吓唬人的。学生们在门口不敢进来，我们也冲不出去。两帮人红着眼睛对峙着，像两群公牛。后来听到警笛声响起，两群公牛四散逃窜。

我们回到酒店时才知道，警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是冲着斜对面黑玫瑰酒店而来。黑玫瑰酒店有十几层高，是家大酒店，不仅有餐饮部还有客房部和洗浴中心。黑玫瑰酒店有保安五十多人，因为前天把一个客人打成重伤，这天便来了一百多号人，他们围住酒店，有三十多人冲进酒店，见保安就打，其余的六十多人堵在门口，保安也不敢往外冲。黑玫瑰的保安有一半是夜班的，不在酒店，值班的这些保安又分散在各自岗位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警车来了十几辆，把酒店包围了，四周还拉有警戒绳。外面围观的青年没动手，警察拿他们没办法。当时很恐怖，那些青年见到保安就往死里打，不过，没有伤害客人和服务员。逃进厨房的保安都平安无事，在酒店，保安是冲锋陷阵的士兵，而厨师们深藏在酒店内部，相当于皇宫的御林军。他们人多心齐，还都有刀，一般人是不会去厨房闹事的。

有关黑玫瑰酒店的事情，是燕子告诉我们的。燕子是阿康的堂妹。我在武汉的半年时光没有女主角，只有个女配角，那就是燕子。有关燕子的故事随后附上，现在先写打架的事情。

我们跟中专学生虽然没打起架来，但已不敢再回宿舍了。黄总来保安部训话，训了很多话，大家就记得两句，其一，大

家先住酒店包房。其二，我们保安没用，差点被一些学生包了饺子。“包饺子”是黑话，就是被围剿的意思。

我们宿舍也没什么东西，那时还是秋老虎的季节，武汉的天气还非常热，大家的家当就一张席子几套衣服，我们带着家伙一起去宿舍把东西拿回酒店。晚上在酒店睡觉的时候，猴精还跑去厨房烧了几个菜，在柜台上拿了几瓶客人没喝完的酒，我们聚了一餐。

没想到猴精的厨艺很不错，其实这些保安都有一手绝活，除了阿康会理发外，还有两个保安唱歌很好听，甚至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后来在酒店的一个晚会上，有人唱了一曲《海阔天空》，很有感染力，赢得了很多掌声还骗得了好几位保安的泪水。

当晚我们喝了很多酒，猴精说我们被一群学生吓得不敢回宿舍，传出去让人笑话，于是大伙便寻思着第二天找他们报仇。阿康在这样的行动中，自然进入主力阵容。

五

在我们保安队伍中，除了我和阿康，其余都是武汉郊区的。有三个是青山区红钢城那一带的，另外几个有点远，是纸坊那一带的。他们说余家头很乱，因为这里是武昌和青山交界的地方，两个地盘的人经常打架。他们读书时就拉帮结派，大多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开始接受黑社会教育，在各种娱乐场所做保安。

有时晚上下班后，他们还出去办点业务。阿康跟他们一起办过一次，他告诉我，办业务就是去收帐。比如收高利贷或赌债之类的。办业务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有人反抗，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强硬措施，那就得动手了。参与收业务的人，如果对方没有反抗，顺利收回债务，每人一百块现金。如果动过手，每人两百现金。我问如果没收回呢？阿康说没收回不管动手还是不动手，每人都有一百块现金，受伤了，报销医药费。

他们没邀请我参与这样的业务。原因有三个，其一在他们眼中我是有些怕事的，其二叫我去我也未必会去，其三酒店还需要有人值班。每次他们走后，就剩下我和猴精两人在酒店。后来阿康在我的规劝下，也没再去办业务了。

因为他们经常办业务，所以人脉广。我们寻仇的时候，他们请来五六个年轻外援，还开了辆面包车。他们说，事情万一闹大了，办完事，就坐车跑路。

下午两点半，我们下班，便带着家伙去宿舍。那些学生还在打球，他们好像天天在打球，没见过他们上课。我们一群人掏出家伙便冲了过去。那些学生见到我们就四散逃窜，众人分头追赶。我和阿康把一个学生追到一个死胡同里，那个学生抱着头蹲在地上开始哭起来。阿康走过去，我扯了扯阿康的衣角，阿康望了我一眼，大概明白我的意思，点了点头。

阿康用手在学生头上扇了一巴掌，骂道：你们他妈的是什么学生，有厕所不上冲楼道撒尿，有课不上天天打篮球。下次让老子见到你外面瞎混，我揍死你。学生哭叫着点头。阿康丢了张纸巾，然后说，把眼泪擦干，滚回学校上课！

阿康并不是那种很坏的人，不然我跟他也不会成为朋友。猴精和六个外援跟我们就不同了，他们把六七个学生打得头破血流，然后钻进一辆面包车便溜之大吉。众保安在保安室得意洋洋地宣扬他们的战绩，我跟阿康在一边埋头抽烟。猴精把

战况报告给了黄总。

黄总年纪也不大，四十左右，据猴精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外面混的。我们酒店除了我们这些保安，其实还有一帮人在暗中保护，一旦闹出大乱子，一个电话那些人就会出现。黄总骂了我们一顿，走的时候丢给猴精一包黄鹤楼，让他发给大伙抽。

当天晚上那些学生家长带着打着绷带的学生来酒店交涉，猴精一口咬定跟我们保安无关。那些学生也被打怕了，不敢指认，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小区一有打架的，那些围观群众便四处宣扬说，那些保安又打人啦。

那一架打完后，酒店保安内部出现内讧，两个保安为了追一位女服务员打了一架，这跟我和阿康都无关，我也就不说了。现在说说阿康的妹妹燕子。

六

如果说我做保安的前一个多月像咖啡一样有点苦涩，那么燕子的到来给我后来的生活放了一勺糖。燕子那时候十八岁，很可爱，她笑起来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心里甜滋滋的。她在黑玫瑰酒店客房部做服务员，每天上班八小时，所以就有很多时间用来在大街上闲逛。

燕子每天闲逛都会来找阿康。她在阿康面前撒娇，说要吃冰糖葫芦。阿康说没钱，燕子就委屈地蹲在地上不起来，还做出抹眼泪的假动作，有时抱着阿康的手臂一个劲地摇，嘴巴里说的无非是好哥哥之类的。阿康经受不住这糖衣炮弹的攻击，没几回合就败下阵来，高兴地掏钱给燕子。当燕子把钱拿走后，

阿康才醒悟过来，后悔不已也心疼不已。

燕子身上似乎有某种魔力，她从阿康身上“哄骗”钱的时候，我也有种想掏钱给她的冲动，主要原因是那时候我没钱，不然我真会掏。每次阿康掏钱的时候，我也会伸进荷包里掏，有一次就不由自主地将一张纸巾递给燕子。在武侠小说里，这种魔力大概叫摄心大法。阿康应对燕子的唯一措施是：身上随时准备着十块五块的零钱，如果没零钱，掏五十一百的给燕子，那是有去无回的。

燕子拿到钱，高兴得跑去买零食吃，通常会买两串冰糖葫芦，有时买几串羊肉串或一些瓜子。买来零食燕子总是先给我吃，阿康因此经常抱怨燕子没良心，从之前的心疼不已到痛心不已。这时候燕子就会对着阿康伸几下小舌头。

燕子跟我关系很不错，原因是阿康最初给燕子介绍我时，说我是他兄弟，是个作家。有关这一点，说起来总是有点汗颜。我原本是个谦虚谨慎的人，偶尔自恋一下只会对我说我很帅，但我再自恋也不会说自己的字漂亮。事实上，我人长得也不帅，字也不漂亮。但我写的字在民工队伍中还算说得过去，很多民工兄弟喜欢看我写的东西。

而我这么多年来谈的几场恋爱，几乎都是因为对方看了我的那些破字才喜欢的。不然，我荷包空，长得黑，找对象是很难的。燕子听阿康说我是作家，就要看我写的东西。我不给，她就会用对付阿康那一招，抱着我的手左右摇晃，我被她这么摇两下就动摇了。我还特意去文印店打印了几份，除了之前写的几篇小说，在保安宿舍还写了两篇，一篇是《怀念鞋》，一篇是《在钢轨深处》。

有关后一篇，我还有补充的。做保安每周轮休一天，我便

借用帅兵的阅览证去理工大学图书馆借书。我记得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一篇小说叫《奇特的物质》，那小说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当场就写出一篇《在钢轨深处》。

燕子看了我的小说，每天下班就来找我和阿康玩。有一次，燕子抢走了阿康的对讲机，跑回她的宿舍用对讲机跟我聊天。后来我们用对讲机唱歌，一人唱一首，偶尔还对唱。我记得燕子唱了首郑源的《我不后悔》。那首歌很好听，燕子的嗓音也很动听。那些歌很忧伤，总让我想起吴娟（吴娟是我前任女朋友，见《江北女子》）。我决定不再听郑源的歌，因为我觉得女人流泪的样子动人，男人流泪的样子就很恶心。

燕子喜欢听我讲故事，我从十四岁出门打工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流落武汉，认识一个叫燕子的小姑娘。燕子对我的故事充满好奇。她说要跟我一起闯荡江湖。我说你哥会杀了我的。

一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燕子的心思。因为她是阿康的妹妹，而阿康是我的兄弟，于是我也把燕子当妹妹了。后来燕子说她恋爱了，让我别告诉阿康，还说要把男朋友带给我看看。燕子男朋友是个小白脸，年纪不大，个头也不高。我们三个在马路上市了很久，燕子当着我的面经常对小白脸发脾气，俨然一副公主模样，而小白脸脾气很好，唯唯诺诺。后来燕子打发小白脸先回去。她问我，小白脸怎么样？我说不错。燕子转身走了，追随小白脸而去。

七

后来燕子对我很冷淡，很少再来酒店找我们玩，我猜测大概是因为恋爱了。她偶尔来几次跟阿康说几句话，没再向阿康

要钱买零食吃，倒让阿康觉得不对劲，他摸着燕子的头问，是不是病了？燕子说，你才病了。阿康说那就是长大了。燕子白了阿康一眼便走了。

我跟阿康很无聊，我们开始对路过的美女评头品足。见到美女，阿康便吹起口哨。这时候酒店新招了位迎宾小姐，叫阿琳，穿着旗袍很漂亮。阿康说他准备谈场恋爱。我问跟谁谈？阿康说保密。不过，阿康的眼神背叛了他的心，他上班时老盯着阿琳看。阿琳见到阿康这样子，总忍不住掩着嘴巴笑。

迎宾和我们一样，在大门口值班。不同的是，我们在大门外，迎宾在大门内。她们排成两排，见有客人来，便齐声说欢迎光临，然后带客人进二楼餐厅。阿康说旗袍真的好看，不仅显身材，侧面还开衩的，一上楼梯就露出大腿。阿康看着阿琳白皙的大腿，总一个劲儿地流口水。

阿琳对阿康笑，这让阿康觉得阿琳对他也有意思。阿康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先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头，然后将一个个飞吻弹向阿琳。阿琳笑得花枝乱颤。我问这是什么牌子的飞吻？阿康说这是黄药师的弹指神通。

圣诞节晚上十一点下班后，黄总带所有的员工去 KTV 唱歌。阿康送了一大把玫瑰花给阿琳，阿琳抱着玫瑰花，很开心的样子。阿康告诉我他跟阿琳约好了，下班一起去江滩公园玩。可是后来没去成，因为帅兵打来电话，说长毛在一个迪吧被人打了，叫我带几个保安过去帮忙。

长毛在圣诞节的时候，带着他女朋友去迪吧玩。有混混喝醉了酒调戏他女朋友，长毛便跟混混发生口角。迪吧看场子的保安不准客人在迪吧闹事，通常混混都给迪吧保安面子，所以

混混们在迪吧也不敢对长毛动手，而长毛在迪吧不敢出门，因为外面有一帮人正等着他。他们报过警，可是警察来了后，也没见打架的，长毛想坐警车离开，警察不同意，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警车那不成出租车了么？

帅兵让我叫几个保安来帮忙，我跟众保安关系不怎么好，但为了帅兵和长毛们不出事，也只得叫了。我说我有业务，大家去了一人一百。这业务他们不干，他们有的和服务员唱歌，有的跟黄总唱酒，玩得不亦乐乎。我本打算一个人硬着头皮去，但阿康执意要跟我一起去。我说阿琳怎么办？他说事情解决了，再回来。

那家迪吧有点远，我跟阿康叫了辆出租车。在车上，阿康打了个电话，好像是叫他的朋友来帮忙。我们到迪吧，带着长毛他们离开，竟然没有人找麻烦，虚惊一场。阿康让我和长毛一起先离开，他有点事。我以为他回去找阿琳，也没多问。

阿康第二天便辞工了。他说他加入了黑社会。我告诉阿琳时，阿琳竟然哭了。我想阿琳肯定是喜欢阿康的。后来阿康来找阿琳，阿琳没再理他，而我，也渐渐跟阿康疏远了。

临近年关，我欲辞职回家过年，可是黄总和猴精都不批，我被押了一个月工资，还有一百块押金，总共接近一千块钱。不是正常离职，就不给这些钱，没这些钱，我回家过年就太寒碜。

那时其他保安都辞职了，临近年关，他们在外头有很多业务，每天至少能赚两百块。我明白黄总为什么批他们而不批我，那叫恶的怕善的欺。那些保安都是武汉的，虽然在酒店上班，其实是兼职黑社会。而我是一个外地人，黄总当然会区别对待。

我每天都去向黄总讨要工资，我也说了一些狠话，但黄总

根本就不理睬我。过了几天，黄总突然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三千块钱，说是我的工资。我说我的工资没有这么多，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份，多的我不要。黄总说多的是阿康给我的。

一年后，我在天津打工时，阿康在网上留言，他说他跟阿琳结婚了，还在宜昌开了家理发店。我说跟阿琳聊几句，阿琳告诉我原来阿康加入黑社会，是为了解救长毛。阿康还约我去宜昌玩。我说一定一定。

怀念乔治

乔治是个中国人，姓徐。他的名字有三种叫法，其一，徐乔治，这个名字是老师的专利，对于我这种“不走寻常路，不叫正常名”的人来说，我觉得老师是很没创意的；其二，乔治徐，这是根据英文名来取的，名字在前面姓氏在后面，这样很容易就让人误会乔治是外国人，这是同学们的专利；其三，乔治，这样叫起来就显得很亲近，我这么叫，徐爸徐妈也这么叫。其实还有一种亲热的叫法，但被我扼杀在摇篮中，那就是小乔。这是后话，留个悬念。

高二分班的时候，我毅然选择文科班。主要原因是文科班女生多，次要原因是我对理科实在没兴趣。我就读的高中在县城五所中学当中，有两宗“最”，其一学生质量最差，其二学校治安最差。这样的学校分数线是很低的，能充分吸收那些不务学业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使出浑身解数保持住学校两宗“最”。

我是个例外。学校虽然很差，但也要保证一定的升学率，于是对中考分数较高的学生会减免部分学费，这条政策吸引了很多贫困学生，包括我。为了避免我们这些分数稍高的学生受

不务学业的小青年影响，学校便分了快慢班，我自然就在快班。

乔治也是个例外，但跟我不相同。至于原因，我很不地道地给读者们再留个悬念——因为我实在说不出口。

分文理班的时候，由于我是快班来的，而且个头高大威猛，对社会小青年有威慑力，实在是班长的不二人选，老师便任命我为班长。第一天我们是随机坐的。因为我个头高，为了避免挡住同学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便坐最后一排。我的同桌是个浓眉大眼的男生，留着板寸，穿着朴素，不爱说话，一个人在纸上抄写英文单词。他不是漂亮女生，不然我很可能会主动出击，揩油搭讪。

老师把文科班学生名单给我，叫我点名。当我点到徐乔治的时候，我觉得这名字很有趣，以为跟英国美国人有点血缘关系。还没等我想完，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我身边响起：到。很多同学朝我这边望来，一脸惊讶与错愕。原来是我同桌。

我跟乔治同桌了半天，下午老师就把我调到第三排去了。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就窃喜不已，因为在我的背影下睡觉，老师不易发现。

我是班长，必须时刻注意同学们的动态，特别应该留意违反纪律的学生。男生们大多给我面子，没事不在教室乱来，而少数几位女生就特别地调皮，不是吵就是闹，一副小太妹形象。这些小太妹们最喜欢逗乔治了。刚开始她们给乔治取了一个非常肉麻的名字，乔乔。乔治很腼腆，一听见她们这样叫，便皱起眉头。如果小太妹们火上浇油地说，乔乔，做我男朋友吧？乔治嘴巴一瘪，竟然哭了。那些小太妹们就都哈哈大笑。

为了这些事，我经常跟小太妹们交涉，她们笑嘻嘻地左一

声刀刀右一声刀刀，把我叫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过，因为我的干涉，她们还是收敛了很多。后来，她们学了一句诗“小乔初嫁了”，于是便开始叫乔治小乔了。我为此对小太妹们发过火，她们也就收敛了。后来老师让我排座位，我以权谋私把乔治调为我的同桌，后来就没有人再“欺负”乔治了。

我跟乔治同桌的时候发现，他学习很刻苦很努力。下课除了上厕所哪都不去，不是看书就是写英语单词。但他的学习成绩仍然没有起色，老师布置作业，他大多数都不会，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可他还是不会。后来我做完作业，便给他抄，他抄完便一齐交给组长。当然，英语作业除外。我的英语很烂，乔治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比我强。每次英语老师听写单词时，我总能从乔治那里抄几个。

有时下课，我跟乔治交谈，他总是生涩一笑，很害羞。后来他还跟我开起玩笑来，乔治是从来不跟人开玩笑的，我知道他是把我当朋友了。愚人节那天，乔治说校花在学校门口等我，那时我正暗恋着校花，如果是其他人说的，我自然不相信了，乔治说的，我想应该不是玩笑。乔治还说，你最好买几朵玫瑰花带着，我说有道理。后来我把玫瑰花送给校花，她问我不是开玩笑吧？我才知道原来乔治骗我。不过，第二天，校花还真成我女朋友了。

后来据徐爸爸说，乔治经常在家里提到我。所以在某天放学后，徐爸爸带着我和乔治去大排档吃消夜。徐爸爸穿着体面，看上去很年轻，很帅。那时是夏天，徐爸爸跟大排档老板说来一盘蛙肉，乔治眉头皱了起来，所谓知子莫若父，徐爸爸便换了盘菜。乔治说，青蛙吃害虫，是人类的朋友。

放假的时候，乔治便带我去他家玩。乔治是家中独子，他家条件很好，在县城繁华地段买了新房，装修很漂亮。当时的县城一般家庭是买不起那样的房子的。这让我很吃惊，学校其他富家子弟，从穿着打扮上一眼就能看出，而乔治却很节俭，穿着朴素，平常很少见他乱花钱。徐爸爸也曾给他买一些时髦的衣服，可乔治不穿。

徐妈妈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给人感觉很亲切。徐爸徐妈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也许这个世界不允许太过完美的事情，乔治还未满月时，高烧不止，患了脑膜炎。后来虽然治好了，但智力受影响。徐爸跟我讲这些故事时，徐妈就会很伤心。乔治这时不在现场，不然他肯定会不高兴。

没想到我跟乔治还能在同一座城市念大学，不过，不在一所学校。我念的是一所三流本科学院，乔治就读的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我的学校在北边，他的学校在南边，但我们的关系并未疏远，一有空便到对方学校玩。

2004年9月，我大二。乔治好几个星期没来找我玩，我便打了个电话到他宿舍，原来乔治病了。听乔治同学说，乔治上完体育课，用冷水洗了个澡，然后就发烧，刚开始并未在意，买了些药。可是吃了药并未好转，烧得越来越厉害，便请假回家。回家后在县城医院治疗，仍未见好转，这样耽搁了最佳就诊时机，去武汉同济医院住院，医生说是淋癌癌。

一直到国庆节，我才凑到一些路费去武汉。我和大学里的一个兄弟南岩一起去的。我带他一起去武汉有两个好处，其一，他在华科有个同学，我们可以去落下脚，其二，他身上的银子比我多，有他在我可以免费吃饭免费抽烟。

我们都是第一次去武汉，到了之后才发现武汉实在是大。我们在江汉路绕了很久，买了张地图，南岩拿着地图翻来扯去，还是没有弄清楚，最后问了很多，才抵达武汉同济医院。

当我见到乔治时，他正躺在床上看杂志。他看到我，像往常一样对我憨厚一笑。而我笑不出来，看到他那样子，心就像被重物沉沉一击。徐爸爸在场，他对我笑了笑，样子像哭。他看上去老了很多很多。两年前看上去像三十来岁，现在看上去却像五十多岁。

徐爸爸在吸烟室跟我讲乔治的病情，他说只有一线希望，乔治自己并不清楚病情有多严重。我和他都望着窗外，武汉的天空灰蒙蒙的，远处还有鸽子在飞翔。我们仰着头，竭力抑制眼泪流出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乔治。

同年底，乔治走了，我在乡下，得不到消息。直到过完年来到县城，才从同学那得知消息。我没有去乔治家，我无法面对徐爸徐妈，我无法面对死亡。我开始对死亡恐惧，一个人说没了就没了，多么可怕。

我没再去学校，跟家人商量好后，远走他乡。

留守儿童小放

小放是水生的儿子，水生是我儿时玩伴。

水生比我大五岁，我们是邻居，小时候经常一起去放牛去偷别人菜园里的黄瓜，当然我们也打过架，但一直是好朋友。水生十八岁出门远行，去广东打工，那时候我开始在镇里念初中。待到我在县城念高中时，水生回来了，还带了个婆娘，准备结婚了。我请假回家，看嫂子去。从城里回来的水生西装革履，头发硬梆梆的，显然打过“摩丝”，很精神。嫂子也很漂亮，头发染了几缕黄色，笑起来露出林心如似的两个酒窝，但神色尴尬——她的肚子微微隆起，显然怀孕了。很多人说起此事，都露出一口白牙。

水生结婚不到半年，生下一子，取名小放。小放未满周岁，水生夫妇便再次去城里打工，小放由奶奶照管。此去经年，中途小放妈妈偶尔回过家，水生却没回来过。一直到小放八岁，水生夫妇才一起回乡一次。那时候，我从大学辍学，浪迹于各大城市，时不时回家帮忙种地。我每次回家，都给小放带一些玩具或零食。小放奶奶种了一些田地，没多大精力照看小放。幸好小放是个可爱的孩子，听话，懂事，不需要大人花精力照

看，经常见他一个人在打谷场上玩纸飞机，偶尔还扯着我跟他一起放风筝。

我头几年回家，小放都会在我这里打听他爸爸的下落。他说叔叔，你见过我爸没？我说见过。那你晓不晓得我爸什么时候回家呢？小放眨巴着眼睛，很认真的样子。我说，你爸赚够了钱，就回家，你爸说要给你盖新房子呢，两层楼的。我不要房子，我要爸爸。小放脱口而出。小放每次都问这些问题，我也都如此回答着。后来小放就不问了，对我的回答表示怀疑，进而渐渐疏远了我。

小放七岁，村里小卖部装了唯一一部电话，我牵着小放的手，一起去小卖部。那时水生也用起了手机，我拨通水生电话，跟他寒暄了几句，便将话筒交给小放。我让小放喊爸爸，可是他却一句话也未说出来，眼泪便哗哗流下来了。哭，连声音都没有。我一阵心疼。接过电话，我狠狠地骂了水生一顿，我说你再不回来，你以后就莫见我。

半年后，小放八岁生日，水生夫妇回家。村里没有通汽车，水生回家得先坐火车回省城，再坐汽车回县城，然后坐汽车回镇上，最后沿着铁路走十几里山路回村庄。那时正好我也在家，我带着小放去铁路边迎接水生。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小放不停地问，我爸到底回不回呢？虽然小放在电话中不愿意喊水生一声爸爸，但他还是很关心他父亲。一直到中午，远远地看着水生夫妇从大山深处，沿着铁路走来。我说，小放，那就是你爸妈。

小放变得有些激动，他狠狠地抓着我的手，看着他父母越来越远，小放眼泪像山脚下的泉眼，堵都堵不住。一个孩子，如此压抑地哭泣，让我内心一阵纠结。

水生夫妇走得近了，小放却慢慢躲向我身后。水生夫妇走到我们面前，放下行李箱，张开双臂，喊小放的名字。小放却扯着我的衣服将脸紧紧盖着，我将衣服扯开，让小放面对着他的父母。小放突然哭出声来，投进他母亲的怀抱。

水生夫妇此次回家，呆了几个月，将老房子扒了，盖起了两间两层的小楼，那是村里第一栋楼房。房子盖完后，在家里过了一个团圆年，他们便再次去城里。他们说得为小放存些学费，让小放将来念大学。我也无话可说。他们走的时候，小放还在梦中。天亮了，小放醒来不见父母，便大吵大闹，扯着他奶奶一起来到我家。我不知道如何劝慰小放，便骗他说，你爸妈去城里，过几天就回来。

过了几天，小放没见父母回来，知道我再次骗了他，便对我再次疏远。后来，我一连好几天没见他人影，我问小放奶奶，她叹着气说小放去铁路上等他爸妈回来呢。那时我也准备再次进军城市。在走的那天，刚好是周末，原本想跟小放告别，却没找着他，我想他大抵在铁路上吧。待我走到铁路，小放果然在。他坐在铁路边上，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

我跟小放说，我也要去城里。他眼神中有一丝失望。我说我去城里碰到你爸爸，叫他早些回来。小放没搭理我，可能对我的话表示怀疑，但他的脸色舒缓了一些。

我去城市呆了大半年，然后听说小放死在铁路上了。据说是小放沿着铁路去城里寻找父亲，在一条隧道里，被火车撞死的。

凭吊一棵夭折的柳树

每次回家，我总会在门前的杏树旁伫立良久。这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有儿子，我会对他说，小样，你要不听老子的话，我就在这里种下一棵柳树。我想，如果真有儿子，他肯定不明白种棵柳树跟他不听话有什么关系。

对外人来说，这不是一棵柳树，是一棵悬念。

我妈见我站在杏树旁，便会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刀仔，又想吃杏子？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杏子，这使我的牙软得像豆腐，以至于十几年后，我行走江湖时，牙齿成了我的罩门一次打架的时候，我被对手轻易打掉了两颗门牙。我跟朋友喝酒时，朋友总会不怀好意地询问我两颗门牙的下落。这些难堪的往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我喜欢吃杏子，其实是因为我家没有杏树。

隔壁亮生家有一棵，杏子黄时，我时常远远地看着杏树流口水。亮生比我虚长一岁，他不喜欢吃杏子，因为他家有一棵。但儿时的亮生很小气，他不喜欢吃，也不给别人吃。而我呢，

你不给我吃，我偏要吃。于是，我们两个阴暗的少年经常在杏树底下大打出手。最终我们哇哇怪叫着被各自的父母揪着耳朵回家去。

我不知道亮生妈是怎么惩罚亮生的，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接受惩罚。我妈每次惩罚我，总会在门前那棵未成年的柳树上折一条枝桠，用来对付我的屁股。

我妈是很精明的，她从来不用手打，打疼自己的手，就不划算了。

我在被惩罚时，没有感觉到多疼痛。我在想，不知道亮生受到的惩罚有多重？如果比我重，那我觉得屁股也没有白打。不然，我的屁股就显得很冤枉。

很多年后，我跟亮生酒过三巡后，总会回忆起这些往事。他告诉我，他在被惩罚时，也在想我受到多大的惩罚。小时候，我们心里一点都不阳光。

亮生妈不想看到我和亮生经常打架，便偷偷地摘一些杏子送给我吃，但不能让亮生知道，不然亮生会使用他的杀手锏——绝食，来对付亮生妈。

而我时常恶毒地想让亮生绝食，于是拿着亮生妈送我的杏子，在亮生面前津津有味地招摇起来。亮生见状，就知道他妈背叛了他，便气咻咻地回家兴师问罪。见此情景，我总是很开心。

后来，亮生妈就不再送我杏子吃了。

我没有杏子吃，便经常趁亮生不在家，去偷他家的杏子。如果被他发现，便会重复前面的故事。如果没发现，亮生又会认为是他妈送我吃的，于是又开始重复前面的故事。

我妈为此头疼不已，有一年，便在门前的柳树旁种了一棵杏树。那时候，我忧郁地看着我妈，有了自己的杏树，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偷亮生家的？我妈种完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然后望我一眼，高深莫测地笑了。

原本，我是想把我妈种的杏树扼杀在摇篮中的，但亮生发现我家种了棵杏树后，便千方百计想置我家杏树于死地。我当然不能跟亮生同流合污了，我家种的树，是不应该让他来扼杀的，于是我们便又大打出手。

我家杏树伴随着恐惧，艰难成长。冬去春来几个轮回，它终于开始结果。而这时的我，站在杏树下，一点食欲都没有。猛然间，我才注意到旁边的柳树，它已枝尽树亡。

而我，似乎在这一猛然间，便长大了。

很多年过去，我一直在思考，一棵柳树的代价，是不是太过沉重？

杀死海德格尔

—

那晚月亮很圆。

月亮是情人幽会最美丽的道具，但对我这样的单身汉来讲，月圆之夜便更显得寂寞悲凉。在一个比太平洋还深的月圆之夜，我独自一人呆在阳台上，就着一袋花生米，举杯邀月。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豆豆敲响了我家大门。在开门之前，很难想到敲门者是黄豆豆。她是一个温柔的姑娘，走起路来吃起东西来，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别人。而这次，她狠命地敲门，几乎惊动了整层住户。

我开门的时候，还准备骂一句，可是见到是黄豆豆，而且脸上梨花带雨，我就骂不出口了。

黄豆豆深夜造访，只有一个原因：她跟牧木出事故了。

牧木是我大学里的兄弟。当年我和他，还有另外两个哥们儿一起，号称文学院金装四大才子。如今牧木在上海读研，如果不出意外，应当能考上博士，另外两个兄弟做了人民教师，唯有我，沦落江湖，以卖字为生。黄豆豆是牧木在上海大学

骗的一个大二小姑娘，我来上海一个多月，便和黄豆豆熟稔。我觉得像黄豆豆这样温柔漂亮的姑娘跟我肯定不得善终，跟两位人民教师也会有些坎坷，但跟牧木，那肯定会相得益彰白头偕老。

他们之间出事故，是我始料不及的。

二

在安慰黄豆豆之前，我给她倒了杯茶，黄豆豆却说，她想喝点酒。这姑娘，一个月前在酒桌上，我们一致要求她跟牧木来杯交杯酒，她不干，硬是以茶代酒，今天竟主动要求喝酒。我看出来了，事故很严重，不仅仅是飙车，还撞死了人。

我给黄豆豆倒了杯酒。她拿起杯子就往肚子里倒，比我喝水还豪爽。一杯酒下肚，黄豆豆脸上春意盎然，幸好我没喝醉，不然这事故就更大了，肯定是撞人逃逸。

黄豆豆说，满上。这口气，让我想起花木兰。

我说，你把我的酒喝光了，我喝什么？就剩下两瓶了，我还没过足瘾呢。

黄豆豆咻地一下，哭了起来：不就是喝你几杯酒么，这么小气，你们都不是好人。

没办法，话说到这份上，只得给黄豆豆再倒杯酒了。我说，如果我不是好人，你现在就不是在这坐着喝酒了。

那在哪儿喝酒？黄豆豆不解地问。

在床上……我话还未说完，黄豆豆就一杯酒灌进我嘴里。

你谋财害命呢，差点被一杯酒给噎死。

黄豆豆被我逗乐了，然后幽幽地说，牧木如果像你一样有幽默感也有情调就好了。

生米还未煮成熟饭，现在退货还来得及。我开了一句玩笑，接着便一本正经地问：牧木怎么你了？

他不爱我。

怎么才算爱你？牧木连他心爱的乌龟都取名乌豆豆了，还不够爱你呀。

乌豆豆都改名了。黄豆豆口气有些幽怨又有些醋意。

叫啥？

海德格尔。

哦，是那狗屁哲学家呀。

对对，自从他读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就越来越不爱我了，他爱的是海德格尔。

三

原本海德格尔对我来说，是天外来客，但自从牧木带我见识过海德格尔后，我见到海德格尔就头疼。

上个月，我来上海看望牧木，牧木说带我去复旦逛逛。当年我跟牧木念大学那会儿，就经常跑到其他学校去看美女。人们都说月是故乡的圆，但美女却不是母校的漂亮。上海大学的美女走马观花都没谈上，他便拉我去复旦。据说复旦美女如云，我便欣然前往。

谁知道那家伙一到复旦，专往书店跑。众所周知，美女都喜欢在学校东游西逛，邂逅帅哥。泡书店的就算也有美女，但也有些书生气，书生气生来就是男人的品性，女人具备了，就缺少灵性了。我想去校园逛，但牧木不愿意，他说千里迢迢，如果只是为了看美女，那也太居心不良了。对牧木来说，如果逛书店顺道看到美女，就不叫居心不良，那叫名正言顺。前者是刻意为之，后者是不小心看到了。

由于我人生地不熟，怕走丢了，只得陪牧木逛书店了。

原本除了爱看美女，我的第二嗜好便是逛书店了。但复旦的书店，太学术气，全是些什么文论专著。更要命的是，当牧木发现海德格尔的著作，或者说研究海德格尔的著作，便欢呼雀跃，比在马路上邂逅徐静蕾还兴奋。我实在受不了了，这简直比陪女朋友逛街还累。陪女朋友逛街，虽然要自己埋单，还要自己提大包小包的衣物，但至少女朋友穿着那些漂亮衣服都是给我装门面，也是给我欣赏让我朋友艳羡的。而牧木买的那些书，我翻了一下，除了认识里面的字外，写的什么东西，我十句有八句不懂。如果我也喜欢看，那我自然乐意，可惜并非如此。

整整一天，牧木买了一百多本书，我千里迢迢来到大上海，说好听点是做他的书僮，说谎难听点只是搬运工。

四

黄豆豆听完我的诉苦，还同病相怜地伸出一只手，跟我击了一掌。我觉得，黄豆豆是来找我诉苦的，如果我不向她诉苦，那多划不来。事实上，当你表示出比“受害人”更悲惨的

遭遇时，“受害人”的心理创伤会减轻很多，反而来安慰你。

我跟黄豆豆又干了一杯。

夜晚的大上海，我能闻到海水的味道，有时仿佛听见潮水的声音，一浪拍一浪。在北京的时候，到处尘土飞扬，感觉人都成了吸尘器，但在上海，有事没事就来那么两阵风，到了晚上犹甚。凉风阵阵吹来，黄豆豆身体抖了一下，我去给她拿了件衣服披上。

我对黄豆豆说，你就为了吃海德格尔的醋，深夜跑到我这里来？

不是。

那是怎么着？

黄豆豆埋下头。她说，我今天到他宿舍去，他只顾研究他的海德格尔和论文，也不关心我。黄豆豆没有继续往下说，头埋得比夜还深。

我说，他把你晾在床上，去研究海德格尔？嘻嘻，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黄豆豆默认了，她接着说，我越想越气，起身把灯关掉，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你猜他怎么着？

怎么着？

他竟然打开手机，用手机的灯光来看。于是，我一气之下把海德格尔从阳台上扔下去了。

你应该带我这来，煮一碗乌龟汤喝的。

不是乌豆豆，我扔的是书。

乌豆豆没死就好。我嘻嘻笑着，暗自盘算着什么时候把那乌龟拿来下酒。

乌豆豆没死，可我们的爱情死啦。

有这么严重么？

他竟然打了我耳光，还跑下楼去找他的海德格尔。气死我了。

人家现在正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关系着他考博的成败呢。

考博有我重要吗？

女人吃起醋来真可怕。你看这月亮多圆，浪费这么好的夜晚，真是暴殄天物啊。

以后月亮还多着呢，也不急在今晚。黄豆豆乐呵呵地说。

我心里有底了，黄豆豆没这么容易就把我那书呆子兄弟给甩了。喝着喝着便剩下最后一杯酒了，我们一起跟月亮干了一杯，黄豆豆也差不多要醉了。

五

我叫了辆车，把黄豆豆装进车里，然后给牧木敲了个电话。

我说你的黄豆豆还要不要？如果不要，那兄弟就给你善后。

你找死呀。我正找她呢，这丫头，电话关机，没想到跑你那去了。

受到威胁了吧？哈哈。

我的黄豆豆没这么容易就见异思迁。

我把黄豆豆送到牧木住处时，天都快亮了，她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吐了牧木一身。我大笑不已，趁牧木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将鱼缸里的乌豆豆偷走了。不对，在这会，应该叫它海德格尔。

走到门外，我掂量了下，这家伙差不多半斤。它在我手里还张牙舞爪地，甚是嚣张，还海德格尔呢，明天就杀掉，煮来下酒。

像猪一样幸福

大学的时候，想写一个小说，叫《像猪一样幸福》，但至今仍没动笔。那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猪才是最幸福的动物。除了吃就是睡，不需要娱乐不需要爱情不需要精神生活，单纯而快乐，麻木以至忘却伤痛。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说，我只有把自己当做一头猪来获取安宁。猪是王小波最崇拜的动物，他甚至号召人们都来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总在说这个世界生病了，是的，这个世界真的病了，没有人能医治得了。我自诩刀哥，并时常张牙舞爪地拿着手术刀，在空中挥舞，一如唐吉柯德鏖战风车，终于，我知道我病了。我也明白了现实世界没有薛神医，没有长白山人参，救不了阿珠也救不了阿紫。

还有哪些努力可以无谓？不如沦落成一头猪来获取安宁。

我读高中的时候，某位女生总喊我呆子。她很喜欢这样叫我，就像孙悟空喜欢这样叫八戒。真的，我真喜欢做一头猪，没心没肺，有吃有喝，也不会去想劈什么柴喂什么马，呆在猪圈里，不知道天高也不知道地厚，就这样迷糊至死。

在我一年半的大学生活中，我努力地去做一头猪，不去恋爱，不玩游戏，不胡思乱想，上课的时候去上课，吃饭的时候去吃饭，我以为我是一头合格的猪。终于有一天，我跟两个朋友小明和耀文，一起登上学校新建的十几层高的图书馆，我站在上面，那个冬天到处都是积雪，微弱的阳光被肆虐的北风吹灭。

我冷。

我跟我朋友说，我很冷。他们说那下去吧。我说不，我希望北风来得更猛烈些。我变态，一如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我张开双臂，站在楼房的边沿，我突然有一种想飞的冲动。天上灰蒙蒙的，湖结起了厚厚的冰，彼此辉映。远处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光。我呼喊着力子的诗歌：所有的风都向你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你破碎。然后我被我的兄弟抱住拖下楼房。我很庆幸，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病态地活着。

草坪上有很多女生，漂亮的不漂亮的，无关紧要，是女生就好。我和我两个兄弟，就像苍蝇闻到狗屎的味道一样往草坪上跑，她们在复习，马上就考试。我拿着一张复印下来的考试重点笔记，躺在草坪上，点根烟，吸了两口，然后将复印纸烧两个洞，它变成了哥伦布的望远镜，我将两只眼睛塞进两个洞，我要发现新大陆。

在我的大学里，我始终做不了一头幸福的猪，一年半以后，未及告别，远走他乡。天津有多少高楼大厦，我架过多少脚手架。十八层的楼房不是地狱，二十八层的高楼不是天堂。我踩在钢管上，榨取我最后的汗水，就像小时候帮母亲拧干那些刚洗的衣服，风干肉体连带着思想。

我竟然没从高楼上掉下来，我的身上总是上演奇迹。

在江苏兴化，一家玩具厂，我努力做一个工人，其实是在努力做一台机器。可是我偏偏爱上一个姑娘，偏偏爱上江苏姑娘。

我还去过哪里？武汉或者广州？做过保安做过仓管。那些日子并不重要，像一部电影，被导演剪辑掉。我丢失了两年的生命，我还将丢失更多的生命。

流水一样的日子，流水一样的文字。如今我在泉州，我在一家鞋厂里做鞋底。很多年前在《散文选刊》里读到一句话，脸皮就像鞋底一样，厚总比薄管用。

我终于明白，生物学的奇迹，如何将一个人异化成一头猪：把人放在社会上，让他摸爬滚打，四处碰壁，打磨掉理想打磨掉欲望，于是一头猪就这样诞生了。

如是猪，如是幸福。

一个农民眼中的劳动节

—

他仍然记得母亲的话，劳动节是需要劳动的节日。

那是 1990 年，他念小学一年级。那时候他总想着玩，很多年后才给那时的他找到借口：玩，是孩子的天性。

这个道理，母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那时候母亲说，地里的活还没干完，种子不播下去，来年你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去交学费？

那不是 8 岁的孩子思考的问题。他思考的是，他要去滚铁环，或者跟其他孩子玩弹球，又或者去拍纸片。在那些游戏中，他才懂得什么是快乐。

于是，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哭叫着不愿意随母亲去地里。他说，劳动节学校放假，是让我们玩的。母亲就说起了开篇那句话。但他不听。母亲说，地边有映山红，有兰花。他不听，他在地上打滚。

最终，母亲拧着他的耳朵，一起去地里。

二

一转眼，那个孩子长大了，在县城念高三，为了备战高考，五一学校并未放假。

他忽然想起母亲，才过去几年，母亲就开始衰老？骨质增生，风湿病。医生说，劳累过度，你母亲已不能再干繁重的体力活。他曾打电话让在城里打工的父亲回家，然而母亲并不许可。母亲说，你上大学，拿什么做学费？他说大不了不念大学。

母亲生气了，她想再次拧他的耳朵。然而发现她儿子长高了，她必须将手举得老高，才能够着儿子的耳朵。

他想起这些，无心复习。他想回家帮母亲播种，他怀念起家乡的映山红、兰花。他向老师请假，恳求再三。老师终于摇着头，同意了，并嘱他早日归校。

一大清早他便来到县城的汽车站，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又走了3个多小时的山路，晌午时分，才回到他的村庄。他看到很多即将凋败的映山红，苍白的花瓣让他想起母亲的脸。幸好还有兰花，清幽的香气，给他和那些忙碌的农民一丝安慰。

母亲看到他，还是很高兴的，他这才发现母亲眼底无尽的温存。他扛着锄头，提起剩下的一些种子，随母亲回家，做午饭。午饭很丰盛，有腊肉有风鱼还有蒸鸡蛋外加一盘青菜。这些都是他爱吃的。

吃完饭，母亲问，学校又要交多少钱？生活费还差多少？母亲以为学校又要交钱了。

他说，我不是回来拿钱的，是回来帮家里干活的。

母亲的脸色一下子阴云密布：下个月就高考了，你不好好复习，要你干什么活？！快回学校去！

他不愿意。他说把活干完了再去学校。

母亲这次没再想拧他的耳朵，她知道够不着。她拿着扫帚把儿子赶去了学校。

三

大学的劳动节，学校放7天假。

家境好的同学结伴旅游，家境差的去找一些零工。他做了几份家教。“五一”那天，他的学生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去了，难得清闲。他想起父亲在不远的一座城市打工，于是决定去看望父亲。

父亲在工地干活，他知道地址，想给父亲一个惊喜。他到了那座城市，买了张地图，问了很多人的，坐了很多站公交车，直到天黑，才摸进父亲的工棚。很多光着膀子的民工，在工棚里打牌下棋，还有的光着身子在洗澡。

然而父亲并不在工棚。工友说他父亲出去捡易拉罐去了。

在哪儿？工地外面的滨河公园。

他沿着河边寻找父亲。昏暗的路灯下，一个人低着头提着水泥袋徘徊着，他感觉似曾相识，很可能是父亲。他喊了一声：爸爸。

他转过头，揉了揉眼睛，竟然真是他儿子。

父亲提着水泥袋，跟他一起坐在一张石凳上，寒暄了几句。

他说，爸，白天累了一天，在工棚休息一下嘛，怎么还跑出来捡易拉罐？我在学校做了几份家教，赚生活费不成问题。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父亲说，今天劳动节，工地放假了。以前不放假的，不晓得怎么搞的，今年放假了。要是不放假，晚上我就不出来捡这些东西了。父亲抖了抖水泥袋，唠唠叨叨地说着。

放假也好啊，休息一下嘛。

休息又没得工钱，哪个愿意休息！父亲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来看，这有30多块钱呢，就是白天捡这些东西卖的钱。父亲再次抖了抖手中的水泥袋，里面传出易拉罐清脆的响声。

第二天，他坐在回学校的汽车上，数着父亲卖易拉罐挣的零钱，泪流满面。

歌神传说

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千年等一回》,那时我念小学四年级,村里开始通电,随后便有了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新白娘子传奇》。我唱了无数遍,都在心里唱,不敢发出声音。我跟我妈说将来我娶媳妇也要娶一条白蛇,那时从收音机里听过《封神演义》,还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娶苏妲己这样的媳妇。我妈说怎么娶来娶去的都是妖精呢。

因为白蛇,我改变了对妖精的看法,在那以前,我见到蛇都往死里打,我总放它们一条生路,幻想着指不定哪天它变成一位漂亮姑娘来报恩呢。很多年以后,一有姑娘对我特好,我总怀疑她是妖精变的,来向我报恩。

正式喜欢听歌是在小学六年级。以前听歌都是从收音机里听的,每天不是听邓丽君就是童安格。由于我妈我姐都喜欢,所以我就不喜欢了——打小我就是个“非主流”。后来我大姐去广东打工,过年回来时买了台三洋录音机,带了很多磁带,我开始接触到很多港台歌星。

从那以后,我见异思迁,不再喜欢《千年等一回》,开始喜欢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那时候经常在家偷偷听三洋,

之所以偷偷听，是因为我妈不让我听，她说浪费电，而电是要花钱的。通常一首歌，我对照歌词听两三遍就会唱。

但我小时候是个很腼腆的小破孩，在人前我从未一展歌喉。直到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牛，发现四下无人，我便放声高歌。把树林里很多鸟都给吓跑了，这让我有点难为情，便不唱了。这时娟子提着采蘑菇的篮子从树林里走出来，她张着满口虫牙的嘴说，刀哥哥唱歌真好听。

那时候我很讨厌娟子的虫牙，因为她总有糖吃而我没有，我曾经从她手中抢过几颗糖果，可是我还没吃完，她就跟我妈打小报告。我的屁股因此被打过很多次。

有这段恩怨，娟子想让我唱歌给她听时，我总是昂着头呶着嘴，想得美。后来娟子用糖果贿赂我，我才勉强唱几首给她听听。

由于娟子的鼓励，我开始对自己的嗓子有信心了。当我二姐带着她漂亮的女同学到我家玩时，我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唱歌她听。没等她同意，我就开唱了，唱的是《找一个字代替》。我以为她会鼓掌，没想到她竟然脸红了。

我到镇上念初中时，发现中学有好多漂亮女孩子，那会儿一见到漂亮女孩子我就有唱歌的冲动。可镇上的女孩子跟乡下的就不一样了，她们说我有病。这打击是很沉重的，直到初中毕业，都没好意思开启歌喉。

到高中时开始流行谢霆锋，那时候好像很多同学都喜欢听歌唱歌。我曾经在一次班会上唱一首《谢谢你的爱 1999》，引无数美女竞尖叫。我在高中除了跟乔治同桌过外，还跟 XX 同桌过半学期，现在忘记他名字了（跟他说声抱歉，原因是他高二就没读书了，时隔多年实在记不起来了）。我跟 XX 上早自

习时经常对着书本大声歌唱。因为全班同学都在大声读书，所以除了周围几个学生能听见，其他人是听不见的。所以我的嗓音练得很高。

练高嗓音后，我们就改唱逼良乐队的歌了。逼良乐队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黄家驹主唱的那个乐队，由于我的高中同学们都讨厌英文，大家都写不全该乐队的英文名，而且我们的方言把逼扬读成逼良，于是便叫之逼良乐队。

下了晚自习，更不得了。一个宿舍十几个学生，一起唱逼良乐队的歌唱到凌晨两点钟。我们唱得很动听，真的，连宿管都听得很入迷，有次我起床上厕所，就见宿管站在门口，还跟着我们一起哼唱呢。

XX 同学还会弹吉他，弹得很不错，我们准备呼应“逼良乐队”搞个“为娱乐队”，我们还自封了绰号，我叫歌神，他叫歌圣，可惜 XX 同学后来不读书了。他回家去做道师了。

道师也是我们那里的叫法，有人死了，就得请道师去唱歌。那种歌很难听，跟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主题曲差不多，就咿呀呀地唱。也许因为太难听，所以现在道师们都唱流行歌曲。人家死了，还唱“妹妹你坐船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总感觉这对死人不敬。我想我死时一定得立遗嘱让我的子女别请道师来唱这种歌，不然我诈尸吓死他们。

进入大学后，我在竞选班长时唱过《找一个字代替》。当时大概表现并不好，主要是因为班里漂亮女生太多了，她们齐刷刷地盯着我，我脸也刷刷两下红了。虽然表现不好，但还是顺利做上了班长。后来同学们告诉我，他们投我一票，是因为我在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敢在大庭广众下引吭高歌，勇气可嘉。这

打击是很沉重的，致使我整个大一，一唱起歌来就跑调。

到大二，我失恋了一回。我觉得失恋比吃金嗓子喉宝还有效，这让我唱起歌来很有感染力。而且那时候我唱的又是王杰的歌，在唱《情愿不自由》的时候我竟然流出眼泪了，女生们也都感动得流出眼泪。后来在众多女生的威胁下，那一晚成了我的演唱会。很多女生因此想跟我步入爱河，可惜没过多久，我离校而去。

我在各大城市漂泊的时候，经常不由得哼起王杰的歌。大概是唱王杰唱得走火入魔，我也变成了一个浪子。我曾跟王如米提到过唱歌的事情，他说他也喜欢唱歌，只可惜现在在美国念书，一时半会儿是没有机会一起唱几曲了。后来流落广州时，老刀带我还有南岩一起去唱过歌，可惜那次唱酒太多，嗓子哑了，没表现出我的最佳状态。没想到老刀也喜欢王杰的歌，我们一起唱了好多首。由于醉了忘记了当时眼睛湿润了没有。

有一年，上网时跟大学同学Q女生聊天，她介绍了陈奕迅的一首《爱情转移》给我听，听了两遍，我说我会唱了。她问什么时候能唱给她听听。我说有机会的。

Q女生很优秀，漂亮，学习成绩也很好，做起事来很干练。班里十个男生就有六个喜欢她，我当然在六个之内，但不懂她的心思，所以一直不好意思表白。虽然后来她有所暗示，可我已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浪子，也不想拖她下水。

同学们毕业时，一致要求我回校吃散伙饭。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后来大家一起去唱歌，我特意为她唱了首《爱情转移》。唱完后，有个男生进来了，他们坐在一起。她说这是她男朋友。我一下子醉倒，吐得满地都是。

后 记

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

这本书并不令自己满意，也许也不能令读者满意。

之所以出这本书，是想给自己一个交待，给父母朋友一个交待。买了此书，又觉得后悔的朋友，我向你们致歉。

在高中一次暑假跟母亲在地里锄草的时候，母亲问我，将来想做什么职业？我说作家。母亲放下锄头，叹了口气，说，文学是不能当饭吃的。之后我们陷入沉默。一直到现在，我没在母亲面前提到文学两个字，但在我心里，一直在坚持着这个梦想。

在朋友面前，我从未说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这个称谓现在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成为了贬义词，但在很多真正热爱文学的人眼里，她是神圣的。

在文学这条路上，我走得很艰辛，但幸好还有很多朋友互相搀扶着一起上路。大学里我们几个热爱文学的朋友一起被称作“槐荫六子”。李德南读了哲学研究生又想考文学博士，南岩在诗歌界干得风生水起，陈佩出了一本散文集后做良妻贤母

去了，宋客和邹金良都是乡村教师，一有空就摆弄下博客。

而我，在各大城市颠沛流离，体验底层生活。除了对我的家乡充满热爱外，我对城市每个底层生活的人都感觉亲切。生存在这个社会，大家都不容易，买菜的时候，坐摩的的时候，很少还价，虽然我不怎么富裕，但我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江湖有很多大佬，我的这本书，就得感谢这些大佬。

比如老七（作家韩龙）

老七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名人。那会儿他的处女作《差生》刚上市。我没买到书，因为我所在的小镇连家书店都没有。我在老七博客里读了一部分连载，读完后我对着老七的博客说，此后，我是你粉丝了。那时候老七并不认识我，我也没主动找老七交流，虽然很想跟他成为朋友，但那时我是个无名小卒，高攀不上。后来老七看到我写的几篇小说，主动跟我交流了一下。原来生活中的老七很随和，不像文字中牛逼闪闪的让人望而生畏，此后我们就成为好兄弟。

老七的作品里，我喜欢《差生》和《黑烟》。老七来长沙的时候，虽然我们并没有很多的时间交流，但我知道，老七在浮华的北京，并不显得浮躁，所有的欲望和诱惑都改变不了他对文学的信仰。在新生代作家圈里，老七将举足轻重，必定会成为一个拔尖的人物。

而我，在这浮华的城市总显得无所适从。虽说有不少朋友看好我，但我自己都有些不看好自己。老七鼓励我多次，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认识老七后，我在江湖的地位得到很

大的提升。

现在这本书，全靠老七跟出版社张罗，不然，出不出得了，还是个问题。

比如老刀（佛山文刀）

老刀是我的兄长，也可称作我的老师，或者父辈。老刀对我小说的认同，极大地提高了我对文学的自信。老刀说带我去佛山，想一起办本杂志《狠文学》，并且暂时安排我在一家托管所做老师。我忽然从一个民工转变成老师，显得无所适从。我普通话不好，嘴巴也不好使，做老师压力很大。我不想做了，背着老刀辞职了。直到离开佛山，坐在汽车上，才跟老刀打电话，说我要走了——因为我不想老刀为我的工作操心。

我的离开对老刀打击很大，超过我的想象，很抱歉。

在佛山的时候以及后来在东莞的时候，我跟老刀喝过几次酒，还唱过歌。老刀酒量跟我半斤八两，唱歌很好听。为人谦和，讲义气，重感情。这是老刀给我的感觉。

由于老刀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去一座深山闭关。

比如老林（林有财）

其实在认识老刀之前就在江湖上听说过这个名字。像对老七一样，由于老林那会儿名气太大，我就没有主动来往。认识老刀后，老刀让我给《狠文学》杂志选小说，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对老林表示一下敬意。老林的小说写得不是一个好字就能言说的。我读了中国现当代很多作家的小说，老林的几篇小说

与之相比绝不逊色。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林有财的《锦衣》一定得珍藏着，留给儿子看，留给孙子看。

老刀闭关之后，我才跟老林交往多起来。老林在他朋友圈里，对我爱护有加，从一句话两句话里就能体现出来。

我跟老林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也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我们是相通的。

比如付勇军（黑夜 独白）

我叫他老黑。老黑也是个牛逼闪闪的人物。在军旅小说界名声赫赫，先后出版小说《高度戒备 I》、《高度戒备 II》、《兵火》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老乡。

老黑多次说写字太累，想退出江湖，在他退出江湖之前，把我棒出来。注意，是棒，不是捧。老黑说，只有用棒子打，才能把我打造出来；捧我，只会害了我。老黑曾多次说，让我陪他去乡下一起写小说，每天写多少字，如果不够，或无法令他满意，他就揍我。呵呵，也许这样，我才真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让老黑给我写序，他欣然答应，在此表示感谢。

除了这些江湖大佬对我关照有加外，还有很多网络上的朋友，对我像亲人一样关爱。在我落魄的时候，石家庄的赵姐，几次三番地问我生活是否困难，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后来实在没办法，向赵姐借了两千块钱。赵姐一直希望我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现在出这本书，总算能给赵姐一个交待。书出了后，我一定北上石家庄，亲手送上这本新书，还有借赵姐的两千块钱。

跟赵姐一样对我像亲人一样关爱的，还有西安的兰姐。认识兰姐是在新浪论坛里，当年她也有个文学梦，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经商了，现在做得还不错。兰姐一直在催问我，书什么时候出。我知道，兰姐将她的梦想放在了我的身上。我很荣幸，也很惶恐。

还有萧芸妈妈。开始叫她阿姨，但阿姨这个称呼似乎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萧妈妈是做公益的，慈祥善良，对我很好。这本书就是萧妈妈催促我写的，她说她想办法帮我出版。到书的后期，老七听说我在写书，就很义气地说，你要出书怎么不找我，我也可以帮你啊。于是就给老七出了，免得让萧妈妈再去操心联系出版社，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还有很多人对我很好，比如新浪杂谈的编辑和版主们，比如新浪草根名博的博乐和草根写手们，但一一写出来的话，恐怕比这本书还长，到此为止先。

万小刀

2010年9月底